

丁玲傑作集



丁玲傑作集

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出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全一冊)

◀實價國幣三角五分▶

著者 丁玲

編輯者 陳澄

發行者 東方文化社

經售處 上海四馬路
教育書店

東方圖書雜誌公司

經緯書局

春明書局

龍虎書店

益新書社

總經售處 上海山東路 東方文化社

丁玲傑作集 目次

某夜	一
法網	一一二
消息	七〇
詩人亞洛夫	八三
夜會	一〇六
給孩子們	一一八
奔	一八一
團聚	二〇七
附錄 沈從文作	
丁玲的早年生活	二四二
丁玲開始寫作	二四七
丁玲到上海以及她的戀愛	二五五

某夜

「叱——吸，——叱叱，吸吸，……」

一團數不清的人影從那有着青色的電燈光的廳子裏走向外邊的廣場去。靴子的聲音，鞋子的聲音，重重的踏在厚的雪地上。冬夜的狂風，迎着他們的面，用力的抨擊過去，還裹着那細碎的，下了半個多月的雨點，和大塊的雪團。人心裏都被這突然侵襲了來的冷風不覺的打了一個戰。可是，「叱叱，吸吸」的，還是走去了。

第二個，吼着大的叫聲的風，又無情的接着掃來，在這羣人的臉上和身上，又做了一次凶狠的鞭撻。於是在這個裏面的，在被許多人圍着，押着，趕着的裏面的

一個，一個小身個的青年的，漂亮而又帶點憔悴的男人，便像駭着似的一下清醒了。那過去的，那適才所發生的一切，就都像是很遠很遠的那末明明白白的擺在當前；那張狡滑的臉，含着惡意和自得，是一張圓的臉，是蓄得有討厭的帝國主義式的鬚鬚的臉，那聲音，那壓制着笑聲的刁惡的聲音，他是那末驕傲的，無所顧忌的望着他們說，他是坐在那高台上的，他說，『還有什麼話說沒有呢？你們是被判決了，就在這時要執行。』他，這年青人記起了這個，一團可以燒死他自己的火焰在他的心上燃燒起來。他要扯碎那面孔！也要搗毀那聲音！他狂亂的，有點像從人叢中擠出去的，用力的快走了起來。然而在適才，在他突然的，並沒有經過審判，而彼宣告死刑的時候，他是沒有像另外的一批同志們能保持鎮靜，而被一陣劇烈的忿怒和心痛致失去了知覺的。

他是一個熱情的詩人，忠實而又努力。

『彭』，鎗托用力的打在他胸上；那更瘦了的胸，因為有二十天不給他吃飽，

在暗無天日的牢獄之中餓得更瘦了的胸。

「尙你的娘！急什麼！閻王老子等着，有你的！」有個凶橫的兵士，打了他，衝破了沉默，這末罵起來了。

「鏗鏘——鏘鏘——」鐵的鍊縛在他的手上和腳上討厭的響着，也在另外的一些手上和腳上響着，還有更多的雜亂的聲音響在他周圍，釘了鐵掌的皮靴，更重的踏着厚的雪：「叱——，哎——，叱叱，哎哎，……」

他又明白了一些，他意識到他是正向着什麼地方走去。一個奇怪的思想來到他腦中，他在他自己的眼睛上看到另一雙眼睛，那永遠是，常常是看到他靈魂的一雙可愛的難忘的眼睛。他清清楚楚的覺得有一個什麼東西，來在他心的深處，刺着，又連肉帶血的撕了開去，一寸一寸的那末痛着。

天空是黑的，無止境的黑暗，從那黑暗裏洒落着雨點和雪團，從那黑暗裏，吼着北風的狂嘯。大地是灰的，霧般的，積雪在夜裏反映着死的灰色。人影是黑的，

靜靜的在雪地上移動。押的，被押的，響着鍊鐐的聲音，響着刺刀的聲音，沒有人說話，沒有人哼，沒有人嘆息或哭泣，他們朝着廣場那邊，那密密着，臨時做爲刑場的廣場的一角不停的走去。

「媽的！狗！要把我們帶到什麼地方去才好割頭！……」有人心裏這末想。

走在第二排的一個女同志，有時用力的像生氣似的搖擺着她多髮的頭，因爲風總把她的短髮吹覆在她的額上，她的眼上了。

他，這個年輕的人，強忍住欲狂的，將要破裂的絕叫，牙齒用力咬着嘴唇，在一種不能發洩的盛怒之下，禁不住的打着戰。凝住了那被恨火燒得發痛的眼光，四方的望着，要吞噬了一切的去找着什麼，望了這個，又望那個。

雪，光黯黯的，照在他鄰近的人的臉上，一個橫眉怒目的兵士，又一個蠢的，大張着鼻孔和嘴唇的兵士，又一個……忽然，他找到一個熟識的，親切的面孔了，那面孔給了他一個極平靜溫和的表情，一個在說着起千超萬的話語的表情。一個祇

有同志給同志在殉難的時候所能給與的慰藉和鼓舞的表情。於是，所有的憤恨和懷念，都無形的消去了大半。親愛，還和另一種東西，祇有『生命』兩個字可以形容的那東西，填滿了他傷痛的胸懷。他祇想擁過那面孔來，緊緊的抱吻他。他回答那表情的，是一個勇氣百倍的，堅決的頷首。

『叱———』，叱叱，吶吶，『這個在暗夜之中龐亂的響着的雜沓的聲音，像得勝的銅鼓，沒有節奏的奏着，在他們的周圍，擁着他們，二十五個人向前進。頭上有風的叫嘯，嘶嘶的，像紅色的大霧，在上面招搖。

『停住就在這裏，還往那裏跑！狗彘的！』

監斬的官，武裝的，死勁的拍着盒子炮，威風十足的喊出他那堅實的聲音來。

『到了！』在好幾人^心心上這末重重的響着，

『把犯人排好！捆好！』這討厭的，使人憎恨的凶的號令又從那監斬官的口中噴出。穿着棉大衣的兵士，便轟然的用力的推着他們，用鎗托打着他們，還用了

繩子從他們的胸前纏繞到身後的木棍上去。皮靴和鞋子在雪地上更無秩序的亂響起來。

他們一句話也不說，都捏緊了大的憤恨和沉默，因為已經找不到什麼可以表達出他們這時對於敵人的仇恨。他們已經被拷着手腳，又被緊緊的，捆在一根在前幾天便打好了樁的木棍上的，是已經被逼到死的邊邊上來的了。

眼前半伸着黑暗，風和雨，和雪圍不住的飄來，刺骨的冷是毫不容情的像鞭似的在抽打，在這二十五個適才在大廳上被剝去了長袍和大衣的身上。然而他們已經沒有冷的感覺了。

他們密密的站成了一排。

『這裏，過來一點！請準些！……』

在夜的黑色裏，模模糊糊可以看見在前面正有着一團人影，在擡着，在移着一架重的東西，

『好了，就放在這裏！把犯人數一數！』

『一，二，三，』一個兵士走攏來數着。

監斬的官，一臉的橫肉，也跟在兵士後面，在這排人的面前，用指頭點着，數了起來。

看見了那臉，那凶橫的臉，像代表了整個統治者對被壓迫者的殘酷。憤怒的火又燒到了心上，燒痛了眼睛和全身。恨不得打過一拳去，撲殺了這隻惡狗，但人已被緊緊的縛住，手是反剪着的。所以祇是很恨的咬着牙，任身體在寒風裏打着抖，完全為怒氣抖着。

『同志！勇敢些呀！』右手邊的一個同志這樣對他說了。

他歪經驗去望，正是那個相熟的臉，那個在晚飯時還同他談了許多話的。

『不，我實在有點興奮。』

『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不錯。好……』

數着數的聲音，吼叫了起來，又重重的在雪地上踩着，走向那架東西的面前
去。

無邊的空漠，無邊的風和雪，無邊的灰色，無邊的黑暗。……
人的影，在死色的灰白中反映出的人的影，是大，是沉重。

『好，預備，聽我的叫子！』
監斬的官又這樣吼着。

心都緊了起來，像拉緊了的弓弦。那架重的東西，死樣的豎在眼前，幾個兵士
兢兢烈烈的把守着。天就要壓下來了，黑暗要壓倒他們，壓倒在這二十五個人身
上。

然而卻有人大聲的吼叫了起來：

『同志們，起來！不要忘記，現在我們雖說是要死去了，可是在另外一個地方
，就在今天正開着盛大的代表會，我們的政府就在今天成立了，我們要慶祝我們的

政府，我們的政府萬歲！……」

於是，瘋狂了似的，大家都跟着喊了起來。本來有許多東西，裝在心上的，忘記了說，忘記了表現。這時才突然明白了起來，所以都大聲的喊着自己要喊出來的口號。

於是黑暗逃走了，展在眼前的，是一片燦爛的光明，是新的國家的建立。

口笛淒厲的慘叫着，而雄壯的，有二十五個聲音在一塊的雄壯的聲音，唱起歌來了：

「起來，飢寒交迫……」

「……」

「噼拍，噼拍噼拍噼……」

那架重的東西，向這一排人這末橫掃了一排。約莫放了幾十顆子彈。噓聲低弱了一些，可是有些聲音更大了起來：

「……這是最後的爭鬥……」

口笛又淒厲的叫着。

「辮拍，辮拍辮拍……」

又橫掃了第二次。子彈又放射了幾卜顆。

歌聲也就隨着子彈的增多而減少了。祇有幾個聲音還在喊：

「音特納……」

第三次的口笛又叫了。第三次的掃射也開始。於是歌聲便在這最後一次的子彈聲中消滅了。

「媽的屁，這狗王八，你唱去呀！」

監斬官得意的罵着，便朝適才來的地方走去，而且吩咐着：

「收拾鎗，早點歸隊，屍首明晨再掩埋，怕鬼會跑走麼？」

於是他走向廳子去了。

幾十個兵，也重覆又踏着雪，吡吡吡的走回去了。

夜是沉默着，肅靜，莊嚴，飄着大塊的雪團，和細碎的雨點。冬夜的狂風，叫着飛去，又叫着飛來。雪塊積到那垂着的頭上，但風又把牠吹走了。每個人都無言的，平靜的被縛在那裏。在一些地方，一個，兩個，三個……地方湧出一些血來了，滴在黑暗裏的雪上面。

天不知什麼時候才會亮。

法網

一

挨黑的時候散了工，大夥的人從一個鐵門裏湧出來，像潮水似的，在一個潰了的堤口邊。顧美泉推着前面的人，又被後面的人推着，也從這裏擠出來了。到了街的中心，才吐出了一口氣。認明了方向，於是又從人裏面倒拐了過來，朝左邊不遠的一個弄口走去。鵝卵石的路上，經年是濕潤潤的，又常有些爛泥，黏在那上面。弄口有點黑，矮矮的，他剛走到那裏，便從斜刺裏挨上了一個人來，他偏頭去看，

看見在他老婆阿翠的臉上，含蓄着好些高興的微笑。他問道：

「燒好了飯？」

「噫，燒好了，有一條鱸魚。」

街裏的房子，像鴿子籠似的密密的排着，一小間一小間的。他們走過了好些排，有人碰着他們，喊道：

「老顧！回家麼？」

美泉笑着點點頭，常常掛在額上的頭髮搖了一下。於是問的人看一下跟在他身邊的老婆，便識一個鬼臉走開了。

走到第七排房子，他們轉了灣，於是阿翠又湊上那高興的臉，低聲說道：

「隔壁樓上搬了一家人來呢。」

他望了一下她，便從褲子口袋裏掏出一根香烟燃着，走進了屋子。

老婆殷勤的圍着他，脫了污褲的工人衣，在一個木盆裏把手腳也洗了。喝過了

水，啣着未完的香烟頭，伸腳躺在木椅上，那整天都爲工作弄麻木了的四肢，開始覺得了疲倦，於是他哼着家鄉的小曲，輕輕的搖着自己。

後樓上的一個小孩，三歲大，聽見了他的聲音，便從又陡又窄搖搖欲墜的樓梯上摸了下來。阿翠在梯口學着湖南話快樂的說道：

「狗牙崽，喫飯沒？伯伯回來了，伯伯買得有糖，快點去。」

「沒喫，等爹爹，爹沒回來。」狗牙崽伶俐的回答着，便輕輕的摸到他們的房裏了。

這時房裏已經黑了下來，狗牙崽摸到了他身邊，他把他坐在自己身上，他學着狗牙崽唱：「紅鳥兒，綠尾巴……」

飯搬來的時候，小美字燈也點上了。狗牙崽坐在他們的旁邊，看他們吃飯，手裏拿一塊蘿蔔。

後樓上也在燒飯，一陣陣的辣椒味噴了過來，阿翠連連打着噴嚏。狗牙崽不怕

，他已經能夠吃一點辣了。

「湖南人討厭，歡喜吃辣椒。」阿翠一邊用袖子揩眼淚鼻涕，一邊望着小孩說。

「湖南人討厭，」狗牙崽學着說。

阿翠又笑了，卻又轉過臉來，說道：

「隔壁搬來的是同鄉呢。」

狗牙崽的爹爹也回來了，從後門進來，伸進一個頭望了望他們，吃過了酒，紅紅的臉，阿翠忙讓着說：

「張大哥，吃過了飯麼，進來坐坐，他在家閒着呢。」

帽子斜斜掛在後腦壳上的張宗榮，帶着一股惡劣的酒氣，便跨進來了。狗牙崽看見爹爹那樣子，聲也不做，便從凳子上溜了下來，向後樓上去。

「小王八蛋，狗婆養的，事不會做，喫是會喫的，前面小李雜種又問我要糖錢

…」

失業了半個多月，把生活全靠住在香烟廠做工的老婆身上的張宗榮，近來又染上了酒癮，常常偷着衣服在外邊換酒吃；回家來罵人。比起不慙伙食，剛剛討了年輕老婆的顧美泉來，脾氣自然醜劣得多，但是正因為這一對夫妻很和氣，所以倒常常慰藉了這同居的一家，而且更因為阿翠非常喜歡小孩，所以狗牙崽在他媽一上了廠，大半就和着阿翠在一塊兒混着的。

顧美泉知道張宗榮又要罵人了，便又掏出一根香烟來，往他口上一塞，說道：

「牙俐，不要愁，唱一隻山歌吧！」

「不高興。」張宗榮用力吸了一口烟，把帽子拿了下來。

可是顧美泉把飯碗一推開，卻逗着他唱道：

「姐兒生得白又白。

郎哥生得黑又黑……」

於是張宗榮不覺得把身子也側過來，用醉眼瞋着這快樂朋友也唱起來了：

「墨墨寫在白紙上，

你看合色不合色？」

阿翠一邊收着碗盞，一邊含着微笑。而顧美泉卻推着張宗榮上樓去了。

衙裏是瀰漫着煤烟，柴烟，小孩們叫着，哭着，女人們大着鬚子罵着，打着，尤其是本地女人，縱是在平日講着話的時候，也像是發氣似的，這漢口女人的聲音。

顧美泉又燃着香煙，靠着，看阿翠在小房裏來來往往做着一些零碎的事，阿翠又說道：

「隔壁搬來的，好像還是新嫁娘呢，年輕得很，手上有一顆戒指呢。」

他聽着，望着她但是不答她，於是她又說：

「我真開心得很，有一個同鄉在隔壁真好，說話懂得，脾味也懂得，談談家鄉

，白相白相好多了，這些湖南湖北人，都油腔滑調，囚末囚得來，人雖說好，總不合味……」

她發現了他並沒有很注意聽她的，有點惱似的又說道：「啥格事，不理我末？」

「聽着的，說下去呀！」他又悠然的吸了一口烟。

後樓上的狗牙崽哭起來了。他媽罵着，也帶了哭的聲音。於是阿翠又說道：

「他們真可憐，他娘告訴我，她們小的時候，在湖南鄉下種田，很過得呢，但是後來一天天窮了下來，一年旱，一年水，存身不住，才跑到漢口來的，做了好久的好碼頭工人，因為太苦了，後來才又到肥皂廠去，她也進了香煙廠，兩家頭辛辛苦苦的祇想掙兩個錢回去，誰知錢沒有掙得，人却累死了，她張大哥把生意一歇下，倒靠在她一人身上，做了廠裏的事，家裏就弄不過來，我有時看不過，便也替她洗洗衣服，看看狗牙崽她倒也常常謝謝我的。她張大哥就找不到一點事做做麼？」

「找事做，不容易呢。前面王老七不就有三個月沒有工做麼？他老婆天天到街上去討吃，可是討吃的又太多了，想把錢的人也就不把了。今年的水漲得太大，逃荒的人太多。冬裏還不知道怎樣呢？」

阿翠這時卻想到家裏了，好久沒有接到家裏的信，不知道家裏的水怎末樣，自己是嫁把顧美泉跟來漢口了，衣食餽勉強可以過去，不愁什麼，可是家裏呢，說到上海去的，也不知怎末樣了……

顧美泉呢，雖然說到大水，說到找工做不容易，可是卻反而意味着眼前自己比較過得去的生活。因為在他一生之中，從做學徒起，每天每夜都在鞭撻裏拖出來，做了長時間的不拿工錢的伙計，好容易才掙得現在每月二十五元的鐵匠的位置，又討了老婆。阿翠性子好，樣子也好，而且……她好像是有了身孕了。

沙沙沙沙的，又夾着潑潑的水聲，阿翠同隔壁的王婆婆在後門口洗衣服，樓板刷子用力的在一些帆布片上擦着，一些灰色的，藍色的，黑色的衣服，在皂角的泡沫裏，便稍稍變得乾淨了一點。這時街裏祇有一些小的小孩掛着鼻涕蹣跚着。大半的男人和女人都上廠去了。似乎已安靜了好多，阿翠看見王婆婆的兩隻抖戰着的手臂，而且她常常把水弄了出來，把地下弄得交濕。她的大孫女又一趟兩趟的用洋鐵罐在街上舀一些井水回來，沿路也潑上一些水，阿翠祇好說道：

「你這樣老了，手沒定向，也沒有力，怎末洗得乾淨？我看你少洗點吧，一天到晚手都泡在水裏，皮都白了，這幾個錢不賺得太作孽，你兩個兒子還不該養活你嗎？三個銅板一件，有什麼洗場，我們無錫城裏聽說是要幾分呢。」

「小嫂子，你哪裏懂得，過幾天天氣冷了，衣服就少了，我眼睛花，不是也可以找點縫補，捺捺鞋底。兩個兒子中什麼用，他們自己還難飽呢。媳婦不死也好點，孫女兒兩三個，除非我閉了眼，兩腳一伸，就祇好不管了，活着幾根老骨頭總不

想累他們，洗衣服雖便宜，但是好在他們也不很計較乾淨，可以媽媽虎虎，兵大爺們有些時候就這麼很好說話，一天有十來件，二十件，糧食不就在裏面了嗎？」

阿翠覺得她話很有道理，心裏計算了一下，假使一天三十件，三三得九，九百錢，五天便有一塊錢，一月也就是六塊了。自己年紀輕，趁眼前弄兩個錢留着等生小孩的時候，也可以多買點東西。於是她便又問道：

「王婆婆！你幾時也幫我弄一點來好不好，我也想接點來洗洗呢。」

「好的。你也做這個苦差事嗎？我看還不如找點針線來做，我以後替你留意好了，祇是近來找針線也難了。有些人家針線不肯拿出來做了，街上縫窮的婆子又多，都是鄉下逃水荒來的，她們祇要有半碗臭稀飯就肯坐半天替別人繡補連連，把我平日的生意都搶走了。」

聽到水荒，阿翠又想到家裏，於是又說道：

「我祇以為我們家裏廂漲水，怕人，那裏曉得到處都一樣，昨天他告訴我，說

江那邊又到了幾萬，還殺了好些，說他們不安分，鬧了亂子。王婆婆！你們湖北同我們家鄉真不同，我們那裏沒有聽說過亂殺人的。這裏漢口成天砍頭，年輕輕的學生子，也就那末抓去砍了，真怕人……

「世界是這末一天一天的變了哈，比長毛時代還不如，一定還要大亂的，不是不會安靜。這些窮人子，餓死到臨頭了，怎末得不造反，我假如年輕些，說一句笑話，我還要不安分呢。……」

「媽媽！糖糖！」狗牙崽這時從街口轉到了這裏，滿手都是黑泥，舉着一顆黑紅色合了薑汁的糖。

「好，小傢伙，什麼時候你摸到外邊去了，小李這雜種，等下你爹爹回來又要打你了，你這時倒快活！王婆婆！他爹也是混蛋，找不到工作，怪老婆兒子嗎，成天灌黃湯，我若有這末一個男人，我祇好上吊了……」

「怪不得他，到了那一天就沒話說得了，肚皮逼着人，又不能搶。一肚子怨氣

，祇好找老婆出。就可憐我們女人家，哪個一生不是在委屈裏拖過來的。我不一樣，年輕的時候，挨男人的打，那個老傢伙真不是人，到底他死在我前面；現在這兩個雜種也不是好東西，動不動就找我出氣，罵起來像罵狗一樣，遭雷打的一些傢伙，可是，唉自己的兒子，想想他們也沒有享過福，也沒有沾過做娘老子的光，還不是讓他們算了，窮人子們講什麼孝道禮節……」

阿翠聽了這些話，有點覺得悽慘。她的娘也是常常眼淚掛在臉上的，而且現在還不知到底流落在什麼地方。

正在這個時候，那個新搬來的年青女人，便從樓上走下來了，她用一口上海話問道：

「老婆婆！噲格胡堂有水賣，家裏廂冷水也嚙沒，不方便來呢！」

老婆婆不懂她的話，笑着望她搖了搖頭。

阿翠看見她的花格子布短衫，黑洋布褲，褲筒有點大，灰色的鞋子：和梳得光

光的頭，她覺得非常滿意，她笑着說道：

「阿姐，王婆婆不懂你的話的，我剛剛來的時候，也是一樣，難過煞了，你是無錫人吧，我是東鄉的。」

小玉子意外的得了一個年輕的同鄉，塗了下等雪花膏的臉上，也露出大的笑容了。她高興得有點叫起來似的說：

「你是東鄉的嗎？我是南門外的，你來這裏多久了？你住在隔壁？哈，快活殺哉，你天天來白相啊！」

「噫，好的，你過這邊來白相啊，我們住在樓下，我昨天就看見你的。你要冷水吧，我水缸裏還有，開水外邊水舖裏有賣，要買河水也有，站在街口等着，有挑着過身的，我好陪你去。阿姐！你從無錫來嗎？」

「我是從上海來的，我媽送我來的，她明天就轉去，我正愁得很呢，漢口我沒來過，唉，有一個同鄉真好呢。你男人是漢口人麼？」

『不是的，也是東鄉的，做鐵匠，你從上海來，不曉得上海好不好，我媽聽說要到上海去的，那裏找飯吃容易吧。她還是第一次去呢，我妹妹也跟着她。』

『上海末……』許多困苦的回憶便來在小玉子的眼前了。她是一個繡花邊的女工，和她媽一塊，她們兩個生活得還媽媽虎虎的。雖說勤苦，卻過得去，也常常做一件新衣，也到過大世界，城隍廟，因為就祇兩個人吃飯，倒也積下了一點兒錢，所以她這年春天嫁把子阿小的時候，連聘金也沒有要他的，圖着他也有事。可是水災來了，上海雖沒有淹着，花邊舖卻倒了，另外的花邊舖，又不肯添新工。米也貴了，油也貴了，什麼東西都貴了，兩娘女四處都找不到工做，積的一點末，就在愁眉苦眼裏用完了。寫了幾封信給阿小，好容易阿小才回信要她來，但是又祇要她一人，不願意養丈母娘，所以她媽還要回上海去，娘舅在上海一家公館裏拉包車，那是她媽能找到娘姨做也是好的。

她講了許多困苦給阿翠聽，這些話成了一個大的不放心在阿翠心上。唉，上海

找事那樣難，她媽和妹子怎麼得了呢，家鄉又耽不住，房子和田都沒有了，哥哥當兵去了，父親做長工祇能圖自己一個飽……唉，媽和妹子……

小玉子又告訴她，許多難民在上海，住在一些會館裏，餓得要命，還是沒有吃的，餓死去的也有，瘟疫死去的也有，

唉，這些，也許阿翠的媽就在這裏邊，妹子……

同王婆婆談談話，是這末一套愁人的話，同剛來的看起來是穿着得齊整的同鄉談談話，也還是沒有愉快的話，不過因為大家都是受苦的人，倒也覺得安慰。阿翠洗好了衣服。陪着小玉子買了開水和冷水，又到她家裏坐了半天，她媽也是一個很會親熟人的。狗牙崽也跟着她跑到隔壁去玩。她又拜託了她媽，請她轉上海去了在同鄉裏邊留留心打聽一下她媽和她妹子的消息。

顧美泉放工回來的時候，她於是又趕忙告訴他隔壁的一些事，又高興，又瑣碎，可是顧美泉一點也不奇怪，他說道：

「知道了，上工去的時候就知道了，我當是誰，原來是阿小，銅匠開裏的，今年春天他請了假到上海去過的。廠裏廂，無錫人通通祇有七八個，怎麼會不認得。嘿，這小子前幾天還釘別人的棺呢，老婆來了，大約可以安分了。我怎會不曉得。」

阿翠又想告訴他，她要接一點衣服來家裏洗，或者找一點針線，但是她又不說了，因為她想私下積幾個錢，幾時寄到家裏去，給她媽同妹妹，這個不必告訴他的，她怕他反對。

三

小玉子的媽走了。她在漢口是生地方，她就祇同阿翠攪得好，她們兩個常常在王婆。當兩個男人上工去後，不是她在她家裏，就是她在她家裏，狗牙冠總跟着她們她們兩個一塊洗衣裳，一塊買菜，一塊唱無錫景，孟姜女，哭長城。王婆婆的孫

女兒也喜歡學着她們唱，街裏面的一些人都叫她們做倆姊妹。于阿小雖說比顧美泉小些，可是小玉子還比阿翠大一歲，兩個男人放工後，也常常跑過來跑過去，抽一根香煙談談天，談談廠裏的事，哪個工頭是好人，哪個是壞蛋，哪個吃豆腐挨了耳光，哪個同女工去開小旅館。又互相說一點過去，在困苦的歷史上也要吹一點牛，譬如顧美泉小時候做學徒，成天挨耳光鞭子，喊也不敢喊，然而他卻說道：

「哼！那王八蛋的，打人真凶，可是咱老子不怕。老子知道他的醜事，他要打了老子。老子就四處去講。一條街就都曉得了。那婆娘。醜末醜，可是真怕人呢，一個漢子不夠，姘上夥計，有時還要來摸摸老子呢，老子裝不懂，不理她。她恨死了，嘿，世界上少見！」

于阿小年紀輕一點，什麼事都沒有顧美泉老練和內行，也就沒有他那末會吹牛皮，他聽的時候，比說的時候多，而且常常請顧美泉上茶館。顧美泉雖說經驗多，什麼人都見過，什麼事都見過，可是待阿小也很好。他是待什麼人都很好的。

阿翠催過王婆婆幾次，請她找一點生活來做。找點衣服來洗洗也好，因為她很掛念她媽的，祇想掙幾個錢得便寄去。可是王婆婆總說沒有，阿翠有一天買菜回來時，看見街頭上的一家米店裏新駐扎了一羣兵，她躊躇了半天，後來還是鼓起勇氣去問了：

「我是一個洗衣的，大爺們有要洗的麼？洗得乾淨，又便宜。」兵在她年輕的臉上看了看，笑着大聲說：

「老張，來呀，有個女人要找衣服洗呢，拿褲衣服來呀，嘿，一個好難兒呢。」

「好，去拿去，褲衣服你嫂子洗了，這褲身子呢，也得勞你嫂子的駕。多少錢一件衣裳，多少錢洗洗這身子呢？」

阿翠膽怯怯的說：

「四個銅板一件……」

「不貴，好的，明天早些來吧。弟兄們的衣服多呢。」

於是她抱了一包髒衣服回來了。而且每天總有十來件。她開始覺得有點吃力，因為要省肥皂，所以祇好用力擦。那些衣服又髒得很，有時小玉子也幫她舀水，後來就慣些了。有一天，當她送衣服去的時候，那斜對過的駐扎在油鹽店裏的幾個兵，一下喊住了她：

「你爲什麼不給咱們洗衣服呢。看不起？這標致堂客天天走這裏過身，和那頭的小子擡上了，沒有那末好的事，到底多少錢一件？偏叫你替咱們也洗洗！」

阿翠覺得做這一點小生意真嘔氣得很，他們口裏都不乾淨，每次還要防備那不乾淨的手，給錢也要給半天，嚕嚕噁噁，但是想到媽和妹妹就又忍着了。她被他們喊住了，心有點怕，卻又有點高興，她說道：

「祇要有衣服洗，不是一樣嗎，四個銅板。」

「哈，別人三個你怎要四個，你不同些？」

『四個就四個。可得天天來坐坐啊！』

於是這天她抱了兩包襪衣服回來了。

洗了一整天。人已累得要命，躺在自己牀上，想歇一歇，這時小玉子卻閃過來了，她悄悄說道：

『王婆婆在罵你呢，我起先聽不懂，後來才知道，她說你搶了她的生意，她告訴後面的那個麻皮去了。』

她陡然聽得，很覺得奇怪，忽的一下也就明白了：

『啊！我忘記了，我忘記對過的衣裳原來是包把她的了，我告訴她去，我還把她就是。』

她們兩個走了出來了，在後門口就聽見王婆婆的聲音：

『現在的世道不同了，女人都涎着臉孔去搶錢，唉，那末要錢，不要臉，乾脆賣屎去不還好些……』

阿翠本來已經忍了好久的氣，一聽王婆這樣的罵她，就不覺得也罵起來了。

「要衣服洗好說話，怎麼這樣糟蹋人……」眼淚忽然從眼裏爬出來了。

王婆也從麻皮家裏跑出來，滿是縐紋的臉上，瞪着兩顆老眼，缺了牙齒的嘴張着，枯了的嘴唇抖戰着：

「罵了你怎麼樣，你這娼婦，你這婊子養的，賣屌的狗子，你搶老娘的飯棍子，我要看你下場的……」

「你才是娼婦，婊子，又不是我找來的，他們要賴給我洗……」

「他們怎麼不賴給你洗呢，你是那末浪勁，臊死你這婊子……」

麻皮也從家裏跑出來了，他拖着王婆說道：

「不要氣了，氣死了兒子買不到棺材呢。我老早說過，下江人沒有好的，都是些下賤貨，你看租界上那些堂班，就都是下江人，管牠呢。以後有笑話聽的，這一條街都會攪臭呢。……」

阿翠壓不住心上的悲哀，眼淚亂流，她跳起來，一股怨氣，祇想抓着那些婦人來打，她渾身發抖，她抓着小玉子，罵不出一句話來，小玉子也氣不過，他幫着罵道：

「你們欺侮外幫人嗎？你們才是爛污貨……」

「都不是好東西，一流賤壤。搽雪花膏，臭死了，妖精，……」

王婆的孫女兒也做怪樣子給她們看，狗牙崽卻嚇得哭起來了。衙裏圍了好些人來。阿翠同小玉子躲進房裏去了。王婆恨着告訴許多人，也有些人幫着罵他們。阿翠祇想大哭，又不甘心哭，臉都白了。小玉子也氣不過，陪着她低聲的罵。她晚飯也不燒，一直睡在被窩裏哭。

四

第二天的早晨，于阿小正預備上工廠去，顧美泉卻在街口趕上了他。平日很快

樂的臉上，罩上了一重嚴肅的悲哀，他說道：

「老婆好像發癩了，夜晚上時時哭，肚子痛得厲害，她有了兩個月的身孕，兒子大約是留不住的，她那樣子，就像馬上會死去的……唉，阿小，我想陪她一天，你替我到賬房開照一聲吧……」

阿小想安慰他一兩句話，他卻又掉頭跑回家去了。

阿翠兩手按在肚子上，扭在一團，心裏還嘔着昨天的氣，不敢告訴美泉，預感到要小產了，肚子裏的小孩，大半怕留不住，於是更覺得傷心，又擔心美泉會罵她，美泉口裏雖不說，心裏是喜歡有一個兒子的。祇想裝得鎮靜一點，卻不能夠，眼淚還是要流出來。美泉縱是沒有上工去，而臉上的顏色是很難看。到小玉子過來的時候，她才又抓着她的手哭了起來。

到過午，才算落下了許多血塊，大家心裏都明白，都不願意說什麼，顧美泉心裏焦燥得很，看見他老婆更悽慘的臉，便也穩忍住了，而阿翠又躲在被窩裏悄悄的

哭，週身發着燒，小玉子不懂得怎樣勸解，到晚半天也就回去了。

麻皮跑到王婆婆的後門邊，兩個大聲的說，說這是報應，她不應該搶一個老婆婆的生意的，天究竟有眼。這些聲音都傳到了阿翠的牀上。王婆的孫女兒也走到她的門邊來瞧，並不是同情的眼色。

她的小產傳到一個街裏，也祇是很平常的消息，並沒有人送來一句做爲慰藉的話。

顧美泉忍着對命運的憤怒和對阿翠的怨恨，因爲他認爲完全是阿翠不好，無原故的哭泣以至才會小產的。燒了自己吃的飯，還得爲阿翠燒稀飯，阿翠又不肯吃。祇肯吃開水，燒又不見退，他不能發氣，還祇好哄着她快樂。

一晚上又過去了，一個長的淒涼的夜。天又亮了起來，而顧美泉卻不能不上工場了。他摸摸他老婆的額，還是燙熱得很，他躊躇了半天，然而他還是得走，他底好說道：

「不要愁吧，安心的騙騙，晚邊等我替你請一個醫生來，吃兩貼藥好了。等汗阿小老婆過來，你留她多坐坐，陪陪你，日後我買點東西謝她就是。好，我走了！」

顧美泉休息了一天，卻更感覺得疲倦，一點神氣也沒有，無精無彩的賺出了街口，街上來往的人很多，都是蓬着頭髮，慳慳着眼皮一些上工去的人。一些女工，纏了足的，歪着髻子。龍鍾的老太婆，十二三歲的小姑娘，也在這裏邊擠着往前走。顧美泉走到他做了兩年工的香煙廠，鐵門還大大的開着，佔大多數的女工正忙忙的奔波着。他扁着身子，從門邊閃了進去，正在這時，卻送來了一句喊聲：

「顧美泉！關照你到賬房間去。」

他看見那看門巡捕正望着他。

「什麼事？」

「不知道，去了就會明白的。」

雖說沒有什麼錯處，也懷着鬼胎似的，非常不安心的走到了賬房間。賬房骨碌了幾下眼睛，在鏡子底下望了望他，便遞過一包東西來！

「十二元五角，半個月的工錢，還差兩天半個月，並沒有扣，你數一數，以後你不必來了！」

這一串話像陡然的霹靂，把站在櫃臺前的顧美泉嚇癱了，半天才說出話來：

「不能夠的，爲什麼開除我，我又沒有犯規，沒有道理……」

「什麼道理！你以爲這廠你自己開的，高興就來，不高興就在家裏睡覺，大家要都像你一樣，廠祇好關門，哼，還要講道理……」

「那是冤枉，昨天老婆小產了，燒得厲害，我祇好陪她一天，我妻子阿小來請了假的難道不准請假，從前沒有聽見過的！」

「放屁，冤枉了你，于阿小的鬼來過。你找他去吧？要陪老婆，哼，……」

顧美泉聽說阿小沒有來過，氣得幾乎跳了起來，但又忍住了，陪了一個笑臉，

說道：

「老婆的確病得很厲害，阿小沒有來，怪不得我，我請了他的，你開一次恩吧，我怎麼能夠歇生意呢，家裏沒有錢，老婆病在牀上，現在找工做難得很……」

「不要嘈嚇了吧，又不是我不用你，是外國東家，你同我說不中用，誰叫你昨天不來！……」

「我請了于阿小那種的，就是那種沒有來關照，一天沒有來也不應該就開除呀！……」

「媽的個屁，你吵些什麼，錢拿了，滾！有什麼說頭！」

「這是不應該的……」

「你不滾我喊人抓你！」

「狗不死的，趕快走呀，留在這裏討打麼？」賬房裏另外的人也跟着罵了起來。

「滾，我滾到什麼地方去，我到這裏做了兩年工，沒有錯處，爲什麼要趕我，我偏要在這裏！」顧美泉心一橫便也凶了起來。

「叫人來！」賬房又在眼鏡底下望了望他，不屑的便把頭扭開了。

他跳了開來，要發狂似的，祇想打人，院子裏還有幾個後到的工人，圍住了他。他就大聲的申訴。他祇想找着那東家來打一場，他又衝到銅匠間去找阿小，但是兩個巡捕卻走來了，兩隻大手抓住了他。

「出去！以後再看見了你進來鬧事，就得給牢給你坐坐，狗偷的！」

他們抓着他，推着他提出了大門，還在屁股上踢了一大腳。

他站在街當心，頭有點發暈，一大片黑暗壓了下來。他能夠向什麼地方走去呢。他是不能離開工廠的，他的生命，他的老婆都靠在這上面，兩年來了，他剛剛可以生活下去，以後……找工做……有什麼希望呢……十二元半……

那賬房，混帳東西，……于阿小這雜種，他怎麼能不替我去請假呢，哼！還是

同鄉！我看他就不見我了！

千百根無頭的思緒，都來到腦中，沒有解決，更加了憤恨。廠裏無理的開除，阿小的昧良，失業的恐慌，揉成了一片，揉成了巨大的痛苦，吞着他的肉體。怎麼能夠有一個鐵拳，打碎了這突來的遭遇，時間在這時，成了殘酷的東西了。他站了半天眼望着廠裏。街上過往的人都看他。有一條無家的狗，也跑來在他的腳的袴上嗅着。一個警察也走了過來，罵了他，他看了看舉着的警棍，他才惶惶的，無目的走開去了。

「喂！老弟！廠裏回來麼？」

張宗榮踉蹌着跳在他面前，手搭在他肩上，噙着嘴，望着他笑。他忽然一下心酸，幾乎掉下眼淚來，他一把抓着他，硬着說：

「張大哥！」

張宗榮更笑着推他走，邊說：

「沒見你，男子漢，老婆小產了，有什麼希奇，睡幾天就好了。兒子這麼去了，還好些，一些冤鬼，養不大呢，半路上賣給別人，不如這麼不成器，就死去，你有好些家產，也來望後？就愁得這麼似的……」

「張大哥……」

張宗榮不理他，把他拉到一個茶館去。不三不四的瞎扯着。

茶館裏也有好些人，街坊上的流氓，也有一些是失業，找不到地方，花兩個銅子來坐半天的，他們都你一句我一句東拉西扯，顧美泉也就氣憤憤的告訴了他的不幸。

「哼，這阿小不是東西，做死他，都是他害了你，怎麼會忘記關照賬房呢？你們還是同鄉，兩個老婆好得姐妹似的，下江人就是這末不重義氣！做死他吧，祇要你動手，我總幫忙，看那小子怎麼樣……」

張宗榮好像比顧美泉還氣憤不過，紅着臉，噴着吐沫，把顧美泉也說動了。也

捶着桌子說：

『好的，打這雜糧一頓也好的，出一口烏氣，不是他，我總不會歇生意……散工的時候，我們就在這裏等着他吧。』

決定了計劃，心倒鬆了些，家也不回去，在外邊東蕩西遊了一天。

五

剛點上煤油燈，一點點亮光，房子裏顯得有點淒涼，阿翠還靠在牀上，已經覺得好多了。小玉子也還陪着她。街裏忽然傳來一陣大的哄鬧，接着好幾人就朝着她家擁來了。有些人同時在大聲說話聽不清楚，而且跟着幾個人擁着顧美泉走進來了，從頭上有一股鮮血流了下來。他一看見小玉子，就又凶橫的撲了過來，罵道：

『什麼婊子！不准在這邊！老子賊你滾，臊那娘……』

小玉子嚇得連躲。

「關牠女人什麼事……有人把他接住了。」

「還不回去，你老公也打傷了……」又不知什麼人這樣大聲說。

於就小玉子飛也似的跑走了。

「唉……」阿翠賊得這末叫着。

房子裏擠滿了都是人。顧美泉完全失去了理性，失去了平日的安靜，有點病似的夾七夾八的罵着：

「這雜種沒良心，我非做死他不可。忘記了哼？，我看他就拿得牢這碗飯，我放過了他不是好漢……」

「現在找個事幾多難，阿小真不是人……」有人附和着。

「不是有心的，悔也悔不過來了，饒了他算了。大家和和氣氣，百事都是命……」

……也有人這樣勸解。

「怪阿小？爲什麼不怪東家，又不是阿小開除的……」

「唉，他老遠剛小產。怎麼得了，找工做的太多了……」

阿翠躺在牀上，雖不說話，也明白了大半。她又悄悄的流着淚，她看見丈夫氣的那樣子，從來不是那末的，她就怕得很，又不知應該怎樣安慰他。

「還不止住血，找點灰按上吧！」有女人這樣叫着，

有人燒了些稻草灰來。

顧美泉把血用冷水洗了，衣服脫下，英雄似的又罵起來。

新擠進來了一些人，好奇的望着。又有人從這邊退到間壁樓梯口去瞧着。有些女人在喊着人回家吃晚飯。慢慢也就走光了，祇剩下幾個小孩時時跑來瞞一下。

街裏瀰漫着煤煙，柴煙，劣等的油味。浮着霧。房裏是弱小的燈光，灰色黯淡的。女人孱弱的跪在牀裏。顧美泉一人坐着肚子裏餓起來了，空虛。

阿翠又發着燒，不止的哭着，顧美泉討厭起這女人來了，但是他還是忍耐着安慰了她：

『不要急吧，也許找到事的，天下那裏有餓死的人，漢口縱不行，我和你到上海去。師兄師弟都在那兒呢。』

所以第二天他到又英勇般的出去了。

小玉子沒有再過來。

王婆婆又成天的在後門口洗衣服，那曾經是她洗着的一些衣服，樓板刷，擦在帆布片上，水被攪着，這些聲音都祇變成了一些難堪。沒有人來理過她。狗牙崽沒有人管，像無家的小狗，不知道在些什麼地方玩去了，很少走到她房裏來。有時來了，看看她，便又走了。她留也沒有留住。

顧美泉沒有找到工作。他又跑到過廠裏一次，要事做，不准，又要剩下的半個月工錢，因為他是按月算的，卻挨了打，被趕出來了。

沒有事做，日子太長，家裏簡直耽不住，於是他和着張宗榮，和着另外幾個失了業的，成天遊蕩，而且也開始了吃酒。天黑了，才回到了家裏，望老婆，一點生

氣也沒有，於是就發氣了，想想不是她小產，他這碗飯也就不會掉了，現在還要來養她，成天攤在牀上，死又不死，他起初是罵她，接着就打，一動慣了手，有時也就很厲害的打起來了。

阿翠一點抵抗的能力也沒有，祇有哭，但是哭又祇能更觸怒了他，於是又祇好忍着。渾身還是發熱；酸痛得很，卻祇好也起身了，操勞着，丈夫成了暴君，家裏又不知怎麼樣了。日用伙食成了問題，自己也無從找事來做。每個思想都成了鞭子，日夜的撻着她已經枯瘦了的皮肉。

十二元半很快的就用光了。把積下的八元也化了，而那洗衣服的二元三角也交了他，他問也不問這錢從什麼地方來的就拿走了。天氣又冷了起來。他還是找不到事做。她也問了幾個地方，也沒有地方要女工。又跑了幾處薦頭行，那裏坐的人又太多了。錢用完了，祇好又拿着衣服出去，都是單衣，又舊了，值不了幾個錢，於是又完了。

顧義泉同于阿小又打了架。他向他借路費回家鄉去，他不肯。于阿小被打在家裏睡了一天。倒是小玉子趁兩個男人不在家時，跑過來了。

兩個人好久沒有說過話，見面時倒又傷心了，埋在心裏的互相怨恨，也就消了大半，阿翠顫着聲說道：

「阿小沒有良心，害得我們這樣，你不該都不過來看看我……」

「怪不得他，他是失錯。你們老顧像隻瘋狗，見不得他，屢還沒有全好，昨天睡了一天……」

「唉，他近來的脾氣是壞了起來了，我……狗牙崽的娘比我也好些，我有時想，能夠死也好，……」

眼淚又掛在阿翠臉上了。小玉子也覺得非常難過。

「是不是他常常打你，王婆婆告訴我的，王婆婆她說她也可憐你，她不怕你了……」

「嘖嘖……」阿翠哭了起來：「他怎麼能不打我呢？我們是這樣無路可走，吃盡，當光，求人，等短工，沒有用，餓死就在眼前了，一晌來我都不敢吃飽……他自然不耐煩啊！他祇好找我出氣。我怕他，我恨他，但是我也懂得他，他從前並不是這樣，我也祇想打人呢，我找不到出氣的地方，我祇好一個人哭了……」

小玉子看見她伏在桌子上，兩手抱着頭，不住的抽咽，手臂已經瘦了好些，人是那末顯得軟弱，同秋天的枯葉一樣，她也覺得非常難過，生活真淒慘，她半天不知應該怎樣說，直到手又觸到了口袋裏的東西，才掏出兩塊錢來，放在桌子上說：

「你們的日子不好過，我也曉得。我在上海，歇了生意時候，還不是淒惶得很。也許慢慢還是可以找到事的，不要急。你們想到上海去嗎？我看去了也不容易找到事，那裏找事的人更多呢。老願要阿小湊一個十塊二十來塊錢給他，阿小實在沒有，我一來，我媽一去，已經拉了許多虧空，手邊頭真的沒有，不是不借給他，他不信，就動手，這傢伙真蠻得怕人。不過我們原來是好姐妹，現在你沒有飯吃了

，苦得要死，我就沒有錢，我心裏也總是過不去的。所以我……這是媽媽走的時候悄悄給我的兩塊光洋，我因為牠是新的，捨不得用，就老收着，也沒有告訴阿小。這個我給你，我們姐妹一場，你收着好了。」

阿翠從手膀上投過眼睛去，對洋錢望了一望，又哭了起來：

「我不要，我不要，你還是拿走了……」

小玉子又安慰了她一回才走，並沒有收回那洋錢，而且留下許多溫暖在這可憐女人的心上。

這兩隻洋錢已把牠換了一些糧食了。顧美泉看見有吃的也並不作聲。還是常常跟着張宗榮在外邊喝茶喝酒。狗牙崽也還是常伴着她。狗牙崽的娘待她是非常親切的。她回來後總要先到牠房裏看看她的。她也偶爾去看一看小玉子，王婆婆也同她談話了。她剛剛過得好一點，然而又發生了意外。

六

這天顧美泉又走到廠門口去，他想看看有短工做沒有，不管什麼事，打包也好搬運也好。因為他雖不說，他是已經知道家裏的米又祇剩一點點了。他和一些人站了半天，得來的仍是失望的時候，他正預備走了，而他旁邊一個缺了嘴的小夥子卻扳了他一下，閃着眼睛說道：

「你的事，我曉得，唉，你被別人賣了。你知道麼，補上了，補上你的那個缺的，就是阿小老表……」

「真的麼？」他用力抓着他。

缺了的嘴，連連吐着不清晰的音波：

「是真的，已經一個禮拜了。我看見他們在一塊走……」

「你若騙了我，我要打死你的……」顧美泉爲這突來的負義的，被欺的新聞所

震驚了。滿臉泛着激怒的緋紅，便跳開了。

他四處打聽着，有人搖搖頭說不知道，有人說是的，老早就進廠了的。也有人說，那與阿小有什麼相關，別人自己找的路，他工錢一個月少了五塊錢……

他在晚邊頭又找到張宗榮那酒鬼了。兩個人把阿小臭罵了一頓。弄到夜深才回去。

劣等的燒酒在肚子裏作怪。他渾身醉得搖擺不定。頭昏得很，阿翠便扶着他坐下，於是他又罵起阿小來了。這個東西簡直是陰謀陷害他，他假若不報這一個仇，真枉生人世了。他又跑到廚房裏去找菜刀吼着要殺人。阿翠嚇得要死，拚命的吊住他，推着他，他跌下去了，她才又慢慢把他拖回房裏來。他躺上了牀，就又睡熟去了。

阿翠不敢睡，守着他。看看天就又亮了起來。弄裏有了聲音，倒馬桶的車推進來了。她就走去倒馬桶。

顧美泉糊塗塗也就醒了過來，好些記憶模模糊糊的顯出來了。于阿小，他賣了他，餓餓，枯瘦了的老婆，眼淚，死，復仇……但是他難道真的殺死了他麼？殺人抵命……於是他又躊躇起來了。然而仇憤卻咬着他，他就饒了他麼？不行，人都會笑顧美泉是孱頭，餓死也活該……然而……他想嚇嚇他也是好的，硬逼着拿出幾十隻洋來，他就遠走高飛，到上海去吧……他以為這樣很好，他就得意的笑着。

阿翠這時正走進房來，看見他的臉色蒼白，凶狠的露着瘁笑。她心裏又打了一個抖戰，她想他一定又在轉那怕人的念頭了。

「呀，他一定要惹出大禍來的……」

她茫茫的又走了出來。支配着她全身的祇有一個意念，就是害怕。她在後門口站了一站，心裏也就又明白了一點，於是便衝進間壁家去了。急急忙忙的踏上樓梯，一下就推開了于阿小的房門。

小玉子眼還睡惺忪的蹲在被窩裏。阿小剛剛跳下了牀在披一件短棉襖。她冒冒

失失的說道：

「阿小！你趕快走吧！躲一躲，我們那瘋子他又要來找你打架了……」

她一說完，便起卽又跑了回去，

「打架？我怕他？他今天要來，我就做他，這王八也太凶了！」

但是小玉子卻懇求了他。他也就臉也沒洗的走了。

阿翠在後門裏看見他走了出去，才放下了這顆心。

小玉子把丈夫送走了。自己也不安心，心裏想假若這樣鬧下去總不是事，她想

最好搬一個家也好……她慢慢的，有點焦愁的從被窩裏坐了起來，正伸手去拿衣裳

，卻從門邊伸進一顆腦袋來把她嚇癡了。

顧美泉挾了一把菜刀，連老婆的視線也躲過，偷到他們的房裏來了。滿想懲治

于阿小嚇出幾十塊錢來。他一衝就衝到了他們的狀前。

然而于阿小沒有在。

他有好久沒有剃頭了，蓬着亂髮。臉蒼白得怕人，青的筋暴出在那上面，一下一下的跳着。瘦了下來的大眼，帶着淡紅，瞪着，放出凶狠的光。而菜刀擊在他手裏……

小玉子看見了，看見擺在眼前的凶兆，猛的又回復了知覺，她做了一個極怕人的姿式，便開始大叫了起來。但是她還沒有叫得出聲，那菜刀便砍在她咽喉上了。她不能叫，卻還望着他，痠彎着。於是第二刀又中在額上，而她的眼便不得不閉下了。而第三刀，第四刀……就連續在她身上劃着。

顧美泉並不是受意志的支配，像在夢中似的。糊裏糊塗的砍了半天，卻也一下從瘋狂中驚醒了。本能叫醒了，「逃吧！」於是他扔下刀，擦了擦手跑了。

小玉子暈過去了好久，卻又慢慢為苦痛醒了來，祇有一絲的氣，好些處傷口的血卻流得不止。她拚命掙着，把自己移到窗口處。她伸了頭出去，用力的打着窗門。

首先看見的是一個小孩，他駭得叫起來了。這個披散着頭髮，流滿了紅色的血的，掛在窗戶上的頭。於是好些人都看見了。都潮湧似的擁到她房裏來。都爲這奇異的事嚇着。而一下，全個衙裏都知道。有人把于阿小推着跑回來了，有人跑去告警察了。翻了天似的，這衙裏驚人的沸騰着。

于阿小一看見了老婆那樣子，心裏就明白了大半。把她那血染了的身子抱了過來，小玉子已經要噓氣了，翻着眼睛望了他，嘴裏用力的咕噥着：

「願……美……涼……」

警察也已來了。好些人就又擁到間壁去。祇把阿翠捉了過來。阿翠低着頭，無一句話好說。眼裏不斷的流着淚。

屍首放在房子中不動，等檢驗官來。斑斑點點，全是血跡。

人心都緊縮在一團，不知應該怎麼樣才好。有些人互相爭先的報告着。也有些人說不出一句話來。這悲慘烙在他們的心上了。

于阿小傷心痛哭着，他咬着牙，頓着腳發誓，他一定要報這個仇的。他要顧美泉抵命。他告下他了。他顯出資格，盡他的所有，盡他一生的苦力做報酬，也要把顧美泉捉到。

上工的一些人雖說已經上工去了，街裏的人卻不願離開這房子。在街上過身的一些人，一些小販，也都要擁進來看。

驗屍的驗過了一趟，在簿子記了一些什麼就走了。

于阿小沒有上工去，而工廠裏大宇都曉得這事了。

下午才買了一口白木薄棺材，擡在義地上葬下了。

阿翠被捉到牢裏去。

第三天衙門裏把于阿小，王婆婆，張宗榮傳審了一次，又從土裏把棺木掀開驗了一次，但是兇犯沒有到，沒有結果。于阿小幾個人放了回去，阿翠仍舊關在牢裏。

顧美泉同恐怖鬥爭，同饑餓鬥爭，同自己的犯罪的苦痛鬥爭，也輾轉逃到了上海，找到他的一個師兄了。師兄是在開北一個鐵舖裏當夥計，看見顧美泉那個比乞兒還不如的，襤褸樣子，也祇好將他留下了。祇是顧美泉雖說有住處，卻仍舊找不到工做，有時跟着師兄到他舖子裏幫忙，做了一天的事。並不拿工銀，祇圖吃飯，也還不能得老板歡心。他心裏又掛欠他所犯的事，又掛欠老婆，不曉得事情弄得怎樣了。祇覺得後悔。常常恨自己。睡覺也睡不好，忍不住時時常嘆氣。人是一天比一天不像人樣了。成天不是看見阿翠，淚眼婆娑的，就是看見小玉子的那付怕人的樣子。再不是就是于阿小了。他不懂得自己怎麼會把那女人砍了的。他是從來就沒有仇恨過她。他想那時一定是有鬼在捉弄他。唉，她爲什麼該得那樣子，她爲什麼叫起來了呢？他有時怪自己，有時又怪別人，有時怕有人來捉他，有時又怕小玉

子的魂來追他，他總是不寧得很，他師兄先前沒有疑惑他，後來也覺得奇怪了，他問過他幾次，他不說，但是有一次他卻忍不住。而把什麼都說出來了，他覺得這樣心裏可以好過一點。師兄並沒有因為這事就趕走他，反答應爲他託人有到漢口去的，順便可以爲他打聽一下這件事。沒有好久回信就來了。他曉得的是于阿小已告了他，文書還來到了上海。阿翠已經關在牢裏了。王婆婆去看過一次，說病得快死了。王婆婆她們都說，要把她丈夫捉住，她才能放，否則，她的命沒有救了。他聽了這些話，心像被刀戳着。他老婆確是沒有罪，然而卻因為他在吃苦了。他祇想從牢裏把阿翠救出來，她是那末可憐，那末無辜，但是他卻沒有勇氣自己去投案，他想了許多方法，都行不通，後來才決意給阿小去了一封信，那信是那末寫着：

『阿小！算我對你不起，過去我是太糊塗了。不過我也不是有心的。我原來是祇想去嚇嚇你的。不曉得怎麼卻真的動手了。我後悔也悔不來了。你恨我，也是應該的。你若把我捉去，要我抵命我也沒有話說。祇是這個到底關我老

婆什麼事呢？聽說她在牢裏病得很厲害，我又不能去看她，漢口又沒有一個親人。我們相熟一場，她同你老婆又那末要好的，我求你開恩說一句話，把她放走吧。她無錫還有一個老子，她或許可以活下去的。你救了她，她會感你的恩的。我也感恩的。我總記得你的好處，我要報答你的……

顧美泉

信去了好久，也沒有什麼消息。顧美泉仍是找不到事做，常常餓着，天氣又冷，衣服又單薄，心裏又有事，日夜不安，而這時卻也認識了幾個上海失業的鐵匠了，才曉得上海要找事更是難上加難，不特貪圖新工便宜，任意的開除老工人，簡直是大批的開除，遣散，好些廠就關門了。幾千的工人就徬徨於街頭。百物都昂貴，然而廠裏還要扣工資，加班，延長做工時間。上海的失業工人，就有好幾十萬。顧美泉常同他們在一塊，跟着跑了許多地方，雖說人仍是餓餓，然而卻彷彿又清白些了。從前還祇是因為犯罪。覺得自己是一個殺人犯而恐懼。縱有時後悔，卻祇是後悔因為一時的仇恨而反陷害了自己。現在呢，是根本連對阿小的仇恨也沒有了。關

阿小什麼事呢？他那裏有權力來開除他，來陷害他，這個完全是那些剝削他們的有錢有勢的人呀！他和阿小原來是兄弟，是站在一塊的，是應該一塊去打敵人的，然而他不懂，卻去把阿小當做敵人了。他明白了這些，就又更難過起來了，他又給阿小去了一信：

「阿小！你一定還在恨我吧，想吃我的肉，可是我對你一點仇恨也沒有了。我不知道你近來怎麼樣，我真是可憐你得很，你的老婆是被人砍死了，你一定傷心得很。我很後悔。然而我也明白了。所以我不恨你了。你也不必恨我。因為殺你的老婆的不是我，同使我失業的不是你一樣。你雖說忘記了替我請假，但是開除我的是剝削我們的老板。殺死你老婆的雖說是顧美泉；但是顧美泉是因爲失了業，找不到飯吃才失錯幹出來的。我錯恨了你，才幹出那糊塗的事來，我現在一想起這些，我就更恨起了那個使我們這樣悲慘的勢力！你一定還不明白這些，還是恨我。我是希望你不要一眼祇認定我是你的仇人，我們原來

是弟兄，都是貧苦的弟兄啊！

我的老婆怎麼樣了？死了沒有？她真是冤枉。你能救她就救救她吧。這樣冬天，把她關在牢裏，於你有什麼用呢？

顧美泉

信去了，也仍然沒有回信來，他雖說還是不安得很，卻也慢慢忘記了。並且上海打起仗來了，他們住的地方是戰區，在第一個晚上就被砲轟完了。接着是火燒殘殺，日本兵來了。他和着師兄逃了出來；因為無處可走，在閘北的一隊義勇軍裏他們投了進去。成天在火線上救護傷兵，飛機在頭頂上飛。機關鎗，迫擊砲，小鋼砲，步槍，不停止的在耳邊像年三十的砲仗，炸彈，大砲就在鄰近的地方轟炸。『嗚』的一聲，一顆子彈從耳邊飛走了。他開始是有點怕。但是，那些英勇的士兵，違背了命令，抵死的攔住那要踏過來的唐克軍，那到處燒殺淫虐的日本帝國主義，爲的什麼呢，爲的是這些勞苦無救的民衆呀！他們使他膽壯了。還有他看見了那些戰區的難民被抓去，被刺了，被剮了，卻不死去，小孩從母親懷裏用刺刀戮死了。

而母親在幾十個日本兵的姦淫之下也死去了。顧美泉從來沒有遭遇過這樣大的事變，從來沒有思索過，現在也爲這些而奮昂起來了。他的那些同伴，那些在一個隊中的義勇軍們，那些指揮者們，那些從租界跑來的慰勞隊們，那些熱烈擁護抗日士兵的老幼百姓，那些幾十萬工人的罷工，整個的反對帝國主義的大的嚇人的情緒，給顧美泉捲在裏面去了。他和他的師兄都成天忙碌着。全身都破爛得不堪，飢餓得不堪，比在廠裏做工的時候還缺乏休息，可是他倒漸漸快樂起來了，充實起來了。終竟把那殺人的事，犯罪的事也忘了。

八

于阿小呢。邵因了老婆的事，有幾次沒有到廠裏去，也忘記了請假，而被開除了。他每天四處的尋訪，祇想找到顧美泉，也沒有找到。自己的衣食也成了問題了。於是他不得不又四處找工做。凡是同鄉的地方都去過，同鄉不是不願意幫忙，實

在也找不到事，祇好借幾角錢給他走好了。無錫會館也去過，那裏看門的竟把他趕走。他有時整天的跑着，找不到一點事，有時爲幾個銅板替街上幾家相熟的鋪子去跑腿。想去拖黃包車，漢口的路又不熟，而且車行要押金。幾家小銅匠鋪，也去問了，都用不起新工。他房子也租不起了，就在王婆婆家的樓梯下。和王婆婆的地鋪排在一起睡了。王婆婆看見他可憐，也就留下他，並不要他一個錢。而衙門裏的偵緝隊員，常常還要勒索他。他也祇好請請他們喝茶。有時爲這些勒索是反而討厭起這『官事』來了。他到底也把顧美泉忘記些了，從前祇想抓着他，吃他的肉，現在也把這事看淡了好些，縱是把顧美泉殺死了，於自己有什麼好處呢！但是他總也還是想能夠報仇也是好的，因爲他現在的失業，無家可歸，老婆那末的慘死，都是他，顧美泉一手造成的啊！

阿翠也帶過幾次信出來，問問她丈夫的下落。她常常因爲自己的吃苦，而恨他，卻並不想會把他抓到，因爲，那是償命的事啊！然而她想想自己的一生，都將在

暗無天日，蚤蟲叢集的牢獄中老去，死去，吃的是比糠不如的粗糲，睡的是冰冷的土地，要挨看守人的鞭打，還要忍受一些惱人的輕薄，她現在還才十九歲，十年，二十年，知道有多少時日，就將在這裏去度過呀！她一想起來就怕。她懷念她的家，懷念所有相熟的人，懷念一線陽光，一口新鮮空氣。她有時也想像若把顧美泉捉到，她也許就可以放出牢籠了吧，但是，……那他得償命的呀！他死了，那她呢，……於是她瘦了，病了。王婆婆來看過一次，狗牙崽的娘帶起狗牙崽也來過一次。她看見她們更忍不住傷心。她們所能給她的，也祇有幾顆女人的眼淚。天氣冷了，牢裏雖說沒有風和雪，可是卻有當不住的冷氣，於是她病更厲害了。

第一封信收到了。弄裏好些人都跑來要看着。這是新聞呀，那個顧美泉卻自己寫信來了。于阿小剛接到時，卻更生氣，引起他許多仇恨，但是王婆婆卻說道：

「這是真的呀！同他老婆有什麼關係呢，她若還不出來，她一定得死在牢裏的

……

阿小也想到那天早晨阿翠跑來叫他躲開，阿翠還是同他們很要好的……

也有別人說：

「顧美泉說的也是老實話，他未必立心要殺你老婆，他自然也曉得自己是錯了，可是現在出不得頭了暗。衙門裏有案子，一出頭就得死暗。祇害了他老婆。他老婆又沒有犯罪。我看阿小你去求求情，把那女人放出來算了。」

附和的人很多，都說不應該把那女人活活關死。

阿小就照着好些人的意見，同衙門裏的人說了一點，可是衙門裏的人卻罵起他來了。罵他不懂事，犯人也好隨便進出的麼？除非把囚犯捉到，審判過，的確這女人無罪，才能放。說病，病的人多得很。他還說犯人就愛裝病的。

大家都覺得這女人無辜受罪，然而大家沒有能力，祇有怨恨這無理的法律。王婆婆於是又帶了一件破棉襖去了一次。告訴顧美泉來過信，于阿小救過她，她就又哭了一場。

顧美泉還是沒有捉到，而阿小卻更難生活了。也混在好些失業的羣裏。酒鬼張宗榮也在他們一塊。他現在已很少吃酒了。大家都找不到事做，大家的肚皮都逼着他們，但是因爲在一塊的人多，也就想出一些辦法了。他們大家一夥，誰也不准跑開，大家跑到一些社會局，市黨部，要求安置，要求米貼，起先是用一些警察把他們駭跑了。但是他們第二次的又來，人更多，警察已經沒有用，於是也祇好騙着他們，給一點兒東西，但是欺騙是不久的，於是又來了……於是于阿小也明白一些了，而對於顧美泉的行蹤也就不關心了。

可是顧美泉的第二封信又來了。這封信寫得很明白，于阿小覺得很懂得。他把這朋友是完全原諒了。他同好些人談過，他們也勸他把這「官司」撤消算了。何必要他老婆關死，而他自己一生也不能出頭。于阿小覺得也有道理，縱是顧美泉對不住他，他也饒了他吧，於是請了人又在衙門裏上了呈子，願意取消。但是衙門的回示卻不准，因爲是殺人重犯，不能輕易撤消。阿翠仍舊不能釋放。于阿小祇有後悔

不該「告」他的了。

事實既然完全證明他們是無一點力量。于阿小也祇好把這事丟開。也許顧美泉不會捉到，也許阿翠可以慢慢好起來……他倒熱心同着那一夥人成天商量着一大夥人的生計辦法去了。

九

這件事，他們雖說忘去，雖說不願意想到，然而卻有人不願忘去。上海的偵緝處從接到通告後便留下心來了。又因為奉了命令防止反日的活動，解散了一些義勇軍，又怕這些隊員們雖說被解散了，卻還暗中活動，便更加緊的暗地監視着，因為對被解散的義勇軍的偵察，而顧美泉卻被他們打聽清楚了。在一個晚上，十幾個人的槍頭恐嚇之下，捆着抓去了。像抓一個大強盜似的。而且因為案情的重大，決定就在上海開審，而且火速要把于阿小，阿翠，王婆婆等都捉來。

阿翠很傷心。她想到可以看見丈夫了，而丈夫說不定要償命了。他本來病得很厲害，心一焦急就更病倒了。王婆婆不願來上海，就躲起來了。于阿小也想躲過，卻被抓着了，被押到上海來。在開審的那天，就和仇人顧美泉見了面。

兩個人都瘦了許多，憔悴了許多。都互相望着，有許多話要說，但是不准說。小玉子的娘也來了，她一看見阿小就哭了起來。她是恨着這凶犯的。

顧美泉一切都照實的供了。旁聽的人有些也不免搖着頭，判不決他的是非。

法官又問于阿小。他也照實說了，並且最後他補足說：

「我想收回我的狀子。我不願顧美泉抵命，我想饒了他算了。他犯了罪，他卻不能完全來負這個責任的。我很後悔來打這場「官事」的。我自己一點好處也沒有。」

法官聽了他的話，一點表示也沒有，祇說一切自有法律來解決的。

第二天這判決便宣佈了。

顧美泉被押到曹河涇槍決。

阿翠也正在這幾天之中病死在漢口的牢裏。

而于阿小卻被偵緝隊告下了。因為他答應出的賞格。卻一個也拿不出來。而偵緝隊員並沒有替他捉人的義務，於是他也被抓去了。關在牢裏，不知什麼時候才得釋放。

一九三二年六月

消 息

一

「老太婆，廚房裏去吧！」她的小兒子阿福爬完了吊梯在那門洞裏鑽了進來。跟在他後面爬進來的，又是那個穿灰短衫，脅裏夾着一件捲着的長袍的人。

老太婆正坐在靠街的壁洞邊，有橫豎兩尺大的木板可以拉開，一片天光在那裏射進來。她在那裏替她的孫子補一條褲。

兒子望也沒有望她，便脫下藍布褂，坐在牀上了，一邊讓着那人坐。

老太婆懂得又是那回事了。自從有了這回事以來，兒子就變得高了一點似的，更不把娘看得起。於是在她的心上，悄悄的罩上了一層被漠視的悲哀。他捲起那堆破布，望了望那人便彎着腰走出去了，可是她並沒有到廚房去，卻在吊梯邊又爬進另外一個門洞，一間小到祇能睡一個人的擱樓。這裏是即使在白天，也是魅黑的。隔前樓祇一層稀稀的薄板，前面的說話，可以聽得清清楚楚。

接着又來了幾個阿福的同廠的，都在老太婆的眼前邊，在那個搖搖欲墮的吊梯上爬上了前樓。

老太婆聽着他們已經開始，便屏住氣用力的聽着。不肯放過一個字。

因為是黃昏的時候，巷前巷後都添了許多人，好些人光着赤膊在門外抹身。好些人坐在矮板凳上，拿一把破蒲扇趕蚊子。大家戲謔着。而且又有人在哼着一些小調。聲音唱得大聲了，常常妨礙老太婆的聽覺。可是她還是一點也不心燥的耐心的祇注力在前樓上。

天色黑了下來，家家都在弄夜飯，柴的烟，劣等的油烟，在每家飛騰，氳氳在幾條弄裏，又慢慢向上升，飄去了，可是那小的攔樓，卻沒有通氣的地方，舊的煙塞在這裏，新的烟還要竄了來。老太婆便忍不住的不斷的噲了起來。

「咳咳咳咳嗽……啊——噲……」

噲得太厲害了。便聽見前面房子裏有什麼人說：

「你娘病了麼？咳得這樣很！」

於是阿福便又大聲說：

「老太婆！叫你下去！這樣熱，躲在那裏做什麼？」

她曉得他們在嫌着她了，卻偏不肯下去。用一塊布抵着嘴，讓眼淚鼻涕流滿臉

上。因為她還要聽他們說一些什麼。

媳婦同孫子已經在後門口吃飯了，叫她，她不應。

蚊子成羣結陣的來襲擊，她輕輕揮着，在那枯老了的沒有血的一隻手上，也咬

了許多口，好些地方，都小塊小塊的填起了。

過了好一陣時間，那幾個人才走了。阿福也走到廚房裏找冷飯。老太婆便也從那黑洞裏爬了出來。

『老太婆，你病了麼？』坐在後門口，抱着小狗子的媳婦，和正在裝飯的阿福都同時問了。

『哪裏？我滿好的呀！』寫明在她滿臉的皺紋裏的，說明在她的聲音裏的，是從心上漲出來的一些滿足的高興。不過她兒子和媳婦却沒有覺得。

二

兒子和媳婦都上廠去，小狗子也在弄裏同隔壁的一些小孩玩去了。她一人又坐在那原地方替樓上住的得發補短褂。得發衣服都破得不像樣了，他老婆總分不出時間替也補一補。她白天在廠裏，清晨夜晚，忙燒飯忙洗衣服還忙不過來，那裏有時

問替他補衣服呢？她一邊補着，一邊却有點覺得不安起來，有一些話，總想找個人談談，而且總想做一點什麼才好。可是找什麼人呢，連兒子都看不起她的？究竟要說點什麼，做個什麼，她自己也攪不清。一個人很苦悶的又坐了半天。不過心裏面是總沒有把這事放下的。到後來連自己也不覺得的怎麼就走到後弄的王婆婆家了。王婆婆在一個木盆裏洗衣服。她站了半天，同她說了幾句閒話之後，便忍不住的並沒有想的問了：

「你還記得前一晌到恆豐里去吃飯的事麼？」

「那裏會忘記。大夥兒燒，大夥兒吃，祇要是窮人都有份，我說要長遠那樣就好了。」王婆婆為這個記憶有點興奮起來，把洗的衣服不管，站了起來，兩隻水淋淋的手，便在兩邊衣服上擦着。

王婆婆隔壁的李老娘，這時正走了來。聽到了這話，也與致洋洋的插嘴了：

「嘿，起頭還不信，阿三跑來報信的時候，都說他扯謊，世界上那裏會有那樣

好的事？到後一去看，才曉得是真的。不是那邊那些人喊還不敢吃呢，可惜就不長，那起短命的巡捕和東洋包探來趕跑了啦。唉，真可惜，大竈大鍋全打壞了。」

「吃飯也犯法麼，這批死對頭，真容不得我們，不知道關他們什麼事？」

「你們知道那是什麼人拿出錢來的麼？」老太婆故意認真的問着。

「怎麼不曉得？都說是一個姓劉的拿出來的，後來被趕跑了啦！」

「姓劉的，他那裏有錢？有錢的人肯做這種好事麼？那不曉得就多給我們幾個工錢還好些。這個錢是……」老太婆說到這裏便慎重的把聲音放低了慢慢的說了出來。

「哦！……」王婆婆同李老娘都驚訝起來了：「那這是個什麼呢？」

「不是一個人，是好些，說是有百萬個人大家拚攏來的一筆大款子，特爲我們匯來的，因爲東洋人打上海，我們不替東洋人做工，餓飯，所以才說是燒飯大家吃啦！幫窮人的！」

「難怪！這樣才講得過，窮人幫窮人。我說呢，那姓劉的又不是傻子。你這個老太婆，從什麼地方聽來的？」

老太婆的常常在被漠視的難過，已經完全跑走了。祇覺得非常高興。而且非常大膽的說了起來，她好像自己已經懂得了好些東西。

「從前也睡在鼓裏的。可是我聽見了啦，說是他們打了勝仗，在商量送東西……。」

「這個是應該的，他們既然幫我們，我們也就得幫他們……。」李老娘自以為是的這樣說。

「就不曉得幾時來上海？」王婆婆望着老太婆，希望她能給她一個滿意的答覆。

「來總得來的，遲早就得看我們，我們告訴他們要他們來得很，送一些東西，還打什麼電給他們，那他們就來得快些，因為他們怕我們望得很。還要告訴他們我

們苦得很，那也一定得先來這裏。……」老太婆很有把握的說了。這些話並不是聽來的，而是她意識着的，她相信自己並沒有扯謊那一定是真的。

「我看，我們也想個什麼法子送一點什麼東西，東西不怕粗，是一點意思，不會笑我們的。你們說呢？」

李老娘的這個主意真不錯，把老太婆的心說開了。王婆婆也贊成。大家就商量買什麼東西。祇是祁祇能拿出幾個銅板，買什麼都不夠，於是又愁倒了。後來還是李老娘主意多，她說再邀幾個老太婆就容易了啦。

這幾個老太婆一想好了主意，便高興得孩子們似的，咧着缺了的齶嘴，分頭找另外的一些老太婆去了。

三

現在有了新鮮事做啦。三個老太婆去買布，兩個老太婆去買線，線貴啦，要三

個銅板一繼，家裏媳婦還有幾根，不夠再跟別人討幾根的，不用買了罷。於是又包着幾個銅板回來了。買布的幾個老太婆，老站在布店裏打圈子，決不定買那種，眼晴望着好些的，手在口袋裏數銅板，真難啦，買得太不像樣丟人的。

「我看，就這個也算了，媽虎點吧，這個也要三百六十錢一尺呢。」
鋪子裏的店員問她們買了做什麼用的，她們肚子裏好笑，說不出口。

「算了，就買這個吧。兩尺夠不夠。」

「夠的，要他多放點吧。」

「哼，好貴，三百六十個錢一尺的紅布！」

紅布放在懷裏，像寶貝似的捧着回來了。

什麼都安排好了，十幾個老太婆圍在一塊，可是又有人說要釘花。她看過別人的，也是釘了花的。是的，既然東西是送人的，就總得合式，於是又拚了錢，派人再去買黑布。

東西做成了，針線並不高明。花樣也釘歪了。可是個個老太婆心裏都歡喜，像捨不得這禮物的老望着。這是一件大禮物。把東西捲好了，她們大家又說到一些希望來了。說得忘了神，就像真的上海的世界變了一樣：一天祇做七個鐘頭工，加了工資，禮拜天還有戲看呢，坐包廂，不花錢，……

之後，東西就交把老太婆了，她答應一定交到，可是大家都想：「唉，不曉得要我們老婆子的東西不要……」

四

兒子同着那人又來了。老太婆聽到他們的脚步聲，心就跳了起來，在補着衣服拿了針的手，也微微制止不住的抖着了。她故意不看他們，仍舊坐着不動。

「老太婆！你到廚房去坐！」阿福又這樣說了。

他想答應她兒子一句話，可是說不出來，於是便去捲那堆破布。

手指觸到了那包東西，心又猛的跳了起來。她擡頭去望那人，那人正望着她，非常和氣的。她好像又有了一些勇氣似的，拿起了那捲破布，也拿起了那包東西。她走到梯口時，又躊躇了起來。

「老太婆！你要什麼呢？」阿福看見她那尷尬樣子，便問了她。

於是她又走回來。回到那人身邊，很決然的從懷裏把那包東西拿出來遞過去，她說道：

「這個是送他們的，請你轉交去……」

「哪個？……」那人接過去了東西。

「他們！你們常常講的，我們曉得的……」

「哦！……」那人有點覺得了。

十四個老太婆拚擁來的。一點意思……」

紙包在那人手裏打開來。他歡喜得笑了……阿福也驚奇的叫着：

「老太婆！是你們自己做的嗎？……」

「是的……」她歡喜和着驕傲，她有點抖起來了。她忍不住的又咧起了嘴。

「呀！你們真好，我一定替你們交去，還告訴他們這裏的老太婆都自動的送東西，愛護他們希望他們勝利……」

「要他們早些來！」老太婆替他補充着。

「老太婆！你怎麼曉得的呢？」阿福問她。

這時她得意的笑了：「我聽得的呀！」

「哈哈……」都真的高興的笑着。

可是老太婆又忸怩了起來，她望着他們兩人，好半天才鼓起勇氣慢慢的問道：

「你們，那個會，也要老婆子麼？……」

「什麼會？」那人故意逗着她說，他覺得這老太婆很有趣的。

「曉得的，你以為我不懂麼？我都聽得清清楚楚的。」

『這老太婆倒壞呢！』那人心裏笑着，於是又趕忙點了頭，告訴她也要老婆子們的。

『那就好辦，祇要你把上頭的意思告訴我，她們都肯照着做的。二三十個人一邀就攏來了。』

『好的，好的……』

另外幾個人這時候也從梯口爬進來了，都問着什麼一回事。

老太婆臉紅紅的，不過在那又黃又黑的老臉上卻看不出，她夾起破布走下樓來。

『呀，真好！老太婆們也組織起來了呀！』幾個年青的人同時快樂的說着。

老太婆心裏也滿懷着愉快，在梯口邊掉過頭來看，她們那東西舖在板凳上的，紅的上面又釘了黑花的、放着無限的光輝。

詩人亞洛夫

一

又是饅頭和菜湯！

詩人亞洛夫和他的老婆安尼，還和着那七歲的女兒小安尼在吃晚飯。

十六枝的電燈光照在安尼的臉上，有着一個大鼻子的臉上，她今天的粉，似乎又擦得多了些。已經過了中年在發胖的胸脯，很大的腫似的一對奶子高高的鋪着。

兩條粗胳膊從短袖管裏脹了出來。哼，她今天又修了指甲啦！

亞洛夫望着他那打扮得並不怎樣好看的老婆，又望着那客齋的晚餐，想着他老婆的臟得滿滿的錢包，忍不住要怨恨了起來：

『你是養得那末胖胖的，你全不想我和小安尼，你天天在麗莎那裏吃牛排，吃糖果，吃中國梨子，可是你卻祇把飯頭和菜湯給我們吃。看你的錢包啦！你天天和着那婊子，學得看不起丈夫啦，你全變了，把一個貴婦人的美德全忘啦！……』

安尼聽着聽着，就把一雙因為胖而細小了的眼睛鼓了起來，非常快的也就搶着說了：

『別放屁吧！你配罵麗莎！馬得洛夫大佐，屠魯加將軍都稱讚着呢！她接待美國水兵，法國水兵，連中國人也接待，可是你以為她的錢就浪費了麼？她還給了許多給大佐，是給了俄羅斯呀！她的情人，她的弟弟，她都把他們趕到滿洲去了。前天在歡送會上，她唱國歌唱得真動人，全激動了，美國領事還敬她酒呢！大佐說，爲了麗莎的歌喉，也要把布爾塞維克趕走呢！你才沒有出息，也不去投効，振起精

神呀！多好的機會，恢復我們的帝國，恢復我們舊日的榮華……」

她說得高興了，泰山似的學着一個公爵夫人的樣子坐在那裏，像真的把布爾塞維克已經逃跑，圍着她的全是奴隸啦！

「我怎麼能去當兵！大家看不起我就算了罷！我是大學生出身。在魯波得德大學的時候，我還不是穿着貴冑的衣服，在卓翠諾夫伯爵夫人的夜會上，讀我的詩嗎？多少人都鼓掌。我並不是陸軍出身，那時還不到年限，我並不怕死，我並不是不愛祖國，是我不懂呀！我爲什麼不想那時候呢，那時又年青，嘿，……」亞洛夫又感傷了起來，講不下去，那過去的時代，黃金的，浪漫的，酒呀，音樂呀，女人呀……

小安尼是生在上海的一間竈披間裏的，她從沒有享過榮華，她不懂他們的話，但是她從他們那裏，從好些俄羅斯人那裏，她曉得有一種怨恨，就是布爾塞維克那東西和着那些賤種，一些工人和農民都是該殺的，她另外還曉得的，就是在馬路上

怎樣去騙中國太太們的錢，和怎樣去騙中國的窮孩子，她留在家裏的時候少，老是和看一些大的孩子在街上討錢，偷東西，買糖果吃，買甘蔗吃，她會賭錢，會罵人，還愛在暗角裏同尼古拉，或者格里沙親嘴，幹一些丟臉的事。

吃完了晚飯，安尼把盤子一推，用紙頭揩揩嘴，朝着鏡子弄頭髮。她對着鏡子要笑不笑的望着，得意極了；哼，麗莎不過穿得漂亮，他們沒有看見過年輕的安尼呢！她又側了一下頭，斜眼再對自己一望，那種真真是貴族式的使人討厭的側頭，她現在做了一個姨子的僕婦，已經胖得很醜了，還不願意忘掉。於是她滿意的聳了聳肩，便去拿錢包了。她連晚上也還要到麗莎那裏去，替她鋪陳那華美的，淫猥的睡榻。

『給我兩毛錢吧！』亞洛夫詩人把垂着的頭仰了起來。

『沒有。你應該找職業！在中國還搶不到一碗飯吃，你，真丟人！』她勸着那雙大腳，穿了一雙麗莎的舊的小緞鞋，挺着肚子一拐一拐的從竈披間走到街上去

了。

小安尼也從凳子上溜了下來，想跟着出去，卻被她父親叫住了：

「小壞坯子！走來！」他捻着她的鼻子。

於是在她的坎肩口袋裏，搜出一顆銅戒指和十幾個銅板，還和一個壞了的夜光錶。

「好，小媳婦！你也得會賺錢啦，給爸爸去喝酒吧。等爸爸找着了職業，會好生打扮你的……」他又捻了她的小面孔，便搔起身，扯了扯襯衫，也走出去了。

「你媽的！」小安尼一面抹着眼淚，一面就朝她爸爸的後影罵了起來。她蹣跚着腳，做許多怪樣子。直到聽見尼古拉在窗下吹哨子，才又高高興興的跳着跑去了。

亞洛夫捻着鬍子，在晚涼的馬路上慢慢的踱着。含着輕蔑的眼光，去看一些裹着單紗長旗袍的女人的屁股。舖子裏的留聲機，正唱着淫蕩的外國語曲。他走了過去，又轉過一個花舖，在一個飯店的外邊站了一會。又看看汽車，汽車裏全是些菜

有紅脣的白種女人，一些大肚皮商人，風吹着那柔軟的金黃的捲髮。他眼前又映着過去的歡樂影子便捻緊了拳頭，朝一條黑弄裏走了進去。

一間小小的白俄的酒吧間在這裏，門外全坐滿了叢生鬍子的人。洋溢着燒酒的辣味，和嘩笑，每天都要鬧到三四點鐘才安靜的。還常常有穿了大裙子的女人來跳舞呢。把一些鄰居，全是在白天要做工的中國人鬧得不安，一個弄裏沒有一家不恨他們。

「啊……哈！亞洛夫！」

「詩人來了！」

亞洛夫雖說背了一個詩人頭銜，實際是好久沒有拿過筆了，不過這個好聽的高貴頭銜，卻常常能夠安慰他一下的。

亞洛夫還捻緊拳頭，不做聲的走了進去，從口袋裏把他從他女兒懷裏搶奪來的一切放在櫃檯上，便坐下了來。

光頭的老板看見那銅戒指，很想打趣他一下，卻望着他不說話的臉咽住了，趕忙倒了一大杯燒酒送了過去。

對面坐着的伊凡諾夫，一個中尉的兒子，現在卻是一個流氓，便朝他舉起酒杯，大聲喊道：

「爲我們的詩人，爲我們的北滿的軍隊，爲我們的尼古拉……」酒把他噙住了。

隔壁桌上的幾個人，也雜亂的嚷了起來：

「亞洛夫萬歲！」

「……」

而且他們都唱起歌來了，亞洛夫也和着。

喝酒，嚷鬧，一直到了一點鐘。亞洛夫才從那小酒吧間踉踉蹌蹌的走了出來，他一手搭在一個流氓身上，踏着虛飄飄的大步，在夜的馬路上，呵呵的笑着，而

且，還在唱着。

二

第二天亞洛夫沒有從小安尼那裏搶到錢，那小東西壞得很，她全買桃子吃了。於是他趁着房東女人的不注意，把房東的一把鉛壺帶到小酒吧間去了。老板在另外一條街上開了一家黑貨店，所以什麼東西都收買，常常也有很好的衣裳和首飾。

瑪麗亞也來了，她讓老板摟着嗅了半天，得了兩片香腸，蹬着高跟鞋，快活得什麼似的。她又來騷着亞洛夫，討了一根香煙。亞洛夫也就在她肥腿上捻了幾下。而且他們便對酌起來了。

亞洛夫是把所有的時間都放在怨恨裏，他一想起他父親給自己的奴隸們用了鐮鎊來打，他就打戰。再想起了祖國，這更是輕年使他睡不着的，祇有一到了這酒吧間，便把一切恨毒都放下了。

「吻我一下吧，寶貝！我明天也得上滿洲去了！」瑪麗亞歪過頭來，眼裏放着光輝。

「真的嗎？」

「哪個騙你！馬得洛夫大佐說前線要看護，我想我還是去好了，我要早些回到莫斯科去。你不知道我媽還是皇家大戲院的戲子呢。她是被他們殺了的。我那時太小了，跟着外祖母逃出來的。你莫說我媽是戲子，她卻也像個公主似的，哪個皇親貴戚不喜歡她。我明天一定要去的。我還有個從兄弟在哈爾濱，他來信也加入了軍隊呢……」

「哦，真的嗎？……」亞洛夫想到自己了，他應該怎麼樣呢？還是到滿洲去，還是留在上海？……

這時那個流氓伊凡諾夫，把襯衫敞開，一路衝了進來，快樂得發狂似的說道：「哼！這些中國豬，長還沒有長大，也做了布爾塞維克呢！魔鬼叫他住在我姐

姐的公寓裏，我一看他們那樣子，就知道了一半，我裝不懂中國話去同他們接近，哈……」

「伊凡諾夫！說下去呀！……」

「怎樣了呢？」

「關在牢裏去了！呢！」

「從頭再講呀！」

伊凡諾夫一口把亞洛夫剩在杯子裏的酒喝乾了，便又說下去：

他們一點不提防我，在房子裏常常罵國民黨，罵國民黨的還會有好傢伙麼？於是有一天等他們不在房子裏的時候，我就跑進去翻了一翻，翻着許多印刷品和書籍，大概總不是好東西。好，好得很，他們今天又是三四個人在房子裏大說大鬧，我就告訴了我姐姐，到隔壁菜館打了一個電話，哈……於是囚車就來了。我裝着不懂的站在門口看他們上車，哼，年紀那末輕，也就做布爾塞維克，他們一走，我才笑

出聲啦，肚子也笑痛了。哈……」

「哈哈……」

「伊凡諾夫！你幹得真好呀！喝一杯吧！……」

「大家喝呀！」

於是所有的人都站了起來舉着杯：

「日月輝煌，照我舊邦。重整王朝，重建宮房。笑彼阿奴，重歸我有。笑

彼……」

「嘿，別唱了！我忘了大事情啦！聽我講吧！」伊凡諾夫又大聲的嚷，嚷了半天，才把些人安靜了下來。於是他接着說下去：

「波爾今天告訴我的，他說大家明天都到公共汽車公司那裏去呀！那裏又在翻

罷工呢！」

「對了，我曉得的，今天上午沒有開車子出來，下午才開得幾部呢。他們要公

可實行加工資的約，公司從前是答應過的。」

「那好啦！管他公司有約不有約，我們的運氣又來啦！用得着多少？」

「波爾說公司預備同他們硬幹，全要換啦。賣票兩百多，查票幾十個，三白來人呢。上年他們罷工，我們也擠去二十幾個，這次一定更多了。公司同波爾說，這次要幫他們忙，明天一定要多去些人才對呢。」

「一定邀人去，總得幫他們忙，我們的軍隊還要向英國要子彈的呢。他幫助我們，我們也就得幫助他們……」

「工人們全不是好種，世界上的工人都一樣，這裏鬧罷工，那裏鬧罷工，一些搗亂的傢伙！明天去，把這些搗亂傢伙的飯瓢子打下來吧！」

「嘿，六七十塊錢一月呢！比中國工人加了兩倍！波爾說，他們老是罷工，所以公司要開除他們，寧肯多加工價喊我們去……」

「公共汽車公司萬歲！」不知什麼人喊了一聲，於是在這些醉鬼中，便瘋也似

的又有好些人接着喊了。又是鬧成一團糟。

三

三四十個人從總公司簽了字在一個單子上，便坐了公司的汽車駛到廠裏去。那英國人穿得真乾淨，又高貴，又和氣，看眼裏，滿舒服的。他的衣服，燙得真平，白帆布鞋，一點灰也沒有，亞洛夫用着不文雅的態度笑了起來。他過去也曾這末乾淨過，有過丰彩，可是現在卻太髒了，沒有人把他當做一個紳士看，他也就懶散了，不過在這英國人面前，卻又記起了禮貌，所以在分別的時候，便好好的舉了一下手。

在車子裏，三四十人都高興的笑着，不止是因爲找着了職業而高興，大半還是爲了馬上會有一批窮苦的人，因了他們而不得不失業了的緣故。他們並不認識他們，私人間一點怨恨也未曾有過；可是他們，總是這樣仇恨着的。

汽車一直開到廠裏面。他們跟着波爾走了下來。他們站成了一排。另外一個俄國人在一個英國人的指使之下，走了過來，用他的那雙大手，從濃的紅鬍子裏噴着唾沫，用力的吼叫了起來，他告訴他們在工作上應該曉得的一切。他說了三遍，他問：

「懂得了麼？」像一個將軍似的望着他的部屬。

「知道的！」詩人亞洛夫便顯得聰明似的搶着回答了。

大部分還癡癡的站着。心裏不明白，口裏又不敢說出來。

「好，記着！現在分班出發罷！」

車子一部一部的陸續從廠裏又開了出來。廠門口站了好幾十個巡警，馬路上似乎有零落着的工人。車子飛快的掠着衝去，喇叭驕傲的叫着，這些第一次賣票的俄國賣票員，心裏浮着得意，眼裏射着光輝。站在空的車子裏，像站在衝入敵人防線的鐵甲車上一樣。

也還是有好些乘客，都穿着乾淨的衣着。女人用烏毛的扇子蓋在胸上，輕輕的搵着假珠寶的項鍊。

每個車子上都跟有巡捕，每個站臺上也站有巡捕，罷工的工人開會去了。

這些新賣票員蠢得要命，曾經做個大學生，而且在卓琴諾夫伯爵夫人的夜會上念過詩的亞洛夫，也把一個開車的氣得嘟着嘴。他總不記得開車門，或者按鈴。而且一當車子震動得厲害時，雖說他已經好了腿站着，也常常要把不住，傾倒在一些乘客身上，太太們都皺起眉頭了，輕輕的罵着「俄國豬」。

車過了新世界，他忘記了換票子，又過了外灘，他看看那幾個美國人，日本人，那些老早就坐在那裏了的，可是他們把臉揚着，不理他。他有點怕，不敢要他們再買票，那些人懂得規矩，卻欺侮他，一直乘車到底。一站路的票子卻偏要乘兩站。暗笑着他，高興着措了十五個銅板的油，跳着跑走了。當然他們都是很有錢，至少也有一兩百塊錢一個月的薪水。

吉諾也來乘車，他是他的鄰人，他拍着他的肩，慶祝他，鼓舞他。他一路不斷的同他說話，平日他是不大同亞洛夫打招呼的：

「亞洛夫！你也幹起來了嗎？我們一定要對付他們一下！……亞洛夫！好好的幹吧，好職業呢！……亞洛夫！你應該學會揩油呀……」揩油兩個字是小聲說的，因為他怕有美國人，或法國人懂得他的話。

他說了半天話，也許是忘了，他沒有買票子。

亞洛夫在車上昏頭昏腦的站了幾個鐘頭，他覺得很不舒服，早上所有的高興全跑走了。一拐一拐的走了回去。穿了那件黃色的賣票員的制服。

安尼一看見他便叫了起來：

「啊……哈！我的親愛的！你看你變得多漂亮了呀！……」她剛在洗臉，頭髮上夾了好些夾子，醜陋更顯了出來，可是她裝得那末嬌媚。

小安尼也從街頭走回來摸那件黃色的，已經脫了一顆鈕釦的賣票員制服。

安尼這晚上還特意給了他兩毛錢和一些銅子，她說他一定可以慢慢做一個好的人了。

他走到酒吧間去時，他們更歡迎了他，像對待一個戰士。伊凡諾夫也在那裏，瑪麗亞還沒有走，要等船期。她靠在他身上唱一首讚美大彼得的詩。

老板知道他是一個好主顧了，也陪着他喝酒，老板說：

「祝福我們的詩人賣票員！」

「祝福罷工！」

於是他的精神恢復了過來，他吹起牛來了。他罵那些罷工的工人，罵他們忘恩負義，罵那些還沒有罷工的工人是狗，是卑劣小人，他說他要建議公司減低那些中國狗的工資。不能再有二十元錢。他在這上面，表現了一點詩人的聰明，把大家都說得打噴嚏，流眼淚。

四

從大會上退了下來的一大羣賣票員。還張着眼睛，鼓着興奮的臉，吐着忿怒的謾罵：

「媽的！這樣剝削老子們，不是想把咱們弄死嗎？……」

「他娘，不管那裏罷工，總是這羣不死的羅宋人來破壞，老子不打死他幾個不是人！……」

人羣像潰了下來如潮水，驚動了全個街市，那些賣小菜的，上工廠去的，都伸着頭問：

「什麼事？……」

「罷工的！他媽，帝國主義資本家一定要打倒！……」

慢慢的人羣也就又走散了。分頭去幹一些事。

有幾個人便朝戈登路的靜安寺路走來。

「嗚……嗚……」剛好那大的黃色的汽車駛了過來。亞洛夫站在那上面。

「媽的！老子總抓着你了！」在汽車門剛一拉開的時候，便伸進一隻大手來把

亞洛夫拉了下來！

「啊……啊……」亞洛夫叫了起來，不知說一些什麼。

「你同老子們有什麼仇，要來破壞咱們！」一個拳頭打在他臉上。

「咱們這個飯瓢子，是好搶的麼？」另一拳又打了下來。

「剝掉他號衣……」

車裏全亂了，一些先生太太們都慌忙的擠着跑了。

一個巡捕趕來朝工人們揮着棍，有一個腿上吃了一下。

馬路上擠了許多看熱鬧的人，口裏不說，心裏叫着痛快，他們是同情中國工人

的。

一陣哨子一吹，從兩頭都跑來了巡捕。

打了亞洛夫，同時也挨了打的工人們，丟開手趕緊跑了。

有幾個巡捕追去，到新開路轉彎的當兒，終究抓着了一個，一路打着他踢着他，抓到捕房去了。

有兩個巡捕叫了車來，把受了傷的亞洛夫送到醫院去。

車子開回去了。可是又開走了。換了另外一個俄國人的賣票員。

五

亞洛夫睡在醫院裏。穿着雪白的睡衣睡在舖有雪白被單的牀上。他的傷並不重，公司答應替他出醫藥費。他用手摺摸着那個鴨毛的枕頭，心裏浮着高興，多少年了，他沒有這麼一人乾乾淨淨的睡過，這有點像他童年的生活，那個中學校的寄宿舍。可是他總有些不舒服，因為他的左眼腫得很厲害，敷了好些藥，又用沙布包住

了。他時時去摸牠，一摸着牠，就想起那幾個工人來，於是他又捻緊了拳頭，朝空中揮着。

安尼穿了一件花紗衣，沒有袖子的，帶着女兒也來看他了。

「呀……什麼惡魔，打成這樣子了！」她一看見那些綳帶就叫了起來。並且在胸前畫着十字。

「怎麼弄的，你這蠢才！」她又問他。

小安尼一聲也不做，她走到那茶几邊去，那上面放了一些她覺得好玩的杯子瓶子。

於是他說了起來，他還做出一付驕傲樣子，他說雖說他打傷了，可是那幾個工人也被他打得很厲害，他看見有一個因為他一拳打去，馬上便噴了鮮紅的血。

「該死的工人！」安尼喃喃罵着。

「不怕他們的，公司總不會再用他們，餓死他們吧！……」

「同你打架的一個，聽說已經關在牢裏了。」

「好，好極了，關死他吧！……」亞洛夫又捻緊了拳頭，這回才是真的得意。

亞洛夫睡在醫院裏有一個星期，他現在天天都有牛排吃，安尼也常常帶點中國梨子來。伊凡諾夫也來看過他一次，告訴了他許多消息。瑪麗亞已經動身了，馬得洛夫大佐也許要走。公共汽車的罷工工人還在鬧，挨打的人很多，可是公司無論如何是不會再要那些工人的了。他又告訴他每年都要罷工，都要換一批工人的。他又安慰了亞洛夫，說在中國總不愁沒有飯吃，他好了後仍然可以去的。

麗莎也曉得了這回事，爲了表示她恨中國工人，同情亞洛夫，她送了亞洛夫一把小刀。

亞洛夫於是在摸着那些好了的傷痕時候，便要摸那小刀。

日子過去了，罷工雖說仍舊沒有解決，而亞洛夫卻不能不出院了，他雖說很捨不得那安適生活，卻因爲復仇的心，也不准自己留戀，而脫掉了那白衣，走出醫院

了。

他帶着疤又走到廠裏去。他又穿着那制服，昂昂的站在車廂裏，他現在已經熟練多了。而且一到了站，便趕緊去摸小刀。他不止很穩固的得了一個賣票員的位置，還聽了伊凡諾夫的話，加入到一個團體裏去了。這個團體是很厲害的，專門對付上海工人的一個團體。

一九三二，九，三日。

夜會

最先曉得這消息是第三弄口上的七阿嫂。阿七還在馬路上賣花生米沒回來。李保生來說今天晚上有戲看，要七阿嫂叫阿七買三十斤花生米，還說要阿七祇能賺一個銅板一斤，因為都是自家人吃，便是阿七兩夫婦也有得吃的。

七阿嫂一曉得了這消息，一會兒就轉開了。好些人都跑到第十弄李保生家去聽。李保生沒看見，祇有幾個人在他門口捧着一張紙神氣活現結里結巴的唸。小麻皮也在那裏唸，說他們是戲子，真見鬼，小麻皮會唱他媽的卯戲。

快散工的時候，弄門口就貼了兩張寫了字的粉紅洋紙。認識字的都要跑攏來看

看。不認識字的就跟着擠去問問：

「什麼事體？」

「嘿，老哥！有人請過節呢！」

「叫朋友請酒，擺家家年兒……」

「過他閻王老子節，飯也沒有吃的，窮開心，

花生米不要吃，看看九一八新戲倒好呢……」

「嘿，今天廠裏張工頭還勸着，要我們捐幾個銅板把什麼東北義勇軍，說不要過節了，我們一個也沒有拿出來，我們比不得有錢人家過節，也不花錢，也不捐錢，鬼曉得這錢捐到什麼地方去！……」

「過鬼節，張印子才要過節呢。」

張印子是個放債的人，今天跑到這同和里，有五十多家多欠他的債，他逼了一些錢，還搶了許多破夾衣，舊桌子，連牀鋪搬走了的也有，弄得男人們都在心頭發

氣，暗地裏捻緊拳頭：『嗚的你狠，總有一天做死你！』女人們更有哭出來的。擡了牀去的人家，沒有法，在四處找稻草。

『買根壽的開水泡飯吃，快些呀！』

『小狗子，今晚有戲看呢，九一八是什麼，你懂麼？』

『媽媽不懂九一八，問爸爸好了，爸爸昨天同阿七講不准紀念九一八，說外國人要來捉的……』

都急慌慌的吃了晚飯，小孩子們因為想擠在前邊看戲，飯也沒有吃飽，都跑到第十弄去了。女人們碗也不洗往銅子裏一泡，牽着，推着也去了。這個弄裏自從春上吃過大鍋飯後，還沒有這樣熱鬧的集會過，這是一個新的晚會。

第十弄人全塞滿了。還在擠着來。屋子裏也塞滿了人，都從空的地方，人頭同人頭空着的地方，塞進一個眼睛去，樓上也是人，屋子上面也是人。第十弄的末端，不知在什麼時候搭了幾條木板，搭得高高的像個臺，大約是做戲臺的，卻也站滿

了人。臺上臺下都鬧成一片，聽不清講些什麼，時時從人叢中吼出一聲兩聲『李保生！你叫我們來做什麼，快些說呀！』

拿了一個話筒子，不是李保生，是第九廠的王大寶，他開始說起來了：

『今天……』

阿翠，小玉子，梅蕊，幾個站在一塊的，就悄悄互相推着，吃吃的笑了起來，看這癩痢頭不出，他也學着拿話筒子了。

聽到每人有一把花生米吃，就全場都笑了。

『真是小意思，大家不要見笑，不過吃着玩玩，那裏是過節？』王大寶也笑着說，後來忘記了，把話筒子拿在一邊，又接下去道：『媽那個辰，節，節在租界上過着啦，看那邊天，紅着啦，電燈密得像天河的星，人打扮得像洋畫上的妖怪，老子三十年了，還沒有過過節，小的時候還跟着我那媽拜菩薩，祇有鬼，我不信這些了。前年廠裏還放半天假，自從去年來，哼！別說了，咱們大家都有數目……』

……

對的，哪個心裏沒準兒，這弄裏就還有許多人上夜班。莫說笑聲都縮了回去，就要勉強裝個笑像兒，臉子也拉得痛。都不做聲，說不出什麼話，讓這癩痢頭說下去吧。

『媽的，今夜就叫着來聽你說傷心話麼？』有人心裏這樣想着。

靜靜的，王大寶也不說下去，祇有沉默在這裏停住，人都有點不舒服起來了。這時李保生才一下跳到王大寶的前面，他笑着說道：

『嘿，咱們別說那些什麼節了吧。那又值不了個什麼，丟把那些少爺王八樓婊子睡覺去吧。咱們今天請大家來玩玩，是因為咱們這同和里新組了一個班子，咱老李，不怕出醜，自己編了一齣新戲，他，黃伯祥便教排，戲子也不少，就行頭可憐得很，咱們都是自己人，別見笑。戲演得不好，包囑點，演得好，還得請大家都來咧，咱們這個班子叫九一八劇社……』

這樣一說，又把大家的心說開了，好些人又鬧了起來：

『九一八什麼呀？……』

『什麼豬蟲呀？』

『我來一個，李保生！……』

『噫……別鬧囉，李保生你說下去呀！』

『爲什麼叫九一八劇社呢？』李保生一大聲接下去說，全場便又靜下來：『那是因爲從去年九一八……』

『九一八是什麼？』從窗口送來一個女人的喊聲。

『我曉得的是在去年九月十八那天，東洋兵打濟陽，放火，放炮，殺人，姦淫，就同春上在閘北一樣……』

『對了！』李保生又大聲喊起來。

可是底下卻又有人接聲問：『是不是怕忘記了，來個會紀念？』

「要騙子才忘記，九一八好忘記，春上那一仗總不會忘記咱們這一弄堂人，看誰沒有餓過，反對東洋老板不肯上廠啦！餓飯好忘記，吃大鍋飯總不會忘記的……」從屋上也有人這樣喊起來。

「前次罷了工，又被什麼科長跑來說一陣甜言蜜語，騙着上了工，可是他媽的東洋老板卻又耍關廠了。老子不記得九一八，總記得東洋老板，總記得那些科長！要關廠麼，可不容易，總得拚下死命的……」

阿翠，小玉子，梅英……好些個紗廠的女工，不覺的也喊起來了：

「記得的！要打倒他們！」

「反對三日班！」

「反對張工頭拚工錢給東北義勇軍！——不知什麼人卻這樣喊了。

「放屁！東北義勇軍是民衆的，是我們的，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我他要捐工錢給他！」

「要捐！要捐！……」

「不准捐給張工頭，那走狗……」

於是李保生又拿起話筒子大聲的說：

「安靜！安靜！聽我講，我講完了，再請大家輪流上來演說，再演戲看。要早點完，明早還得上工的呢……」

「好！不要吵！」

「李保生你說呀！」

慢慢的才又安靜下來。於是李保生說，說了許多，一年來，他媽的東洋人從瀋陽打越瀋陽來了。佔據了東北，要打大鼻子去，英國，美國，法國……都高興讓他衝頭陣。另外的一些大鼻子人，就是他媽的白俄，也幫助他們。祇有我們的民衆義勇軍，孤孤單單的在那裏用血肉抵抗着。春上打了上海，十九路軍的兵士們自動抵抗着，但終於被斷送了勝利。現在上海又緊張了。東洋老板要關廠。幾十隻兵艦，

停在黃浦灘裏。砲架在下關，政府卻始終沒有一個兵抵抗着。一年來，看我們上海的工人，失業的有二三十萬。哪一天我們沒有失業的危險，一天天還要減低我們的工資，加多我們的工作時間，管兩部機器的，要管三部四部，要改三日班，餓飯的，起碼也有二百多萬人。他媽的，他們來替我們想過一點法子麼？你一罷工就派人來騙你，就雇白俄，用巡捕趕着你打，現在一年了，大家既然站在這一塊兒來紀念九一八，就應該想個法子怎麼來紀念……

李保生也是一個紗廠工人，一點也沒有了不起的地方，可是在這時，在大家心裏都同他要好得很，都覺得這個傢伙是在他們一羣裏不能少去的一個。大家就又喊起好來。

接着便是演講了，都爭着跑上去，從後面擠着，推開一些人跳上去了。

「讓他上去呀……」

夜會在這個時候，便更嚴肅了起來，忘記了中秋，忘記了花生米，連看戲也忘

去了。祇有帝國主義資本家，和他的一切走狗奴才，變成了各式各樣的猙獰面孔站在當前。切膚的痛楚，緊緊的箍着，個個都要喊出自己的聲音，都要拿起個什麼向前去撲滅了這勢力。

阿翠和其他的一些女工，都滾在這熱烈的潮聲裏，她們也跳上臺去破口的喊着：

「我們一定要團結起來，武裝起來，反對帝國主義……」

全個弄裏的人都和着她們喊，她們使他們更感到親切而且敬重起來了。

小夥子們也跳上臺去嚷，媽的個屁，看不出都是些能幹角色啊！

後來還是小麻皮想起自己背就的那套話兒，覺得有點癢起來，他才提醒着還要演戲呢。問大家還要不要看。

戲開始了。大家都樂着。是因為幾個人的化裝有趣極了。不曉得肚子上塞了一些什麼，弄得那樣大，帶上假鬚鬚，算資本家。小麻皮披一張狗皮的披風，跟在高

鼻子的帝國主義的後面，他扮的實在不是好角色，裝帝國主義的走狗有什麼用頭。大家都嚷着說：

『小麻皮！你吠吧！你把那套屁背熟了沒有？……』

『背熟了，我唸給你們聽吧……』

『等等，要等到高鼻子生氣罵你的時候……好，開始！大家靜些，』

戲開始了。可是底下還是時時嚷，譬如那鬍子說：『把那羣豬料我捆起來，他以為他們比我的汽車踏腳還值錢些麼？』於是底下就哄然的響起，『操你娘！打死他，打死資本家！』……後來好不容易才輪到小麻皮。他打起哭喪臉，拖着鼻涕似的說：『是，是，我的老爺主子！我的親乾爹！我一定要壓住民衆！民衆是什麼王八蛋，也敢抗日，我要殺死那些搗亂的，祇是，親乾爹呀！你總要收納我呢……』

『該死的！該死的小麻皮！抓下這個不要臉的，出賣民族利益的狗來打死他！』

……

李保生裝一個老工人又病又傷在牀上，他還是不斷的喊：

「起來呀！伙計們……」

於是底下更熱烈的響應他。後來甚至跳上幾個人去，擁着他吼了起來，也有幾個人跑上去要打那幾個。

戲劇雖說演得不很有次序，卻得着了擁護，大家都讓着說：「以後咱們大家都來演戲吧。這日本矮鬼還演得不好，還要兇些才像呢！」

一直鬧到十點鐘，才散會，有些人得着花生米了，有些人沒有得着，但都是一樣的滿意，像身體裏面加了一些什麼東西進去，個個穩健的，有着把握，懷着快樂的希望走向自己的房去，而在心裏大家都記得，十八號那天一定要參加市民大會去，那是我們的紀念九一八的大會。

給孩子們

幼稚園

愛若正騎在娜娜的身上。娜娜怎麼變成真的大黃狗了。他們倆在一片大竹林裏面跑，娜娜會把他帶到什麼地方去呢？跑着，跑着，忽然叮噹叮噹的響起來了，嚇的一下，怎麼從娜娜身上就跌下來了？怎麼那個胖河馬太太就站在面前，鼓着眼睛，沙着聲音說：

「乖！你起來了！」

起來就起來。擡着頭一望。好些小紳士也都在穿衣裳了。窗子外邊的樹葉上，

有一大片黃黃的清晨的陽光，從那裏流進來好些鳥兒的清脆的歌唱，流進來軟軟的柔風，帶着草的香，花的香，愛若高興極了，一跳就從被窩裏跳了出來，望着走了過去的河馬太太的後腦發笑，祇想在那剪短了頭髮，白的凸出的後腦上開個玩笑。可是河馬太太卻走出去了。愛若一面蹬鞋子，一面向大寶提議，悄悄的到水池邊去採一朵紫色的小花回來，一朵最先開的小紫花，他敢打賭說。大寶先有點怕河馬太太，後來也高興了，小寶也哼着要去，珍兒也哼着要去，要去就跟着走吧，哼唧唧幹什麼？可是回來的時候，河馬太太真的就發氣了，孩子們都站在房門口了排着隊去洗臉。河馬太太一發氣，珍兒就哭了，大寶小寶也把臉駭白了，趕忙說是愛若要他們去的。愛若就愛若，愛若不怕河馬太太，什麼一定要洗臉在一塊兒？……河馬太太不知道把他們當什麼東西管着？河馬太太一睡去了，長頸鹿太太又來了。這個長頸鹿太太更使愛若討厭。這兩個都是幼稚園的。保姆河馬和長頸鹿的渾名都是愛若加上去的，愛若聽過河馬太太的幼稚園的故事。愛若自己有時是虎兒，有時是

象兒，可是這些小雞小狗都太無用了。愛若講那些頑皮的有趣味的故事給他們聽，他們都高興，不過愛若一說，『走吧！小鬼子！』他們就都不做聲了，或者英兒，或者美兒就會說，『別聽他的，要挨罵的，不要出去，就坐在地板上，做好孩子！』坐得太長久，就睡去了，做夢夢到媽媽給糕喫。愛若看不起這些夢，愛若不要糕喫，也不要河馬太太，也不要長頸鹿太太做着醜樣子來摸他，喊他乖孩子好孩子……

這個幼稚園是一個有名的幼稚園，常常有坐汽車的老爺太太們來參觀，把河馬太太同長頸鹿太太忙死了，天天管着孩子們不准把衣服弄髒，外邊汽車一響，一個跑到外邊去招待，一個就悄悄頓着足，喊着孩子們說：

『唱！唱鴿子飛來！唱花園裏！不准望外邊！有參觀的！……』

『鴿子飛來，鴿子飛來，快！快！快！快！飛到這裏來！……』她提着頭先唱了，於是孩子們便跟着唱了起來，都坐着不動，眼望着外邊。於是參觀的來了；一個漂亮的紳士陪着一個美麗的太太紳士說：

「瑪麗！你看這羣小天使才乖，又乾淨，又聰明，唱得真動人，把小瑪麗也送來吧！」太太也笑了，走了進來，用她帶手套的手摸珍兒的頭髮，她問她：

「你唱這麼歌可愛的孩子？」

珍兒不敢答應她，還是不停的唱。

參觀了遊戲場，參觀了寢室，浴室，小的白潔的牀，小的白潔的澡堂，小的白潔的廁所，小的白潔的……一切都太乾淨了，管小孩子也管的好，都聽話，規矩，將來一定可以成乖乖的人，成一個紳士，乖乖的坐在辦公處，打字，算數目字，洗乾淨手了才喫飯，按月領薪水，養孩子，又把孩子送在幼稚園，或者就做河馬太太，做長頸鹿太太。於是小瑪麗就送來了，於是小瑪麗的爸爸又把財產算了一次，捐了一筆款子給幼稚園了。河馬太太更胖了，長頸鹿太太的長頸也更長了。兩個人還是成天忙着，管着孩子們坐在亮的地板上玩着，唱鴿子飛來。又在唱小麻雀了。

有一天紳士和太太又來了，不是小瑪麗的爸爸和媽媽好幾個，都走進來摸孩子

們的頭，摸下巴，有一個長女人，塗了很厚的粉的女人，也走到愛若的而前，摸愛若的臉龐，愛若真不慣極了，怎末女人這麼討厭動不動就在你臉上上來摸。愛若討厭這個厚粉女人來摸他，就躲開，擰着嘴，於是長頸鹿太太遠遠的便伸過頸子來說道：

「愛若！乖！握握李小姐的手！她喜歡愛若的。」

「喔，你叫愛若嗎？這個名字漂亮得很，你幾歲了？密司特張！你看這個孩子長得真美脆，有趣極了，像彼得潘。」她就把手拿在愛若的手中。愛若聞到她身上有一股味道，不知是什麼氣味，他就定定的望着她。她血也似紅嘴唇裏有兩顆放亮的黃牙齒，不曉得她要不要咬人。

長頸鹿太太又伸長頸子說：

「愛若！你跳一個卻爾斯登，這孩子跳得真好。」

於是小姐又拍着他，要他跳，讓出一塊地方來，圍着他看，把他放在一個圈子

當中，像看猴戲似的，紳士們也圍了攏來，把他當一個玩把戲的猴子看着。

「跳呀！你真乖！愛若跳得最好了，！……」

愛若鼓着眼睛望大家，他不動，要跳大家跳，先得出主意的長頸鹿太太跳。

河馬太太也急了，咻咻的催着：

「愛若乖乖，你跳給紳士們太太們看呀！……」

愛若望見河馬太太在流汗了，他忽然想起那個故事上的河馬太太來，常常爲頑皮的孩子們弄得流汗的，於是他忍不住的卻說了：

「我不叫愛若，我是虎兒，她是河馬太太，她是長頸鹿太太，長頸鹿本來也是幼稚生，不知怎麼又是太太了，太太也好，讓她做太太去吧，我不喜歡她。」

「什麼話，什麼話……」紳士們，太太們都有趣的笑起來了。

「真的，我不撒謊的，一樣的幼稚園，我去拿來給你們看吧。」他一說完便跳着跑出去了。河馬太太喊他也不應，她搖着大肚皮追出去了。河馬太太一定跟着他

在房子裏打了好些個，渾身都是汗，紳士們，太太們都喜歡看有趣的事，都不肯走了。了半天他和河馬太太在幾間房子裏賽跑，後來河馬太太的頭髮也跑散了，衣服也撕破了，走不出來，便坐在隔壁房角上哭起來了，於是愛若就把一頁藏在牀墊下的畫報拿了出來，紳士們，太太們一看就都哈哈大笑，眼淚也笑出來了，用一塊大手絹放在鼻子上用力的擤，原來畫報上畫的那個河馬太太同這個坐在屋角上的河馬太太真像，長頸鹿太太臉也紅了，當着紳士們又不敢做聲。孩子們看見別人笑，也就都大笑起來了，愛若高興的說着：

「鸚鵡應該說：『快躲起來吧，到寢室裏去。』……」

可是紳士們帶着太太們卻走出去了，他們假裝出一付嚴肅的臉，長頸鹿太太說：「這個野孩子要好好管着他。什麼人家的，危險人物呀！」

這次的醜事得太厲害了，河馬太太把一付胖的臉在長頸鹿的頸項上擦睡淚，兩個人傷心的哭了半天，怕沒有人給幼稚園捐錢了，怕都把孩子們帶回家去，換了幼

稚園了，到晚上才想好了一個主意，就是寫封信把愛若的媽媽，要她把愛若帶回家去。愛若的媽媽抱着邁克兒就來了。媽媽是喜歡把愛若放在幼稚園裏的。媽媽又是極喜歡愛若的，河馬太太騙着媽媽說：

『幼稚園的地方太小了，現在不要寄宿舍了，孩子是可以來的，不過要住在家裏，來去要有看護送，媽媽最好請個看護送孩子。』

媽媽講了一些好話都不成，祇好帶着孩子回家去，媽媽說：

『要有一個娜娜也好了。』

愛若說：

『邁克兒有個娜娜。』

媽媽笑着說：

『邁克兒的娜娜是真的娜娜就好了，就好送愛若上幼稚園了。媽媽明日替愛若找個娜娜吧。』

於是愛若就離開了那個幼稚園了。

有趣的媽媽

現在愛若住在家裏了。

愛若喜歡假裝着搖鈴，「噹，噹，噹，啊，邁克兒！起來了！」於是他又瞋着擰起腰在掃地的媽媽說：

「媽媽要說，『孩子，乖，你起來了！』媽媽怎麼不學河馬太太鼓着大眼睛呢

呢。

媽媽拿了開水和燒餅來，愛若也一定要洗了手才喫，還要說這是最好的牛奶呢。

愛若很喜歡媽媽，媽媽比河馬太太，比長頸鹿太太都可愛，雖說河馬太太和長頸鹿太太都做得更像愛小孩。愛若有幾次想替媽媽另外取一個名字，總想不好，媽

媽不像虎兒，又不像象兒，媽媽又沒有翅膀，不是就叫他做仙女，媽媽最好是叫媽媽了，於是愛若也就不再想替媽媽取名字了。

爸爸是一個使愛若奇怪的東西，紳士不像紳士，衣服是穿得同這些來參觀的紳士們一樣的。可是他不要手套，不拿棍子，不叫愛若跳卻爾斯登，他有時候同愛若玩起來也像一個小白鬼子，像一個小黃狼，可是有時候又凶起來，他常常同媽媽說：

「都是你不好，進什麼幼稚園。把孩子反弄壞了，那祇是鬼族幼稚園，你看，他懂得這樣多事情了。」

鬼族，真有點鬼族，看那些小紳士，小太太，就真嘔氣了，都沒有邁克兒好玩，邁克兒比那個都小，可是跌了跟斗，他不哭，拍拍手，望着愛若笑笑又玩他自己的去了。

媽媽一做事去了，愛若就同邁克兒玩，要邁克兒扮河馬太太，挺着肚子。扮青

娃請酒，也挺着肚子。邁克兒喜歡扮蜜蜂，嗡嗡嗡嗡，邁克兒就裝做飛出去了。到了花園裏，花園裏的花。都緊緊的排着隊，站着不動，歪了頭望着邁克兒，邁克兒說：

「小紅花，小紫花，你笑一個吧。媽媽喜歡你。」

邁克兒就站在她們的肩頭上。

她們不懂邁克兒的話，假如是真的蜜蜂的話，她們是懂得的，她們都奇怪的望着他。邁克兒也明白了，他就學着真的蜜蜂的話嗡嗡了起來：

「同邁克兒到草坪上去跳卻爾斯登吧，愛若告訴邁克兒的，去呀，去呀，小花兒！」於是邁克兒就從花的肩頭上先飛了。

可是花兒都皺着眉，花兒不能夠去。園丁剛剛澆了許多臭水把花兒的脚都淹着了。又把她們緊緊的綁在一根柱子上的。她們走不動，等下又會有小紳士們的大皮球來壓她們。邁克兒飛回來一看，真的她們都是綁着的，邁克兒走攏去替她們去解

繩子，總是解不下來，後來邁克兒才明白他是一個蜜蜂，蜜蜂解不開繩子，於是他不肯扮蜜蜂了，他還是要做邁克兒，於是他一下又就是邁克兒了，他還是坐在愛若臉前，愛若又要他扮爸爸，自己扮媽媽，要邁克兒坐在凳子前邊學爸爸寫字。邁克兒也不想怎麼不是蜜蜂，怎麼又沒有花園，他笑了一笑真的便去學爸爸了，本來邁克兒是長得真像爸爸的。

一喫過了晚飯，媽媽就抱着邁克兒坐在矮椅上，愛若坐在媽媽對面小凳上，媽媽就開始說：

『從前有個孩子……』

愛若就張着眼睛，心裏想，『媽媽，這孩子不會是愛若吧？』

『是一個聰明的可愛的孩子，他很小就送到了幼稚園裏……』

『幼稚園裏有紫的小花。有一個小池塘，還有一個河馬太太……』愛若這樣想。可是媽媽卻是這樣講的：『這個幼稚園是世界上最好的一個幼稚園，鬼族的小

孩子們都不准進來，住在這裏的小孩的父母，都是一些創造這個世界的人。他們在半空裏，在地下室流着汗，不停的要創造出一個真正好的世界來，所以才爲他們的孩子建立了一個又大，又美麗的幼稚園。」

「比河馬太太的幼稚園還好嗎？」愛若擔心的問。

「好得多了。祇要孩子們一到了那裏面，就更聰明了，不祇會唱許多歌，還會修房子，做織布機，連飛機也會做。飛機，愛若看見過的吧？坐了飛機就可以去打強盜，……」

強盜是什麼，強盜一定是強盜，是要打的東西吧。

媽媽的故事總是講不完的，愛若和邁克兒就又睡着了，就又坐了飛機去打強盜了。

於是第二天又來了，媽媽又要同愛若講幼稚園，講小朋友，講一個大兵，還要講彼得潘，講永無島，講敵人，講胡克。胡克是一個大海盜，他的右手是一個鐵鉤

，兇殘到極點了，沒有人不怕他，但是他打不過彼得，他怕彼得，後來是彼得把他推到海裏喂鱈魚了。彼得是一個永遠的孩子，不會長大，不會穿紳士的衣服，到寫字間去打字，不會長鬍子。愛若聽得有趣極了。有時候學着彼得向邁克兒說：「這回我和胡克分個死活。」

可是爸爸是不喜歡彼得的，爸爸也不喜歡胡克，有時爸爸抓着假的彼得，像河馬太太，不，像達林先生，也不，像一個爸爸似的吼着說：

「要不得，要不得，趕走彼得，趕走胡克，鬼話！你要把孩子往什麼地方送呀！送到永無島上去麼？」

媽媽卻笑着答應：「你要我講你翻的偷雞隊麼？」於是媽媽不講彼得了，又去講小黑貓變仙女了。

媽媽大約一定會同着愛若，邁克兒，去看鮫人，也會飛，常常是住在有野花的，山上，有小屋的永無島，有青蛙，有小魚，有睡的蓮池旁，或者是荷葉上吧。

爸爸一早起來，等不到喫最好的牛奶，就是媽媽從後門邊提進來的開水，便到前屋裏去抹桌子了。媽媽也趕忙走過去，媽媽說：

「有幾個囉？」

「五個六個吧。」

六個什麼呢，還是六個河馬太太，六個蜜蜂，六個胡克……

「我想是要預備午飯的了，假如喫飯祇是像彼得他們那樣裝着喫，倒是好辦的。」媽媽等不到爸爸笑出聲便又走過來了。

果然，一點也不用擔心，一個，兩個就來了。來的不是河馬太太，不是蜜蜂，不是胡克……是像爸爸那樣的。他們都躲在爸爸的房裏，講故事，是講的一些驢子話吧，愛若總是聽不懂。愛若時時跑過去，躲起來看他們都裝出一付正經的面孔，爸爸又是爸爸，不是小白兔，不是小黃狼。後來忽然就看見一個什麼的眼睛了，是

像媽媽的那樣的眼睛吧，後來她就走出來了。她握着他的手，便問道：

「你是那個？」

「我是愛若，」他想起也應該問一問別人，所以他也莊重的問道：

「你叫什麼名字呢？」

「我叫鈴鈴。」

「鈴鈴」愛若望着她，鈴鈴是一個什麼東西呢，是一個有趣的東西吧，管他，是鈴鈴就好了。

邁克兒顯見得是同鈴鈴很熟的，他一下就把她抓着了。鈴鈴就同他們坐在一張長的沙發上，他們扯她的頭髮，她也扯他們的頭髮。

「鈴鈴！有個叮克鐘兒，是你的本家麼？」

「什麼，叮克鐘兒，啊，那個小仙女麼，我認得她。」

愛若的小嘴撅着了，看得出他一定有點失望。

「我想媽媽同她很熟的，是媽媽告訴你的吧。」鈴鈴祇是爲着想安慰愛若才那末說的吧。

這時媽媽也走了過來。媽媽卻這樣的說：

「是的，鈴鈴不認得叮克鐘兒，但是她認得許多胡克，認得許多彼得潘，她同胡克打過仗，她還曉得胡克在什麼地方，你們要她引去吧，她認得路的，她不知多少回引小平去看過。」媽媽真好開玩笑，她不過想使鈴鈴在孩子們面前受點窘。

孩子們真的就嚷起來了，先是愛若說：

「鈴鈴！帶我們去吧！」

邁克兒也說：「我是去要的。」

這個玩笑真是開得不小，孩子們太認真了。鈴鈴抱怨着媽媽說：

「我祇好不管了，我要走了，我還有許多事情，你自己真太小孩子氣了，我想你應該先學會變戲法才好。不是你騙不好小孩們的，你看他們都真的相信了。」

看鈴鈴的樣子，她的確像不認得彼得潘，不過媽媽還是要頑皮的說：

「不要信她，她是真的可以同你們去的，愛若，她是要你向她行一個海軍禮，邁克兒就給她一個頂針，她就可以真的同你們去了。」

愛若以為還是相信鈴鈴可以帶他去好些，他就同邁克兒照了媽媽的意思抱着鈴鈴吵起來了。

鈴鈴曉得再埋怨媽媽也沒有用了，真是好搗亂的媽媽。鈴鈴祇好說：

「要走就走吧，可是愛若以為應該怎樣去呢？」

想來是應該飛的吧，飛一定比坐黃包車有趣，愛若在夢裏是常常飛的，愛若就主張也學文黛她們一樣，是從窗戶裏飛出去。

當然邁克兒也是贊成這樣的，他以為有翅膀是好玩得多了。

於是媽媽便把不要的申報紙拿來，剪了幾個翅膀，有兩個大的是給鈴鈴的。

一瓶明星漿糊都貼完了，還加了一些米湯，才算是貼好。他們就試着來飛，鈴

鈴祇以為是騙騙小孩子玩的，那個曉得真的就飛起來了。當然飛得最好的是愛若，因為邁克兒太小，太頑皮了，他常常亂踢着腳，所以常常在屋子中翻跟斗。鈴鈴飛了一個圈又掉下來了，她實在有點嘆力，看見邁克兒的，就會知道她一定不是一個好的飛行家，她祇是一個胖胖的鈴鈴。鈴鈴掉在地下了，她仰望着浮在上面的愛若說：

「好，我不去了，我飛不起來了，你們自己去吧。我要開會去了，真是太胡鬧，我假如還要攔一會兒，我就又要受批評了。」

她反轉手去，要扯下那翅膀來，還好，邁克兒一下就把那隻手抓住了，愛若也把另外那隻手抓住了，兩個人一擡，於是鈴鈴又飛在空中了。

「趕快走吧，不是鈴鈴又要開會去了。」愛若同邁克兒說。

於是兩個小傢伙不管三七二十一便拉着鈴鈴朝窗子外邊飛去。屋子上面搭涼棚的竹篙子還把鈴鈴的肩頭打了一下。

這個玩笑怎麼弄成真的了，媽媽這才焦急起來，趕忙跑到窗子邊，喊着愛若，喊着邁克兒，又喊着鈴鈴，問他們什麼時候好飛回來。

爸爸他們也跑來看，這時他們已經飛得很高，祇像一個小鳥兒了，鈴鈴這天不應該穿長旗袍的，他們還看得見那討厭的袍緣時時裹着她的腳。

爸爸他們倒並不怎樣奇怪，祇寬慰媽媽說：

「放心好了，有鈴鈴在那裏，他們一定很好的，一定會回來的，會報告我們一些有趣的故事。」

可是媽媽後悔了，她沒有想到會弄假成真，她祇想捉弄一下鈴鈴的，誰知把自己捉弄住了。沒有了愛若和邁克兒，她怎麼能夠生活？她應該多剪兩個翅膀，同他們一塊兒飛去的。她覺得她有兩顆眼淚鎖在眼睛上了，她要去揩牠，又怕有人看見，她害羞的來望望房子周圍，她看見邁克兒的駝絨小黃狗歪着頭望她，她不覺的叫了起來

「娜娜。去呀！去把邁克兒找回來。」

娜娜還是祇歪着頭不說話。

媽媽自然不肯燒午飯了。爸爸他們到底是不是學着彼得他們那末假裝着喫午飯的，就不知道了。

我還一次紙要七個

飛，飛，先還看見媽媽站在窗子口，後來就分不清了，這個地方的弄堂房子是數不清的那樣多的。一些高樓又把那些弄堂房子遮住了。飛過高樓去，又是另外的高樓了。於是他們就儘往上飛。鈴鈴也會飛些了，她想她不會掉下去。她就飛在前邊引路。可是邁克兒老打着圈子，他忘記了胡克，他以為太好玩了，他問愛若道：

「你以為這個像什麼？」

「像做夢睡在雲上面的。」愛若就飛上了一朵白雲。

「不，像在大澡盆裏洗澡。」邁克兒又去用腳划着空氣。

「當心，別掉下去了，道底下正是一個大黑洞，你看。」

鈴鈴往下面一看，原來是一個大烟筒，正在噴出濃煙來，有兩顆煤煙衝在她的臉上了。

爲躲避這一陣煤煙，於是又朝上飛去，太陽正灑在他們身上，這個金色的，放着許多金箭的太陽是更有點熱了。他們的臉都有些紅起來。幸好總有風，把他們剛剛一出來的汗便吹乾了。愛若以爲最好鈴鈴還是把長旗袍脫了好些，不是她會趕不上他們，鈴鈴也忘記了裏面祇穿一件男孩子們穿的小坎肩，她真的就脫了。她又以爲把長旗袍墊在他們身子底下也好，可以休息一下，假若不願意飛的時候，就坐在那上面。他們也贊成了，就在那上面坐了一會兒。

忽然邁克兒卻叫了起來：

「我的背脊骨有點痛起來了，替我看看吧。」

原來是因為漿糊被太陽曬乾了。愛若也覺得有點痛起來。

「貼的時候，我就想到這個漿糊是靠不住的，我看見那個商標是太陽牌的，我們還是用點水來弄溼牠吧。」

愛若就用口水去舐邁克兒的翅膀。舐了半天還是不夠。他想起幼稚園的那個小池塘，他提議快些飛到那裏去，而且他口也渴了，他要喝一點水才好。邁克兒也想看看那個幼稚園，鈴鈴當然也說好，她要同兩個孩子爭是沒有用的。於是又朝下飛來，把旗袍捲在胳膊底下，穿過了好幾朵白雲，有兩次同老鷹幾乎碰着了，後來才又飛到一些屋頂上面，不過總是找不到那個幼稚園，還是飛到一條小河邊，幾個人就落下來了。鈴鈴便替邁克兒黏翅膀，愛若就把頭低到河裏，咕嚕咕嚕的在喝水，這時忽然聽見什麼地方一個小孩的聲音喊起來：

「鈴鈴！鈴鈴！」

都奇怪起來了，怎麼這個鄉下也會有熟人。於是就四方望去，原來在河岸上正

坐得有一個小女孩。小女孩就是小畢三。鈴鈴一想，記起來了，就跑過去問道：

「你怎麼在這兒呢，你不是同媽媽回到阿阿村去了的麼？」

「是的。媽媽做夢，說爸爸被胡克捉去了，說爸爸頂喜歡我要我去捉胡克，媽媽替我貼了兩個翅膀，可是我飛低了，一下不小心，翅膀掛在樹枝上，拉破了，就掉下來了。」

「啊，你真勇敢呀！你一個人也要去捉胡克麼？」愛若很欽敬的去拉小畢三的手。

「怎麼你的鼻子還沒有長高起來，我都長起來了，媽媽天天替我捻的。」邁克兒好奇的望着她。

鈴鈴又去看她的翅膀，幸好破得很小，鈴鈴就在一株樹上，找到一些膠水，一會兒就補好了。鈴鈴說：

「你的爸爸今天還同我在一塊兒討論九一八。他剛剛剃了和尚頭，怕你都會不

「聽了，咱們就一塊兒飛回去吧，我看，別去找胡克了。」鈴鈴就望着三個小孩子。

「還早得很。」是邁克兒先答應。

「假如連胡克還沒有看見，真冤枉。」愛若是這樣說。

「不管爸爸在那裏，還是先把胡克捉住了再說吧。」小畢三在鄉下住了大半年，果真勇敢得多。當然她也曉得邁克兒和愛若一定是不想轉去的。

鈴鈴心裏爲着難，她不知道應從什麼地方飛去才可以看見胡克。但是她明白，倘若說沒有，孩子們一定會不相信的。她祇好說：「好吧，飛呀！」

但是又來了一個岔子，上面有三個白鳥一直朝他們飛來，他們都把手放在額頭去看，原來又是三個女孩飛來了。鈴鈴心裏真奇怪，難道真可以貼了翅膀就會飛麼？

三個女孩子軟軟的就落在他們面前了。

「啊！真倦死了，我們休息一下吧。」你看毛毛真像一個大姑娘似的好看了。
Baby 不知道跑到什麼地方了的也弄在一塊兒來了。

寧兒剛剛會走路，也要跟着跑出來學飛，一定是媽媽又進了醫院，爸爸編白話報去了，她偷着跑出來的。

邁克兒一看見人多，就唏開嘴來笑。

「毛毛怎麼你一個人來了？」鈴鈴看見這樣多小孩都聚在一塊了，心裏真有些擔憂，假如你們媽媽都聯合在一塊，說鈴鈴帶着你們鬧，可怎麼好！

「阿點，有肺病，出不來，阿寶昨天吃香蕉吃多了。所以我一個人出來了。你怎麼好久都不去看媽媽，媽媽說小報上又在造你的謠，媽媽氣極了，說是胡克幹的，所以我出來打胡克來了。」

「我是接了小平的信，小平那裏有許多胡克圍攻他們，小平寫信要我們去。小平又說他那裏好玩極了。幸好媽媽上天津去了，爸爸又不管我，我就悄悄邀了寧兒

一塊兒出來，可是弄錯了路，假如不遇着毛毛，還不曉得飛到什麼地方去了。」
Baby 這樣趕忙的告訴鈴鈴。

「鈴鈴，你一定要帶我們一塊兒去打胡克，打完了胡克，同小半在一起，加入了兒童團，那才好呢。」寧兒也結結巴巴的說。

鈴鈴曉得逃不掉了。一個，兩個，……六個了。不是六個河馬太太，不是六個蜜蜂，不是六個胡克，是六個勇敢的，不怕一切困難，而要去打死胡克，所有的胡克，所有的胡克的黨羽和爪牙的可愛的兒童。「好，鈴鈴真的心裏這樣堅決的想，「我就同你們一塊走吧！好，六個，索性是七個吧，莫把薇忘記了。好，七個，就祇要七個了，多的，你們自己跟着去算了，我這一次祇要七個。」

他們一羣動身了。薇也來了。他媽媽真好，聽說鈴鈴要把他編在這篇故事裏，向愛若他們一羣去打胡克，高高興興答應了。他們這一隊連鈴鈴是八個人，正好一桌。愛若做隊長，鈴鈴祇做參謀，做引路的人。於是從小河邊就排好隊向上飛去了。

。微微皺着的河水裏，映出藍色的天空，映出這七個飛着的小孩，還和那祇穿一件
男孩小坎肩的鈴鈴

途中

這的確不是一個安靜的旅行。孩子們總是有點頑皮的。大家都不肯規規矩矩的飛，有時要往上，穿過了一團白雲，又穿過一團白雲，慢慢的看不見地面了。迷失在白的巨大的霧團裏。有的蹲在這一塊上，有的睡在那一塊上，風一吹來，於是東的東去了，西的西去了，而孩子們便叫了起來，又從霧裏彙了過來，手一握着手的時候，就大笑了。鈴鈴幾乎被他們捉弄死了。邁克兒老喜歡踢着，划着，他還要寧兒和薇去學他，鈴鈴真擔心他們，假如一不小心，掉下去，落在雲上還不要緊，要從雲裏穿了下去，落在地面上，也許是石頭，也許是水門汀，也許是屋脊上，又沒有預備飛行傘，那不會把骨頭都跌碎嗎？她不知道小孩子們學飛比學走路容易得多

、祇要貼上兩個翅膀就行。有個時候他們又喜歡往下飛，從雲頭上像孫悟空一樣的打着跟斗往下彙，真把鈴鈴急壞了，她連喊着：

「小心呀！小心呀！寧兒！讓我來牽你！」

可是孩子們一點也不聽她的話，一路笑着就下去了。弄得沒有辦法的鈴鈴，祇好跟着滾下去，她心裏卻也奇怪：「嘿，一點也不頭暈，比坐電梯強多了呀！」

後來幾個孩子就吵起嘴來了。原因是做隊長的愛若忽然想起了彼得，於是他說道：

「我以為我們也應該有一個文黛，譬如邁克兒就還須要一個母親，而且有一個文黛，那我們一定更覺得有趣了。」

邁克兒想到在小屋中的邁克兒，文黛祇准他睡搖籃。他便說既然沒有文黛，就不必再要一個文黛。

寧兒卻想到在母親身邊吃代乳粉，她於是高興的讓着：「最好有一個文黛！」

但是這個事被幾個有資格做文黨的女孩子反對了。Baby 銳聲的叫道：

「我不要，那個沒有用的小老太婆！」

「她連禿禿都不如，她一點也不能打胡克！真倒黴，假如你們要我裝文黨。」
毛毛當然是最有資格被選為文黨的。

「我說，咱們別要這小女人了吧，讓那些鬼族幼稚園的小紳士，小太太們抱洋囡囡玩的去做吧！我們不要她。」小畢三頗有爸爸的風範，那末伸展了卓別林式的眉毛。

愛若雖說論厭死了河馬太太幼稚園的那些小紳士，小太太們，可是他幾乎疑心小畢三是有一點點諷刺他，這個疑心也是要在那些鬼族幼稚園裏才能夠學來的。愛若馬上就曉得他疑心是錯了，他客氣的說着：

「你能原諒我嗎？」

「我不懂。我媽媽還沒有告訴我認這個字，你不曉得這些中國字多難認麼？」

『小平他說他已經能夠當記錄了。他們是學羅馬字拼音。』Baby 像懂得很多的。

不過到底要不要文黛妮，寧兒還是在想勒吐精代乳粉。後來他們祇好向鈴鈴，真是好笑得很，她那末大了，未必也怕別人要她裝文黛妮，她那末袒護小畢三，她說：

『當然不要，現在的女孩不同了，她們都是勇敢的，撲殺胡克的彼得。飛呀！飛呀！快遇到胡克了！』

於是幾個女孩子都大聲嚷道：

『這回我和胡克分個死活！』

男孩子們也嚷了起來：

『這回我和胡克分個死活！』

都加快了飛行。風嘶嘶的從身旁刷過，啊！快遇到胡克了啊！

紅 粑 粑

這一段路並不像到永無鄉去那樣的遠，實在祇要一會兒就到了。孩子們都很性急，這樣自然好些。

很遠很遠就聽見了嘩啦啦的聲音。做隊長的愛若立刻就懂得了。他做了一個手式。噓了一聲：

「輕輕的飛吧！薇薇不要頑皮，把翅膀打得那末響！」

孩子們也都明白了，都快樂得忍不住的要笑出來。於是大家慢慢的飛上一條白河。在很遠的上游，正停有像鯨魚樣子的五隻大船，那就是紅粑粑的船。

這個紅粑粑真是講起來就有人打抖。他的名字，不祇在白河上駭得死人，就是在東河，北河，西河，南河，那一條河上，那一塊地方他沒有去殺死幾千幾萬人？他是太平洋裏的第一個強盜，全世界都聞名的。他生得很矮，可是很寬，一副大黃臉，黃得像蠟一樣。有兩個銅鈴一樣的眼睛，裏面放出綠光。血盆大嘴，嘴裏還伸

出三顆長牙。那樣子是再難看，再驕橫，再殘忍沒有的了。他在出世的那一天，就賭了咒，一定要殺盡一切好人，一切其他的強盜，在這個世界上祇准有一個王，就是紅粑粑他自己，還和一些他的黨羽，他的奴隸。你看他這個咒賭得大不大，他真的就那末四處橫行，殺了好些人，搶了許多財產，有了許多奴隸。這天不知道他爲什麼又游駛到白河上，正在拋錨呢。

孩子們慢慢的飛近了，船上的旗幟很分明，鈴鈴說：

『愛若！我們碰到最大的敵人啦，你要小心，不要讓我們有一點損傷，我爲我們先要開一次會議再下總攻擊令呢。』

愛若也懂得她的話是正確的，可是有點好奇，口裏喊他們慢點飛，自己卻不肯停止飛航，尤其是小畢三，她太把敵人輕視了，她急速的要飛到那船上去看，她飛在最前面。這些小東西，也就不背服輸的追去，鈴鈴一方面喊她們停止，一方面卻祇好也跟着飛。那個不懂事的徽，還用力的打着翅膀，大聲的嚷：

「啊！到了！打倒紅把把！」

寧兒也附和着。

不管船上是怎樣的鬧，鐵的索子在架子上滾去滾來。廚房裏的刀叉敲的磕磕的響，卻仍然驚動了他們，第一個聽到的，還不是紅把把，是他的一個忠心狗。狗的嗅覺和聽覺都特別靈敏，所以你如要打胡克們，得先防備他們的狗。那隻狗叫做約翰，牠常常可以在紅把把那裏得一點肉骨頭，牠這時一下就聽到孩子們的聽音了。這種狗真是壞蛋，牠一點也不吠，祇輕輕的抓着紅把把的褲腳管。紅把把馬上明白了。立刻下令船上不准鬧，鐵索沒有聲音了，廚房裏也安靜了，紅把把從一個侍衛手裏拿了一個望遠鏡。孩子們還一點也不知道的互相笑着往前飛。等下就可以曉得這幾個孩子怎末樣了。

不要望遠鏡也可以看清楚了。像一羣小蜻蜓，小飛蟲的那末遠遠的飛來。綠鬚子含着一個煙斗的問：

「這羣小蟲幹什麼的？」

紅把把因為用過望遠鏡，他知道了是愛若他們，他叫都要把大礮架好。

幾百個礮手都預備好了，他們心裏都這樣想着：『不能用這樣多的礮打幾個小孩，』可是他們都怕紅把把，一點聲也不敢出，而且樣子也不敢做，因為紅把把還養得有那樣多的狗來管他們的。

小孩們飛得一點次序都沒有，那末趕先的鑽着，又不是看猴子戲，又不是玩耍，紅把把看見連鈴鈴也飛近了，高興得笑了起來，約翰用前爪四處的抓着，綠鬍子，牛角尖，都在紅把把的指揮之下，抖擻着，祇等再一飛近些就下令開礮。礮手都握住了礮鈕，眼睛一瞬也不敢瞬的望着他們。孩子們因為自己鬧去了，所以一點也沒有留意底下，後來還是毛毛忽然喊起來了：

「他們曉得了，聽，他們一點聲音都沒有了！」

「不怕！不怕！有孩子這末答應。」

「趕快下令，愛若！打回飛！」鈴鈴連礮孔都看見了。

愛若也看見了，他已經明瞭敵人已經有了準備，而他們一點籌劃還沒有，於是
他轉過身來：

「向上飛，在第二朵雲上集齊！」

可是什麼都太慢了。一百架大礮就在這時轟的一聲放出了一百顆礮彈，煙霧瀰漫
漫了一大團，煙霧消去時，這個空間已經沒有了孩子的蹤影，祇有青的天空，透明的，
遠遠飄忽着幾縷淡淡的白雲。下面是白河裏滔滔的大水，五十丈深的大河，連
船隻也不敢停泊在紅粑粑附近的大河裏，祇有銀色的水，翻騰的滾滾的向着大海流
去。紅粑粑心想這羣不知死活的孩子，一定粉碎了四肢沈在水中去了。於是他哈哈
的大笑着，而船中又回復了騷鬧，廚房裏拚命的打着鍋蓋，這廚子一定是一個北方
人。

這羣孩子到底怎麼樣了呢？實在因為沒有防備，大礮雖說沒有打中他們，卻被

氣把他們吹跑了。他們自己一點抵抗力也沒有，暈頭暈腦的一陣衝，直衝到好遠才清醒過來，還正睡在一朵烟上面。邁克兒自己以為打倒了紅把把了，他問他們紅把把是不是就是那個長得像個圓球的。Baby說：

『我以為是那個有紅鬚子的。』

『我祇看見一排大圓口望着我們。』薇是說得最真實的了。不是有一百個吃人的大口望着他們嗎？

『歸隊！歸隊！』愛若飛在前面來點數。他看見鈴鈴在那裏揩眼淚。他們都着急了，以為鈴鈴生他們的氣，假如鈴鈴要回去，那怎麼好？幾個孩子都圍着來摸她的臉。原來她是被一顆砂子飛進眼裏去，痛得眼淚也流出來，她抱着眼睛措了半天，才算好了。大家才放心。可是在點人數的時候，大家又恐慌起來了，四處都找不到小畢三，她是飛在最前面的，一定被那大口吸了進去，或者就掉在河裏了。鈴鈴尤其不放心，她想起她爸爸，他是那末愛她的，她祇好說：

「你們在什麼地方等一等我，我去找找她，那邊，那邊有個小屋，你們就往那裏去，我一會兒就來，最好你們是應該歇一歇，吃點什麼東西了。」

鈴鈴一人離開了他們就又往回飛去，打了許多圈子都沒有看見，她又悄悄飛到紅粑粑的船那邊去，也沒有看見什麼，她祇好又飛回來，這回是並沒有沙子，眼睛邊也有了眼淚了。祇好又飛回來，她到小屋時，祇聽見底下沸騰着一片歡聲，她一邊降下來，一邊心裏罵着：

「唉，你們還快活！」

可是立刻她自己卻快活到忘記了飛行，碰的一聲便墜下來了。孩子們都大笑。第一個跑上去把她扶起來的自然是小畢三，第二個跑上去握她的手的，卻是一個陌生的孩子。一個頑健的精悍的她不認識的孩子。她問道：

「你是誰？」

「德娃利斯。鈴鈴，你好麼？婆婆常常想念你，鈴鈴你來得真好，讓我們一塊

兒商量着來對付紅把把吧。我們一定可以滅掉他，」

「啊呀！這個孩子是那末老氣的，他到底有多大！好像比鈴鈴還有把握的那麼一付神氣。這孩子到底是誰呢？若不是——可不正是一年多沒有看見了的小平麼！

嘿，就是小平，看那樣子不出，他可真能做記錄？孩子們都圍着他問：

「當然能夠啦！這有什麼希奇。到我們那裏去看吧，比我小的畫家，音樂家，工程師，多得很。我們自己教育自己，我們在一塊兒生活，在一塊兒工作，我們還有政治討論會呢！不像你們是交把保姆的！」

「是交給河馬太太的！」愛若糾正他。

「那你們是在那裏呢，帶我們去吧，我們都可以飛去的。是永無鄉吧，我們去了不要再回來了。」

「我想一定是小人國了。」

「小人國裏有沒有黑色的天鵝，靜靜的浮在水上？」

「還有張着帆的小船，小船上睡着穿紫衣裳的公主吧？」

小平似乎不懂得這些話，望了他們一會，便走到一邊的沙地上畫圖去了。

小畢握着鈴鈴的手，告訴她，她是怎樣掉落在河中，怎樣遇着正在泗水的小平，怎樣來到這小屋，怎樣愛若他們飛到了這裏……

「小平！我想同你說幾句話，你在畫什麼呢？」當然鈴鈴沒有很隨便，彷彿有一點生疏，大約是這孩子太老氣了。

「好，等一會兒。這個很要緊，還得仔細商量呢。叫他們都到小屋中去，裏面什麼都有；今夜不能休息呢，得飽吃一頓晚飯，叫他們預備，那雞蛋不比你們那裏的大多了麼？你們那裏的雞也是受剝削的呢，哼哼！」

「當然是要剝削了才能吃，難道生的也能吃麼？」愛若很懂得的這末想着，便帶着孩子們進小屋去了。

太陽在這個時候，成了一個大的紅色的輪子落在遠處的山邊上，那些層層疊疊

的羣山，都變成紫靄色的一抹，塗在天際線上。白河裏的水波，和着天空的雲彩，都變成了血色的，五顏六色的放出一個傍晚時候的光輝。在遠處，白河的那一頭，有幾個黑點密集着，便是紅把把的五隻大船。遼闊的平野裏，稀稀朗朗，孤獨的立着幾根蒼老的，叫不出名字來的樹。那邊，就在那個曠地上，那個叫小平的小孩，彎着腰，注精會神的在沙地上畫着。這邊，這個鈴鈴坐在小屋子的外邊，一邊看着這個生疏的孩子，一邊想着今晚怎末滅掉紅把把的事。她忘記了是在一個故事裏，她似乎比幹着她平日那些事還有趣味得多。因為都是孩子們，說聲怎樣便怎樣了，手同口一致的。你看，邁克兒不是捧出一大塊鍋巴嘻嘻的走出來了麼？他牙齒還沒長好，可總是喜歡吃鍋巴。接着，毛毛和愛若便擡出幾個盤子來。其餘的小孩也陸續的出來了，還帶着一些碗筷，不是刀叉，他們都是用碗筷的，連幼稚園也是用碗筷的，祇有毛毛和鈴鈴是吃過四毛小洋的俄國大菜過。而毛毛還是請別人替她切好的。他們把什麼東西都拿了出來，於是晚餐便開始了，這時還沒有天黑。

時間在這時候是極重要的

喫過了飯。大家就圍在那張畫在沙地上的圖的周圍。小平拿了一根短樹枝指着圖中的一點地方，畫着一個○的地方，他說：

「這是什麼，你們曉得麼？」

「曉得的，這是雞蛋呀！」薇是剛剛喫過了一個雞蛋的。

「不是啊！這是一個地方。就是我們站着的地方。這個小屋，懂得了麼？懂得我爲什麼一個人在這裏了麼？」小平像煞有介事的又問。

鈴鈴心裏已經完全明白了，可是她不願意答應出來。她老以爲她是一個大人呢。

「當然曉得的，你不是寫過信，說要我們到你那裏去麼？你曉得我們要來了，你來接我們的。」Bell想也沒有想便答應了，不能說她不聰明。

「我以爲你知道我要掉在河裏，你就等着我的。」掉在河裏的是誰，就是誰在

答應了。她一共掉過兩次。

「因為你要預備我們喫晚飯，我們是連午飯都沒有喫的。不知道媽媽和娜娜喫了晚飯沒有？」這是邁克兒答應的。

個個小孩都答應了，都有一個最好的理由。祇有鈴鈴一個人沒有答應。小孩們都望着她，的確是輪到她來答應了。可是她不說，她以為她答應對了，孩子們或許會不高興的，她要故意答應錯，她又不甘心，結局她悄悄的告訴了寧兒。於是寧兒說對了，她大聲說：

「你是來打紅把把的囉！」其實寧兒真的也曉得，她起先不過是忘記說了。

於是孩子們都嚷了起來，本來他們都知道的，也是因為說話太快了，就忘記說了。

「是的！你們猜的真對！我們都是因為要打紅把把的！現在，讓我們宣誓，我們一定要打倒他！這個大強盜！」

都舉起了右手。鈴鈴也舉了右手。這回真的是：「這回我和胡克分個死活」了。

「可是，」小平又接着說「這裏我們是八個，九個；而紅粑粑那裏是幾百黨羽，幾千奴隸，我們能夠打得贏麼？」

「一定贏的！」是誰這末答應了。可是祇有一個孩子這末答應。

「我們要開會議，纔下總攻擊令呀！」愛若也神氣活現的。

「是的，要有方法！」

「要有方法纔會贏！」

「假如你有方法，你就說出來吧！或者鈴鈴一定有方法。鈴鈴！你怎麼不發表意見呢？」

孩子們不再揪在她身上，或是去扯她的頭髮了，因為孩子們都懂得這不是兒戲了。祇望着她，有幾個性子急的，就催着她說，於是我們的鈴鈴祇好說應該先要小平報告一些關於紅粑粑的情形，小平一定比大家熟悉一點。

原來這天夜晚，在那五隻大船上，有一個大的夜會。客人總有一兩百，第一個大客是鼓鑿鑿。怎麼叫着鼓鑿鑿呢？原來這個強盜生就的一付大肚皮，同軍隊裏那個背鼓的人的樣子差不多。他走起路來的時候，祇看見一付圓圓的大鼓走了過來。腿和身幹都看不見，祇看見兩個胖脚，和一個圓頭，所以他叫鼓鑿鑿。第二個客叫四脚爬。這個四脚爬真長的比什麼還難看，他的後脚骨是軟的，所以坐着還不要緊，走動起來，便祇好將兩隻手也放在地下，爬起來走。所以叫着四脚爬，不過別小看他，他的本領也很厲害的，他也有幾千死黨呢，他用搶來的財寶養着的。客多得很，就是說強盜多得很，都集齊了。連他們養的狗羣，馬羣，牛羣，羊羣都集齊了。他們的兵士，他們的奴隸也都集在這一塊兒，所以這不是容易的事，不是真的一想情願的。是要大家有一點計劃的。假如弄得不好被胡克們捉了去，可不是玩兒，他們不會客氣的請你走跳板呢。

孩子們那一點也不苟且的說了許多話，這些話我們現在不寫下來。他們真的想

了一個好的，周密的計劃，又有沙地上的那幅地圖做參考，假如先說破了就沒有趣味。這時天是剛黑下來。時間在這時是很重要的。

埋伏

陸陸續續的都飛走了，祇剩下鈴鈴一個人在這屋子裏，因為孩子們都喜歡熱鬧，沒有人肯留守這裏。連小平也飛走了，小平的翅膀是婆婆早就替他縫上的，飛起來一點聲音都沒有。不過孩子們也更會飛了，都懂得怎麼使他沒有聲音，也懂得當風從對面吹來時，怎麼樣把翅膀展平，而把頸子伸長一些了。而且他們分成幾隊的進發了！

讓我們跟着第一批飛上船去的來看看船上吧。五個船頭上都站有五十個荷槍的守衛，他們都穿着鐵的甲冑，帶着鐵盔，站得筆直的，排排的各站在各的崗位上。他們一點也不敢疎忽他們的立正的姿態，像一個銅像一樣，實在他們已經很瞌睡了。

，他們還是早上五點鐘站起的，他們並沒有睡過午覺。在他們的上面，有五個瞭望臺，一個臺上有一個強盜，他瞭望着遠處，還看守着這些衛兵，這都是幾個很厲害的強盜！可是這晚他們真是受遭絕了，他們一點也看不見危險已來到眼前，他們還看不見孩子們已飛上了船。

這時紅把把他們都在當中那隻最大的船上的舞廳裏，這間廳子完全是水晶造成的。裝飾着珊瑚的樹，玉的樹，配着各色寶石的花朵，懸着大大小小的夜光珠，這些夜光珠也有嵌在牆壁上，也有嵌在座椅上，也有在美女的胸上，腰上，鞋帶上，或用那最小的密密的摺集在頭髮上。那些坐榻，那些小几也全是水晶造成的，而且還嵌了許多立體派的花紋。這都是好些的有名的藝術家構造出來的。還有那些織錦，金碧輝煌的，軟綿綿的東西，墊在身體底下，墊在腳底下。有幾百個女人，塗滿了一身油漆，紅的，白的，畫了一身的花，她們躺在他們的腳邊，她們時時跳舞，跳一些怕人的舞，好像要喫人的樣子，她們又從一些花瓣中，舀出一些甜酒來，

獻給他們，還要吮出那些剩下的。紅把把是一個最好女色的，所以這時完全忘記了一切，沉醉在這些肉和酒裏面，而且他還已經安排好了那末多的守衛和奴隸和狗。鼓鑿鑿也挺着肚皮很喫力輪在那裏，因為他肚皮裏的酒裝得太多了。又加上六個女人一同靠在他肚皮上揪他的鬚子玩。四脚爬這時簡直是四脚朝天，一個脚上一個女人替他搔腳，他是最喜歡搔腳的。連約翰那隻狗也因為喫了熱杯紅把把賞給他的酒，狗性發了，四處爬着，悄悄的去摸母狗們的屁股，所以牠的那個最靈敏的狗鼻也沒有嗅出這個廳子裏已經進來了生人。進到這廳裏來的是毛毛和小畢三，因為毛毛最靈巧，而小畢三最勇敢，她們兩個從這個身邊走到那個身邊，悄悄的偷去了他們的手槍。紅把把的四桿手槍都是小畢三一個人偷的。有一次幾乎被紅把把發覺，因為這桿手槍正壓在他的屁股底下，她抽重了一點，正要拿走時，紅把把卻反過手來。真危險極了，可是恰好一個鬼怪女人把身體往他懷裏一倒，他的手又伸回去捻那女人的鼻子去了。於是小畢三纔趕緊逃跑。她們兩個把手槍都丟到河裏去了。兩

個人真忍不住高興的笑。這些事情做得真不錯，真好，要是紅把把他們稍微留心一點，或是約翰那隻狗不嗅母狗去，也一定嗅出這兩個孩子的味來了，那就真糟糕，還有許多事沒預備好，舞廳裏先要一鬧起來，就不知道事情怎麼樣了。

愛若和着小平是從船尾巴上走過來的，他們輕輕的走到一個大礮旁邊，隱在一邊，聽見正有幾個礮手在悄聲的談話：

『牛鼻子來的信怎麼樣說？』

『嘿，說是說不完的好呢，他是上天堂了！』

『這裏真是地獄！』

『我說，走哇，咱們就都走了吧！』

『唉，走，假如又拖回來了呢？……』

『……………』

『唉：聽到這白河的水朗朗的流，心裏真難過，不知道那幾個孩子怎麼樣了？』

是我們把他們打死的呢。」

愛若聽到眼淚都幾乎流出來了。他用手按着自己的嘴。

「唉，別提了吧，我也悔不完，假如這時他們又活潑潑的飛到眼前了，我就甘願讓紅把把拿去上電刑吧！我是真愛他們得很呢。」

「哈囉！」小平一把抓着愛若跳了出來，他歡喜的去握那些礮手的手：「看吧，這不是愛若嗎？他一點也不會怨恨你們的。他們都好好的活着的呢。」

愛若含着眼淚的跳在那些礮手當中，他覺得媽媽打了他的時候還沒有這末難過，同時就是爸爸買回了花旗橘子也沒有這樣高興。他不斷的說：

「不要傷心了，我是愛若，我們一塊兒打胡克吧！」

礮手們都驚愕的望着這兩個小孩，後來就快樂得哭了，他們都抱起愛若來，也抱起小平來。他們都嚷說

「咱們一塊打胡克吧，打了胡克地獄就會變天堂了！咱們真是太受罪了！好，

孩子！我們聽你！」

好，後面就看得見職手們的勇敢的。

小平和着愛若又走到廚房去。這裏有無數的穿白衣裳的廚子，已經把酒席都預備好了，還烤好了一個大的整個的獅子頭。那些奴隸們，幾百個的奴隸們也換好了繡花的衣裳，祇要等一句話，一個命令，就可以舉着大的金盤走出去了。可是廚子們卻瘦得很。那些陳列在他們面前的好肉好酒，他們卻又永遠不能被准許嘗一點，當然是祇好瘦下來了。他們都沒有一點力去翻轉那些吊在火上的野鬼子。那些奴隸們也齊擠在門口眼望着那些加了滿的佳餚，肚子裏咕咕的響着，卻又要張着耳朵，傾聽着外邊的銀笛，那就是告訴他們這是要上菜的時候了。小平和愛若一看見這種情形，兩個就會意的快樂的點着頭。於是小平就飛上那盞吊在屋子當中的大燈臺上，他從口袋裏摸出一匹竹葉子，夾在兩個大拇指當中吹了起來，吹的是一個歌曲，這個歌曲混在燒臘味裏從鼻孔，耳吼鑽了進去，煽動了那些埋在肚子裏的心裏火焰

來，那些奴隸都圍在一塊唱了起來：

吼~~~~~咚~~~~~啞~~~~~

吼~~~~~咚~~~~~啞~~~~~

.....

竹葉子的笛子就更吹了起來，而愛若就把那獅子頭丟在奴隸們的當中。奴隸們就歡呼的一下便把那頭拉碎了，還高唱道：

「啊~~~~~呀~~~~~獅子頭呀！」

「這個趣道真太好了……」

廚子們一看見獅子頭被喫去，就駭得哭起來了，哭着哭着就賭氣把一隻大牛，牛肚子裏邊還塞了檸檬的，最好喫的大牛也用刀割碎了，他們哭着道：

「要喫，來把這個喫了吧，這是檸檬牛呀，我們花了一個星期纔弄好的呀……」

跟着牛，把什麼東西都喫光了。廚子跟着奴隸們。在屋子裏舉着骨頭跳：

『吼~~~~~咚~~~~~嘖~~~~~』

吼~~~~~咚~~~~~嘖~~~~~

獅子頭，

機擘牛，

還要紅粑粑炒鼓擊擊……

這個亂子可鬧得不小，小平看見很夠了。便吹了竹葉和愛若又飛了出來，在好幾隻船上部巡視了，也看見了邁克兒正用一隻脚倒鉤在桅杆上打着揪玩。薇也在幾根纜子上走軟索，嘿，孩子們倒悠閒呢，你看，事情馬上就爆發了。

勝利

『嗚嗚啦~~~~~』

啦嗚嗚~~~~~

鳴噠噠~~~~~

糟糕了，銀笛子在兩個侍衛的嘴上吹叫起來了。這是告訴筵宴開始了，真拐得很，廚房裏的人還在跳着鬧呢。沒有人理，也沒有人聽見這笛子聲音。他們太鬧了。笛子吹過，不見奴隸們出來，侍衛，和着站在外邊的奴隸們就嚇得你望我，我望你。紅粑粑和着賓客們都等着菜喫，等了半天還沒有，都急起來了。有些客還怪紅粑粑，說是老遠的跑來，連菜也沒有喫，太省儉了。鼓鑿鑿就疑心紅粑粑太窮了。紅粑粑更焦急，又怕失去禮貌，他祇能喊：

『吹笛子啦，音樂臺上奏樂啦！』

於是音樂臺上開始了一個新的歌曲，而銀笛又叫起來了：

『鳴鳴噠~~~~~

噠噠噠~~~~~

鳴噠噠~~~~~

自然是白叫的，還是沒有人理。侍衛官想到事情一定有些不妙了，趕快派了二十個奴隸去察看，二十個奴隸跑到廚房一看，卻也加入了進去，抓起一些玉碗金盤唱起來了：

「嘻嘻嘻嘻

哈哈

今天到日子了，

奴隸翻身了，

嘻嘻嘻嘻

哈哈

侍衛兵也來了，來了就混在一起了，慢慢的那個排筵席廳的外邊就沒有人了。也沒有人吹銀笛了。賓客們都罵起來，有些賭氣要走，紅把把一肚子氣無處發洩，一眼看見那隻約翰，橫着一雙醉了的紅眼，於是他狠狠的踢過去：

「媽的！還不去看看，多少年的肉骨頭是白丟的了！」強盜們真是罵醜話的能手。

約翰祇好跑去了。狗運的末日到了，剛一走進門，祇聽見嘩的一聲，這狗東西就被一個什麼東西打中了，連叫也沒有叫出聲就死了。

「旺旺旺」

你狗仗人勢

今天先殺你，

旺旺旺

狗子也死了好些。還是不見有菜出來，也沒有回信的，紅粑粑，也知道有些不妙，他看見好些客都在找帽子，他趕緊攔住他說道，他真是說得這末結結巴巴：

「請……等……等……我……去……看……看……」

於是他自己跳了出來，外邊都安安靜靜，沒有一個人，有的祇是遠遠的蹲在礮

旁邊的跑手們，和船頭上像木偶的士兵，還有幾個他看不見的頑皮小孩，這幾個孩子吊在桅杆上在悄悄的笑呢。他發氣得很厲害的往廚房衝去，他已經看見那些在鬧的奴隸們，他大聲的吼起來，那聲音真振得天響：

「反了麼！」

「反了！」

那末多的廚子奴隸待衝就都衝出來了。紅把繩畢竟是大強盜，他一點也不慌，把兩手一反，往屁股上去撲，哈，孩子們都笑出聲音來了。這回他真精了。四桿手槍早就沈在大河裏了。於是他趕快跳了回去，他急得有些發狂了：

「奴隸們反了，來了，趕快衝出去，不怕，還有兵，還有砲，集到船頭去！跟我來！……」

鼓樂聲也往肚皮祇下去摸，拐了，手槍也沒有了，大家都摸不到手鎗，都慌起來了。這些女人就哇哇哇的哭起來。眼淚在粉臉上流成了好些條河。

這真是難講得很，同時，都鬧成一片了。奴隸們都洶洶湧湧的跑出來了。紅杷把發號施令。瞭望臺上五個強盜正要動身，撲通一下都跌在河裏去了。孩子們站在瞭望臺上，邁克兒點起了一個火花，兩邊岸上也有了火花，岸上也不知道德什麼地方來了許多奴隸，Ben和寧兒從兩邊岸上也飛來了。敵手不聽命令，也朝紅杷把攻來了。奴隸們都喊着那些士兵：

「掉轉槍頭！殺死那羣強盜！」

兵士就都真的殺來了。

鬧成了一片，喊的聲音，哭的聲音，狗吠的聲音，刀槍的聲音，孩子們在半天飛，用翅膀打得拍拍的響，情形祇能去想像的了。孩子真快樂呀！胡克終於打倒了，他們把所有胡克都殺了，奴隸們都做了船的主人了。愛若喊了一聲口號，孩子們都跟着飛到小屋去。鈴鈴也飛來接他們了。有幾個強盜也會飛，被他們逃跑了，孩子們要去追，鈴鈴說：

「不要緊的，他們跑不掉的，四處都有奴隸，奴隸們都起來了，胡克的末日到了。好，我們來慶祝吧！」

「來慶祝吧！」孩子們都快樂的圍着嚷着跳，而太陽這時在東方要升起來了，天在發白。

這一定不是一個夢的

天亮了，大家有點覺得疲倦了，都有點想起家裏的小牀來，寧兒說：

「媽媽早晨沒有看見寧兒，一定要哭的吧？」

「祇有娜娜陪着媽媽。」媽克兄也想起來了。

「媽媽最愛毛毛的，毛毛提議飛回去，贊成的舉手吧。」毛毛站在當中說。

大半都把手舉起來了。連愛若也說：

「一定要回去了，回去告訴媽媽打胡克的事吧。」

於是大家就又抓着鈴鈴鬧，一定要鈴鈴送他們回去。鈴鈴祇好說：

「好吧，要走就一塊兒走，不送回去也是不行的，你們媽媽一定要怪鈴鈴的。」

那末，小平，你呢，你假如也背同他們一塊去他們當然都歡迎你的，你假如也要一個媽媽，那，……你看我這個樣子好不好扮一個母親？……

「不，」小平很堅決的說，「我不要媽媽，我要回到我的兒童團去，我們那裏事情太多了，我得回去做，婆婆一定也喜歡我回去做事，而且我以為你們最好都到兒童團去吧！Baby，你不是要學羅馬字拼音嗎？薇！你不是最喜歡玩門上的鎖？你要到我們那裏，一個星期你就會做了，你還可以管理一個造鎖工廠呢。假如愛若要到我們那裏去，你是做什麼都可以的，領導一個劇團，作一個大日記家，天天你把日記念給大家聽，大家都快樂，都敬重你，你也可以做其他什麼。祇要你願意……都可以去的，睡在媽媽懷裏，摸摸奶奶，讓爸爸同你接一個吻，像一個小狗的那末被愛着，沒有意識還是咱們大家在一塊兒玩，在一塊兒做事有趣多了！來吧，飛

起來吧，往我們那兒飛去！」

小平展了一下翅膀，就飛在半空了：

「來呀，我要動身了。」

「我同你去，我不回去了。我老早就羨慕你們的。」Baby跟着飛上去。

「等一下，我也來了。爸爸一定喜歡我這樣的。」小畢三第三個飛上去。

「邁克兒！一塊兒去吧，別想媽媽和娜娜了！」於是邁克兒也跟着愛若飛上去

了。

「好吧！一同去吧！」都飛走了。

現在祇剩鈴鈴一人在這裏，她想一想，與其一個人回去，不如也同着孩子們去，若是孩子們准許她同他們在一塊兒。於是也飛着去了。

清晨的風，軟軟的，有一點點溼氣，又有一點點樹葉的氣息，溫柔的戲弄着孩子們，孩子們一路唱着歌，翻着跟斗，小平在前邊引路，飛飛飛，慢慢的就飛到

了。

不知道有多少在底下歡迎他們。兒童團的兒童全來了；小孩的臉全快樂得發紅了。他們隨着小平在人頭打起團來。

「喂，小平，慶祝你們勝利！……」

「喂，歡迎新團員！」

「兒童團萬歲！」

底下一片的聲音這樣沸騰起來。於是他們慢慢降落下去。唉，鈴鈴纔想起自己祇穿得男孩的小坎肩呀！

「邁克兒！邁克兒！愛若！……啊呀！媽媽從人叢中擠出來了，真奇怪呢！怎麼媽媽也在這裏，真快樂呀！」

「Baby——」

「噠——」

「小集三！」

「……」啊！原來爸爸們和媽媽們也全集在這裏了！孩子們都跳到媽媽的懷裏去了。小平也把婆婆牽來，鈴鈴也就跳在婆婆的懷裏去了。

啊呀！真快樂呀，這羣孩子們，當他們又跳到兒童的海中去時，大家緊緊的抱着歡呼的時候！這一定不是一個夢的！

奔

在家的那方，那隔斷了家的那堵不知名的山，慢慢的已經又從黑得不分明的裏面，顯出紫褐色來，而且在那染上了紅霞的在透亮的天空上，畫着很分明的卻是柔和的綫。又一陣寒冽的晨風從荒涼的田地上打來，掃過這幾間紅磚的小屋又邁步到對面的樹叢，夜來的像似虎嘯的狂吼，已經低到祇是像貓頭鳥的咻咻的就過去了，卻也還是冷得刺骨。張大憨子耳裏聽到風已走過了好遠，便又用背把抵住他背蹲着的王阿二撞了一下，使像是自語似的咕噥了一句：

「天亮了呢。」他已經把他那爛了邊的紅眼睛，從拱着手的袖口邊移出了一條

繼續。黯黯的望着紅的那方，在那方，正有着家在那兒。

粗草鞋套在爛棉鞋上的一雙僵在他腿邊的大脚，也抖了抖伸開跣起去了。僵着腰站在他前邊走了一步便又停住了說道：

「該快來了，說了是天亮的那班……」他沒有說下去，卻又僵着腰坐了下來，接着又打了一個冷噤。

草鞋的大脚便又伸在張大憨子的腿邊。另外有一個人站了起來，走到牆的轉角去，澀澀的小便着。這時天更亮了起來，滿天都是彩霞，紅房子的那一端，一個可憐的瘦雄雞，也抖了抖翅膀、伸着頸格格的叫了起來。小便的人走了回來卻不蹲下去，靠着牆又去揉眼屎。那盞懸在眼前的電燈，還無力的射着一粒淡淡的黃光。不知從什麼地方又闖來了幾個鄉下人，都提着大包囊，像是做小生意的人。來的人把他們望了一望，便站在那一邊互相說着什麼。他們懂得車一定快來了，也有兩個人又站了起來，試着把蹬得麻痺的手脚伸了一伸。

那個穿制服的可憐的瘦小的夥子，夜晚看到他幾次在車來車去忙碌的跑着的，又暖着嗽走出來了。他打了一個圈子，望了望嵌在牆上的鐘，便朝這羣土老兒，幾乎在這冷風裏挨過大半夜的一羣投過了一個眼光，帶點憐憫也帶點不屑的神氣，於是他說道：

「來呀！」

而這時那個鐘的鐘聲也響起來了，他們在這裏是聽到第三次的鐘聲了。

他們便都站了起來，僵着臃腫的身軀，跟着那穿制服的人走到那買票的小門邊。那人不知說了一句什麼就走了。他們都望着那小門，沒有聽他。

「四等，六角大洋！一個一個的來！」門洞裏一片燈光落在一個小櫃檯上，賣票的人穿着一件布棉袍，聳着肩，紅着一雙沒有睡夠眼睛，不耐煩的說。他那邊正放有一把破嘴的小瓦壺，似乎正冒着熱氣，把每個買票的人都羨慕的送過眼光去。

一塊雪白的大洋往樓上一丟，響聲打到了心裏，不說話，搵着找回的四角大洋票，算也不必去算得，左右不過……便走開了。

「管他娘，橫豎幾個鐘頭便到了……」張大憨子看喬老三憂愁的按着他裝錢的褡褳袋，便安慰他這樣說。他覺得他這句話也把自己安慰了一點兒。

「唔！」喬老三也跟着走進了月臺。月臺上又多了幾個不曾見過的人，也有一個穿長衫的，大約就是學生吧。

太陽已經吐出了一線火紅。遠的稀的樹枝間也吐着滾滾的濃烟，而跟在那烟後面便傳來了巨大的軋軋的車輪聲。突突的汽笛響叫了兩聲，火車便喘息着，流着汗，一步一步，拖着滾來，滾去，而停在小的月臺上了。

有人朝一個車門口奔去，其餘的便跟着去擠。車上也有被推出來的人，都攔在那裏一個小門口，有的就嚷起來了。又有着大聲呼喊：「那邊去，這是三等！」於是這一羣更慌着一團，掉轉身急忙的，張着呆呆的眼光，胡亂的又朝另一個門口奔

法。終於擠上了一個車廂。

舊的，鏽的車相裏面，擠着一些破的爛的布堆而又在這布堆上排列着不整齊的人頭。歪着的，掛着的，有些正咧着黃牙大嘴，從那大嘴裏送出濃的臭味，確從那些張着的鼻孔裏，一聲一聲的吐着鼾聲，有些是把好久沒修剃過的頭髮蓬亂的倒着，而口涎便長長的垂到胸際。有些也張開了睡眼，望望車外也望望進來的這一羣，不動也不說。

「張大哥！這裏有位子！」

「去，那邊去，那邊還好擠一個！」

被鬧醒了的，移了一下身子，便又去睡了。有些便也揉着眼睛去望那關着的玻璃窗，窗上浮着一層霧。

車不知在什麼時候已經用着快步在跑了。

「嚇，這個什麼火車，倒真了不得，阿二，你來看，山呀，樹呀，像鬼旋磨，

旋着旋着就跑去了。」

王阿二真的就扭着頭把眼睛伏在玻璃窗上。老龍的衣袖已經揩去了一塊玻璃窗上的霧。他們都因為車廂上的暖氣，和車外的奇異的景致弄活潑了一點兒。太陽也斜斜的在車裏畫上好多條黃光，好些人都為這黃光伸直的坐了起來。

喬老三又摸了摸他的襠袋，他想到他的家財，那袋中所有的一切，他有點茫然，因為他的跟在這羣人之中到上海去，完全是由於他老婆的慫恿，他是一點把握也沒有的。他又重覆着他已說過了幾次的話來說道：

「張大哥！到了上海，你可別丟開我不管，我比不得你們，有親戚熟人，好歹要替我找個落脚！你知道我身上祇有這一點盤纏……」

「我身上會比你多麼？還不是那一點閩王債，一塊光洋，和四張毛票，什麼事都到了上海再講，莫那麼短氣！」李祥林把缺着嘴唇的嘴擠了進來插着這末說。

「對的，找着他們就好了，上海大地方，比不得我們家裏，閩人多得很，找口

把飯還不容易麼？」張大彪子又把那爛眼皮朝家的那方擠了幾擠，想着這是燒早粥的時候，又想着借來的那斗米和剩下的兩簸箕糠，吃總是不愁的了。於是他又接下去說道：「祇要找到事做，總不怕他那孫二把子，媽的這東西，到夏天我們歸賬時，一人三石穀算在一塊，便宜點，祇把田又差不了好些了。」

「祇要歸得上，再多點也不要緊，就怕……」喬老三說着就把頭低下去了。

老龍這時已從口袋裏掏出一個乾糧嚼着，另外也有人啃着從家裏帶出來的粗糲的大餅，而談話就又加上了一些生氣。

「到底也值得，大半夜的老西北風，吹在咱們身上不算個什麼，六角大洋，嘿，就是好幾天的糧，冷總還熬得住，餓可不成。」

「三等四等一個樣，要有五等咱們就坐五等，再打個對折。」

「到上海發個鐘頭？五個，還不貴？五個鐘頭要花上六角大洋，合錢是兩千了……」

坐在旁邊的那些同車的不認識的人，也加入了他們的談話。他們也有些是去上海的，但是對上海的情形也是不熟悉，大家互相交換了一些家鄉的苦難，和旅行的目的，大抵都相差不遠。於是又談到年成，又談到行市，車裏慢慢的更熱鬧起來了。有幾個娘兒們也坐那一端，敞開了胸口，口袋似的垂着的大奶便塞在哭了的嬰兒的嘴中，太陽這時已經從每一個窗口投了大片的陽光進來，因着車身的震動，在那些乾糙的臉上和鐫的衣服上跳躍的盪着。而這羣人，這羣在冷風裏蹲在牆邊蹲了大半夜的人，因了暖熱的空氣，加之胃囊裏又滲入了一些粗的麥粉，昏昏的瞌睡，便慢慢的爬上了眼皮，談話減少下去了，新的鼾聲又在一些睡醒了人旁邊發了出來。

「唧！唧！」汽管子嘶着尖銳的喉嚨，接連的叫着，黑的濃烟，白的蒸氣，在車身邊掃着，輪軸發狂似的在引擎下滾着，車上的乘客都騷動起來了：『看，看洋房子呀！看那些烟筒，那就是工廠呀！……』車到了上海了。

長的列車駛進了火車站，停在第六條月臺上。幾十個車門裏，吐着那從各鄉各鎮匯流了來的人羣。這羣土老兒，緊緊的六個人擠在一塊，跟着人羣朝出口奔。積運夫難在穿皮大衣的粉臉太太裏，太太們又吊在老爺手上，老爺們昂首在鄉下人旁邊，賽跑似的朝出口處奔去。大人們不知在喊些什麼，小孩子也跟着在喊，也有跑在前面去了的人又打回奔……『媽的，乖乖！』他們之中誰是這樣的說了。

慌張的，膽小的，從人裏面又闖到人裏面，緊緊的擠在一塊，又到了街上。『豬鬃！』開車的伸出頭來朝他們罵着，黑色的汽車擦着身走去了。差一點沒有壓在那輪下。

看到對面飛來的黃包車，回頭就讓，又剛巧一個穿旗袍的女人在後邊，血紅的嘴裏便吐銳聲的一句罵『作死呀！』

土老兒便站在街的一角去商量了起來。商量了一會便又往前走，他們推舉張大憨子打頭裏走，開路，張大憨子使用力睜着他的爛眼邊，扭着一個笑臉，看見有和

氣點的人，便走上前去問：

「請問烏家角往哪走？」

有的回答是搖一搖頭，有的回答是：「大概是往西吧，走過去再問問。」

「嘿，看那羣人，土裏土氣，」小娘們走過時總要悄悄の指點着說。

「嘿，老龍！你看那邊，那個赤身的小囚就像活的一樣，有錢時買個小的回家去供在櫥櫃上倒不壞，」一些百貨店裏的東西，花花綠綠，真是一輩子也沒有看見過的東西，時時惹得他們去看，看着看着又像想起了什麼似的說道：「走呀！走呀！找到了再說吧！」

「嘿，喬三哥！上海的娘兒們才真怪模樣，學的洋鬼子打扮吧？」又有人說了起來。忘記了憂愁似的。

走過了一條街，又走過一條街，從比較熱鬧的地方走到卵石の馬路，兩邊祇剩一些低矮的瓦尾的地方來了。街的邊上也停得有一些小攤，攤的旁邊，圍着一些髒

的孫子，揩着鼻涕，用眼釘着那攤上的花生，有更多的，罩一頂破帽的，頑皮得怕人的孩子們，在街心上揪着滾着！一些推石子的小車，推煤渣的小車，推糞的小車。吱吱呀呀，孔孔孔的小心的，讓着這羣野馬似的孩子們走過去，間或來了一部運貨汽車，孩子們便叫嚷着，跟着車後邊追着跑，跑了一陣才又跑回來。這裏也有脫毛的老狗，像沒有家的，癩着肚皮無力的躲在一邊用着生疏的眼光來望過路的人。

他們又問，知道快到了，一縷高興又升了上來，他們看到他們的一些希望，這希望也走近了一些，而太陽正高高的照着他們，走在頭裏的張大憨子便又說了起來：

「三年沒有看見了，我姐夫真也是條好漢，下田做活，一個人當得兩個人。也是運氣不好，碰着過兵。拉去當了半年伙子，等他逃回來，東家的田早轉把別人了，橫豎田裏也沒有多少油頭，盤纏不來，他一狠心離了家，帶着老婆來上海，總算

找着了一條出路，聽說他也有十多塊錢一月，我要有這們一個事也心滿意足了。祇是這時到他們家裏去怕他不在家，不過我姐姐一定在家的。」

「張大哥！你找好了生意，可別丟開我，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我是靠在你們身上的了……」番老三又擔心的說。

「哪裏的話，咱們一塊兒出來，當然有飯大家喫，我要先上工，我就借一點給你，你莫急。」張大憨子慷慨的說。

「要是你姐夫不在家，我們就去再找趙四爹，老龍！你娘舅住在哪塊？」

「娘舅住在哪塊我也弄不清，我曉得他是在東洋紗廠做工，到廠裏一問終歸就會明白的。」老龍這時忽然才想起那年為一籃番薯他同趙四爹打架，把趙四爹的頭都傷了一大塊，現在他卻來上海，求趙四爹替他找事情，怕不十分靠得住吧，於是悄悄的他悔着，同時又安慰着自己：「舅舅終歸是舅舅，他總不好看着我餓死。」

他們又問着，轉進了一條小弄，弄後有幾個院子，錯綜的立着三家小瓦屋四家

小茅屋，雖說是冬天的太陽，也把那些院子裏的垃圾晒出好些臭味來。

跨過了一個積水小潭，站在一個篾籬色的門邊，張大憨子便直着喉嚨先喊了起來：

「李永發！李永發！」

一個十二三歲的女孩的臉便從晒在竹篙上的尿布邊伸了出來。鼓着詫異的大眼睛呆呆的望着，稀稀的黃髮把那臉更弄得難看了。廂房邊也伸出一個蓬鬆的頭，在那頭邊的窗門上，也不知掛了些什麼。房子兩邊，雜亂的堆着一些破洋瓶破瓦罐，破布條，房子裏也好像有脚步走動。卻沒有人理睬他們。

「李永發！李永發！大姐！……」

「阿發哥！阿發哥！好像有人找你！」是那蓬頭髮的聲音。

從東邊的房裏走出李永發來，他赤着身，一手還舉着短棉褂，他的赤色壯健的農人的胸脯，已經乾癟，他深陷的臉輪廓也使張大憨子，認不出了，可是他還認得

張大慈子，他衣服也不穿上便搖着他的枯瘦的臂膀走了過來，抖着，笑着叫了起來：

「啊！慈子！你來啦！」

但是他馬上便停住了笑聲，他望見了慈子後邊的一羣，他不說話了。而慈子卻說着，慈子以爲自己會笑的，卻沒有笑，這改變了形像的姐夫，不祇使他覺得生疏和同情，幾乎是一個大的打擊，他笑不出來，祇說道：

「不認得你了，老啦，你害過病麼？大姐呢……」

「進來吧！你們一塊來的麼，這是王阿二，我還認得你，唉，我卻變了！做田到底還好點，進屋子裏來吧！」他穿上短棉衣就引着進去。

外邊屋子裏擺了一屋子東西，牀鋪，煤爐子，剛好有一條走路通到裏間。裏間便是李永發花兩塊錢租來的一小間房。這一羣人一走了進來就寒暄了，習慣在陽光底下的眼睛，這間房更顯得黑暗。李永發拖出了一條長板凳邊讓着又邊問道：

「剛剛來上海麼？」

牀上，跪在亂棉絮裏的一個婦人也哼着問了：「愁子麼？」

愁子走到牀邊去，這華人一句話也不說，有一些東西，一些未曾有過的東西來壓在心上了。

「唉，愁子，你來得正好，你大姐天天都在盼你們，想得要命，說是能看到屋裏一株樹也好，要是弄得到盤纏，早就和她回來了，去年的收成聽說很好，不曉得回去弄牠幾畝田種種弄得到不？」

「唔……」

「你看我瘦得多了啊！病倒並沒有病過，就是一天十四個鐘頭喫不清，機器把一身都榨乾了，沒有讓機器軋死總算好，不過這條命……愁子，你們來做什麼的？」

「愁子，家裏還好吧，飯總該有得喫，我又小產了，那天廠裏鬧罷工，我摔了

一交，」婦人從破絮中伸出了一副可怕的面孔來，像個老女巫的面孔。

「唔，還好……」

「癡子！我們還是想回去，你幫忙替我們打聽點生意好不好，上海實在找不到工做，活不下去，你看，我一歇下來就兩個多月，她又睡在牀上。癡子！你們到底來幹嗎的？」

張大癡子答應不出來，咬着嘴，望着這一對他不敢相信就是他的親戚的臉發氣，已經找不到一點可以安慰他們的東西給這對快餓死的男女，而且他惱着他們，他把許多應該大發雷霆的罪過都加在這一對夫婦身上，他以為他們騙了他，騙了他們來上海，說是怎麼容易找工作，怎麼好賺錢，他又恨他們的失業，他祇想打他們一頓，或是把同來的人打一頓，但是同來的一羣，也野獸般制住野性似的來惱着望他，像要同他相打似的，祇有潘老三這時卻忍不住在這些眈眈的虎視之中哭起來了。

晚上來了，太陽已經昏昏沈沈的落到一些屋子後邊去。這羣人還在街上奔着。

跟着他們一塊兒奔着的，是那些放了工的走回家去的人們，他們用着羨慕的眼光去望着他們，而那些無力的掛倒着頭，拖着疲倦的腳步的人們，祇凝着癡呆困乏的灰色眼珠，茫然的望着前方，他們不能計較到身外的物事了。夾在這裏奔着的，還有那些蒼黃的不像人樣的女人們，頭髮上，衣服上都黏着從廠裏帶出的一些棉絮，棉絮又從那些頭上飛到另外一些的地方去。他們望着望着，反覺得可憐他們起來了。可是薄弱的同情，低不住自身的恐懼，於是又更焦燥了起來，王阿二怒狠狠的望着

老龍叱道：

「祇曉得東洋廠，東洋廠，你不知道上海是有這樣多的東洋廠麼？」

「我不曉得，你曉得！他從來就祇說東洋廠……」

「不要吵，不要吵，還是找個地方喝口水，喫點東西吧，明天同我過浦東去，

我叔叔前些日子來過信的，他准有生意，吵也沒用。」李祥林排解着說。

「好吧，好吧，」張大憨子便跟着他們走到一個小茶館，心裏一邊便想起了他睡在牀上的姐姐，她小產了，祇有一點小米粥喫，她很想買一塊燒餅，燒餅裏是夾得有點豬油，而他姐夫卻不讓她滿足。他想：「替他買幾塊吧，我身下還有一元四角大洋……」

他們坐在茶館的一角，泡了一壺茶，各人從各人的包裹裏掏出那剩下的一點乾糧來嚼着。空虛的肚皮就更空虛了起來似的，少量的麥粉填不滿那比飢餓還厲害的慾望，王阿二又不耐煩的說了：

「你叔叔住在哪塊你清楚麼？」

「浦東買家場，離英美煙廠不遠，他在那裏做了五年工了，他大約可以……」

「他就有生意，也不能養我們，他就替你找到生意，不見得也替我們找得到，你沒有看見他姐夫，就是個榜樣，他那外邊的兩家人不也是坐着吃麼？」喬老三搶着來說。

「他媽的，東洋廠，東洋廠……」老龍更握緊着拳頭，他同趙四爹久已消溶的仇恨，又來在他心頭，他恨不得一下就找着他先來幾槓。

隔座的幾個人也在那裏談得很起勁，一個小夥子，穿一身破夾衣，灰色的臉，灰色的頭髮，最多也不過十六歲的身架，卻一副蒼老的面孔，他用力把他左手上的香煙吸了一口，右手畫着圓形，便接下去說道：

「我聽到一聲口笛，心就一跳，知道不好了，果真吡啞囉啞啞的，哼，你知道死了多少，幾十個工人就噏在地下啦，起碼總有四五個活不轉來，媽的，叫開槍的就是小王啦，他是副廠長，打死幾個工人算什麼，你要鬧，他就索心把廠一關，看你幾千人到什麼地方去找飯吃，現在鬧罷工啦，要凶手償命，要撫卹金，要醫藥費……我說，都是空的，打死工人又不是剛有的事，罷工也不知罷過多少了，從來還不是因為肚皮不爭氣，又復了工，我說，乾脆打死他們，咱們自己難道不會鬧廠嗎？」

另外一個年紀稍微大一些，也是灰色的臉和灰色的頭髮，他鎮靜的問道：『你打死誰？你要一動身，毛還沒有挨着他一根，你就得吃生活，什麼事都得慢慢來，現在還有些人信東家是好人，有些人寧願餓死不敢動，有些又被資本家買去了當走狗來陷害工人，所以一切都得好好的來，坐在這裏喊是沒有用的，就使殺死幾個廠長也還沒有用，現在應該要讓工人個個都明白，齊心起來站在一塊拚命，所以要提條件，還不許開除工人，小五子，你莫要急，終有一天……』

他們聽着這些，駭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而又有一個人，是坐在他們前邊桌邊的，正攔住一個闖進來的小乞丐問道：

『阿金，你爸爸的手勝怎樣了？你媽媽還沒有找到拚頭麼？要你爸爸看穿一點，不當王八也沒有飯吃，趁着老婆還年輕，可以撈幾文是幾文，你這小王八闖進來幹嗎，看別人要把你當小扒手，關到牢裏去喂蟲。』

『操你的娘，操你的奶媽，……』小乞丐罵着就跑走了。

「媽的這小豬猡。」那人便掉過頭來望着他們說道：「唉，你們不曉得，他老子同我一個車間的，上月不知怎的，他眼一花，祇聽見一聲喊，他就昏倒在地上，一隻膀子血淋淋的便捲到皮帶上去，壓去許多肉，又飛下來打在他頭上。我們都算他活不了，他卻又沒死去，天天睡在牀上哼，這一生也莫想有工做了，廠裏賞給了他十塊錢了賬，女人沒有飯吃，祇好偷人，兒子成天討，偷東西，你們大約還不曉得做工人的苦處，唉，你們是剛來上海的吧，上海白相的地方交關多，兩毛錢的門票，儘你看半天的戲，法租界也好去看看的，有一座十四層樓的房子，屋子外像螞蟻似的停着汽車。喂，你們要做什麼生意？……」

好些人都望着他們了，他們不知怎樣說才好，大家互相望着，還是張大憨子大着膽子說道：

「找親眷，想來上海找工做的……」

於是有些人就不客氣的笑了，笑的聲音使他們都打戰，有人就氣憤憤說道：

「怕上海餓死的人不夠麼，要你們趕着來送死，幾十萬人在這裏沒有工做啦」
「鄉下也沒有飯吃，收了一點，都還把東家了，肥料也扣還把他們，家裏一粒也不剩，還是借了兩塊錢做路費來的，兩塊錢一斗米，夏天要歸上三石穀，不曉得上海情形，曉得也不來了……」

「沒有飯吃，應該問你們東家要，像我們一樣，沒有工做，也要問資本家要，你們的血汗，一點一滴的落在田裏，我們身上的肉和血也還不是在車間裏一片一片榨把他們了嗎……」

茶館裏又圍了許多人，都把他們當做談話的中心，七舌八嘴，然而沒有一句話可以暫時使他們寬心一下，祇有使他們更其難堪，他們坐不下去了便又走出茶館來
喬老三咕噥着道：

「我怎麼樣呢？我還是搭火車回去吧……」

「明天清早到浦東去，百事等找着了叔叔再講，浦東的情形也許好一點……」

李祥林自個兒在心上這樣想。

「唉，什麼地方有豬油燒餅買呢？……」張大慈子又眯着他那紅的爛眼皮。

月亮又升在家的那方了，那該是家在那兒吧。原野是靜的，遠處有一聲兩聲的狗吠，星星在頭上閃着憂愁的眼，月亮也時時躲在飛走的薄雲裏，風仍舊是一陣緊一陣的寒風，枝頭夜宿的小鳥，不安的轉側着，溪水泊泊的流去，火車的鐵軌像無窮盡的延展着，跨過了一條小溪，又一條小溪，轉過了一個小岡，又一個小岡的，而在這個夜晚，沿着鐵軌走來的，還有一高一低的二個人影，是朝着家的那方走的。

走在前邊的那個高一點的人，望着遠處的消失在迷朦的夜色裏的地平線。夾着那爛眼邊的眼，又舉手去揩了揩眼睛旁的淚珠，說道：

「早晚得，同喬老三一道，也好，總還有得火車坐，阿二，你說還有多遠？……」

一步一跟，跟在後面的阿二也擡頭望了望遠處，便答道：

「莫問，走就是的，走到有小屋的地方，便找個躲風的地方，過一夜，明天又走，後天再走一天，那時再說吧。」

「唉……」

兩人便又默着走下去，大家都不願意說什麼，而張大慈子便又看見他姐姐的臉相，那末一副可怕的死人的臉。他又想起她那屍身，她祇穿一件單褂，……但是他能怪他姐夫麼？他又想起一些別的，那些乞丐，那些女人圍在死屍邊哭，他們的男人就是被廠長開槍打死了的，他又想起那間小屋，他跟着他姐夫去過的，他們在那裏打嗎啡針，那些去打嗎啡針的人，都黑瘦得不像人，渾身都是針孔，姐夫說他們不打針就沒有精神做工，打針呢，有一天也要死去，他又想起……他想了許多，他覺得天已經漸漸的壓了下來，他呼吸也跟着急促，他簡直不敢看什麼了，他喊起來

道：

「阿二！阿二！」

阿二忽然也趕向前來抓着他，喊起來道：

「慇子！慇子！」

兩人抱着站了一會兒，才明白過來，於是又排着走向前去。

「我說，阿二，真悔不完呢！……」

「不想他了，不想他了……李祥林也不是好人，他一定找到他叔叔了。他就不

管我們……」

「靠不住，也許他比我們還壞，小劉同着他一塊兒的，小劉總是好人的。……」

「慇子！老陳的話也有道理，他說上海的工人是有出路的，因為他們齊心，他

一定要留在他們那裏，不過我們也好齊心起來的。小龍留在上海，也不過多一個告

化……」

「唉，……阿二，你何不有方法還那三石穀？……」

於是他們又不做聲了，又低着頭，讓那勁的風從頭上刷過，腳踢在地下，一點聲音也沒有。

可是遠處卻傳來軋軋的車聲，接着便看見了那車頭上的大燈，濃的黑煙，也染上了那濕青色的天空，於是火車便飛快的朝他們衝來，掠過他們的身子又滾向前去了，這是到上海去的火車，而在那車上，在那有電燈光的四等車箱裏，又有一批一批的鄉下人，在鄉下過不了而跑到上海去的，他們正睡在那裏，咧着嘴，流着口涎，做着可憐的卻是荒唐的夢。

這激烈的震響一流過，原野又重復安靜了，而王阿二卻垂着嘴角狠狠的答道：

「三石穀麼？有方法的！孫二疤子你等着！」

一九三三年，三月底

團聚

一

搬到鄉下來住，這是第三年的開始。今年的春雖說來得遲一點，一眨眼，也就快到清明了。去年插的柳枝早已發了葉，稀稀幾絲向池塘裏彎着腰身。幾株小桃花也夾在裏面染上了點點的紅。遠近的羣山，那些不大的，全植着老松的蒼翠的羣山也加了可愛的新綠，而且在這些嫩草中，或是佈滿了苔蘚的岩石邊。一叢叢的野杜鵑，密密的盛開了。有陽雀，也有許多奇怪的，拖着白色的長尾的烏兒喧鬧的啼着，還有一種頂小的鶯，在黎明的時候，就開始了委婉清脆的歌喉，從這株樹上飛躍

到那株樹上。一些小蟲，爬着的又有些生了翅膀，飛舞着花衣，在春天的景物中穿來穿去，一切的東西，靜着的動了，死寂的復活了。隨處都探露出一種氣息。是「生」的氣息呵！

可是在屋子裏，在這棟雖經過改修，却還是顯着陳舊的屋子裏，在那有着火坑的一間，火還是不斷的熊照看。這都是些在冬天便鋸下來的老松樹的根。常常因為沒有乾透的原故，和爲了省儉。在柴的上面又加上許多穀殼，火焰便小了下來，濃的烟一直往上升，在餞柱間打着迴旋，慢慢地從有着格子的門上邊軟軟的飛走了。所以在那些常爲煙留連過的地方，一絲一絲的全垂着長長短短，粗粗細細黑色的纏絡似的東西，這屋子就更現得幽暗。圍着這坑的周圍，經常放得有幾張大小不等的柳木圈椅，家裏的人一在沒有了事的時候，就可以全聚在這一間，在冬天，尤其是有着一點熱茶，更加上有幾個大芋頭在熱灰中煨着的時候，是頗有着一種家庭的融融之樂的。不過在那時，已開始了春暖的明媚的陽光的。這時，大半椅子全空着

，只有在一張最大的上手方的圈椅裏，陸老爺還仍擁着一床破了的狼皮氈子高踞着。沒有什麼人來陪他。他是做過官的人，他很有修養，他不大喜歡發牢騷，有時拿一本小说看看，但一聽到有脚步聲在近處響着，便昂起頭來聽，他實在希望有個人進來談談。若是這走過去的，是那小女兒貞姑的話，便總是先燃一下那鬍子，喊道：

『來，暗，來裝袋煙！』

一根一尺多長的旱烟管便放在他嘴上了。這根烟管跟着他許多年，經歷了半身榮枯，翠玉的咀和象牙的斗，由晶瑩而浮着不潔的焦黃。自從搬到鄉下來，全吸的是自製的煙草。

『爹！這烟臭得很！』貞姑在裝着煙着時候常常要這樣說，或者就說：『這烟有什麼好吃，我真不懂你，爹！』她并不很喜歡這差使，雖說她爹每次看到她的時候，看見她棕色的臉蛋全漾着天真和生命，他自己便感到一種輕快，在那老年的空

虛的心境上，得了另一種滿足。他總是那末和氣的答應她。

「暗，很好，這是自己園子裏種的，你媽也會做烟葉了，這沒有滲假。你不懂，你還小，暗，香呢！」

陸老爺是一個快六十歲的人了，前幾年還很健的，他本來在一個公司裏做着事，事情總算還好，但又是什麼九一八，過去了，又來了一二八，雖說他并不大管這些事，可是公司却不能不受了影響，關門大吉了。親戚間因這次失業的很不少，他奔走了一陣，也就只好退回到家裏去，想靠着一點祖田拖延着日子，然而在少數年間顯赫過了的這落漠的晚年，是很不快樂的，因此很快的便露出了衰老，尤其是從去年初秋時候的一場大病，一直到現在還不能復原的一場大病。

這病本不是什麼了不起的駭人的大病，不過一直有半年，他實在不大清楚，常常囁語，，手脚也因為神經的失常而麻木，而失了知覺。他經常無非喃喃着，問着那失了業又失了蹤的兒子的消息和自動的輟學回來的兒子的前途。後來這兒子在鄰

省找着了個小差使，於是背了一付小的舖捲和大的野心動身走了。而失蹤的也有下落，留住在一個堂房的兄長家裏，等着他的幸運，年輕人總有着許多為老年人不解的狂狷和誇大的。於是他的病才又慢慢的有了起色，然而一直到現在，雖說早已顯得恢復了痊癒，可是總是怕冷，常常一人留在這無人再顧進來的火坑間。往年的情形決不是這樣的，就是他自己，也常常感到。

「爹，今天太陽好，把椅子挪到外邊去坐坐好嗎？」年紀比他小了二十歲的續絃太太，還保存着一付年輕的人的興緻，每天總要這末問他一兩趟。她現在成天倒捲起袖子，忙着廚房，忙着下塘洗衣，忙着照管要小的兒子把豬食。雖說這年她又喊走了一個唯一可以幫助她的姑娘，她還不怎麼覺得辛苦。她的小兒子，和第四兒子都被停止了上學，在她還以為熱鬧的。

「風，有點風吧，我有點怕風，明天再出去吧。」老爺這末遲遲疑疑的說了。他一天天的推了下去。他有一點想見陽光，卻實在在身體上會感到一種壓迫，他寧

肯蹲在這幽暗的屋角裏，想着過去，也想着將來，他還會放一點美好的夢在不可知的期待裏。雖說他已是一個很明瞭的人，但總有：「到了那天……」像這個那天的感覺，確是常常感覺着的。

「好，不過這火烘久了也是要不得的，你得擔心你自己。」從前她也許沒有現在能耐勞，在搬到鄉下來之後，她的確在不得已的環境裏，洗刷了許多浮華的太太氣，她學會做許多事了，不過，做一個太太應該有的溫柔，也就漸漸的減少去，自從去年她丈夫病了後，她就更在強硬之中自主了起來。由一個完全附屬的地位站到平中心，有權主持大小的家事，哪怕縱是一個很小的家。

他也常時感到一些意外的不馴，却反更愛她了，有時受了像申斥似的容顏，這是在他的少壯時代，和他的性格上都是不能容忍的，他也無聲的寬容着他，連最小的貞姑，也意識到爹是越來越和氣，甚至可以疏忽一點的了。

這幾天他常常想着一件事。他盼望着他的長女，她是一個已嫁的長女，她從小

就沒有母親，並不能同後母住得很好，嫁得又不如意，前幾天就帶了信，說是要回家來，什麼理由都沒有說他是最愛她的，愛到使兄弟們有着無言的嫉妬，其實也不過由於同情，憐憫她一些罷了。

「爲什麼呢？這孩子，……」他時時這末寂寞的望着在空中飄的火燄。火有時舐着一把銅水壺底，這壺穿着一身厚的黑衣，被懸在一根倒掛下來的柳木叉桿上的。不時從那裏放射出一團團的白汽。

太太也幫着望着兩天，後來就忘記了，偶爾聽到提起，却又失去了興味，而且她想着那個已被辭退的姑娘。他擔心這位姑奶奶不能做他自己一部分的事。她應該曉得前年的大水和去年的旱荒很影響他們的家，使他們更難於支持，越陷在拮据裏，簡直是慚愧的苟延着日子。

他希望着，一個人悄悄的想，想着她小時垂着兩條小辮在家中使性子，她從小就有一種氣概，任何地方，任何時候都不失去一種尊嚴感貴的小姐氣概。她進了學

校功課最好，人人誇她，她很會交際，有許多次她代替了後母，走到一些必須的地方去應酬。他又替她選好了一個名門世家。誰知這公子却是一個最壞的浪蕩子。命運於是便把她毀了。她的終身只成爲她爹最心痛的事。就是她不回家，不在他面前埋怨咕咕，他也幾呼無天不懷念着她的。

終於有一天她回到家來了。

二

這天剛好又是好天氣。他們家的長工趙得福又下了田，他們的媽，這時正坐在門外邊弄草，蓮姑，那個比貞姑大三歲的女孩也坐在一株桂花下縫鞋幫。貞姑是受了命令要她陪父親的，但是她常常要跑到外邊來；她才七歲，什麼也不能做，可是她喜歡看她媽，看着她姐姐，她更喜歡跟着小哥哥去招呼鷄，那些在竹林裏跑着的鷄，和那些鵝，幾個披着白羽毛常在塘中游着的鵝。而且看大河鷹，平着大翅在青空裏劃着圓圈越飛越高，越高越小，她看不清了，閉着那疲倦的眼，嚮往着那些看

不見的遠處，但是只要一聽到「嘯嘯……」的嗚叫，便又猛張開眼去找着牠們，那些她最愛的鷹。這天她跑過了圩壩，她去擲着幾根偷來的油菜花，想到塘那邊，昨天小哥在那裏採了一束紫色的野花，捉到了一個黑蝴蝶還有一個綠色的小得可憐的蚱蜢的東西。她在草叢裏走，這裏全開着小的白色的齊榮的花。她獨自一人在這裏玩耍得非常酣暢，但不意的她却受了驚駭了。

「貞姑！貞姑！」

她從草上抬起頭來看，她手上還粘着一根三個頭的苜蓿。她看見從山均邊走了來的她的大姐。她還認得她，她擎一把黑洋傘，挾一個衣包，珍兒背在來發背上，她們一路走了攏來。她喜歡珍兒的，她快樂得很，她朝回家的路上跳着跑了回去，大聲的叫着：

「媽媽！大姐回來了。」

蓮姑也站起身來看。

她媽也慌忙站起來看。一身全是草，她還只將一半的枯枝團成把子。手上刺了許多條印，血在薄皮下隱隱的跳。她邊用圍裙拭着手迎接這遠歸的小姐，她看見這蕭條的行旅時，暗暗的驚詫着。

來客望着她，也敏銳的感到一種氣氛，「貧窮」這個字眼一下就跳進了腦子。她覺得很是酸楚，她們互相攬着手，半天說不出話來。

「爹呢？他老人家病好啦吧？」

「在火房裏，他怕冷。」遠姑搶着告訴她。

「是，今年不知怎麼的，你爹一直到現在都還離不開火，我真擔心他又得病，不是清明了嗎？」她開始抖着身上的和頭髮上的草屑。「你怎麼就這末三個人走來呵，珍兒倒長大不少了。」她順手接過那大的衣包。

「讓我看看爹去。」飛速的，這來客一直朝裏跑着，她看見家裏一點也沒有變，只是更顯得陳舊了些。春的陽光似乎並沒有把這房子照明亮。

從那向東的小房裏，透出一陣陣的煙味，她凶猛的朝那裏奔去，她大聲的喊起來了：「爹！爹！」這聲音裏揉着歎欣，哀憐，感傷等等的情調。

「暗，是鳳兒吧！鳳兒！鳳兒！我望你這一晌了！」

鳳姑一走進門坎，眼淚便洶湧了起來，她扶着他的椅背邊，不斷的哭泣着，她恨不得撲到他懷裏去。

孩子們都擠了進來，珍兒扯住媽的衣。

陸老爺也被她驟然的駭泣弄呆了半天，只說：「何必呢。暗，壓制一下，有什麼委曲，慢慢說吧！」

她坐了下來，也是一張柳木的圈椅上，那鄰近着她爹的一張，她用一幅大白手絹，拭那垂在眼邊的淚珠，那淚珠為火映着，閃閃有光，晶瑩欲滴。

這時她們的媽，陸太太也脫下了圍裙，捧着兩隻茶杯走進來了。她搭訕着說：

「鳳姐，你看爹的氣色，總算不錯，去年真把我嚇死了，那時真想你回來，姐

夫又生着病。只是頭髮白的太多，你看眉毛和鬍子都花了。你也難得回家，莫傷心，我們今年是荒，你還不曉得早就連種穀也吃了。二叔家答應借六擔穀子的，過幾天去挑。不是你三弟寄了兩次錢回家，也有十多塊，我們還不知怎麼呢！」

她倒了一杯茶給她，又打了臉水來，她把小孩子全安置在外邊了，於是去弄點東西給這遠歸的客人吃，她搜羅出一小袋玉蜀黍粉，可是沒有糖，她就到菜園裏去尋葱，做幾個蔥油餅。

「暗，鳳兒！去年一場病，我真怕見不到你了，還好，又好了過來，你聽說二兒現在什麼地方？你怎麼瘦了，顏色這末青，你是坐轎來的，還是坐船來的？」

「坐船，在倉港上坡，一路就走了來，心想十來里路，不算什麼，走走却要好大一歇，又加上一個衣包就覺得累些。爹！你近來是真全好了麼？」她眼光不覺的望到了那埋在粗糠下的燃着的柴火。

他也望了望火，他告訴她他是完全好了，有一點怕冷却不能算病，老年人了，

氣血不和，一冷就覺得骨節痛。往年他不是常吃一點酒麼？前年剛下鄉，他們還煮了兩担燉子的酒。後來又搭人釀了一小缸，去年年成太壞，冬裏又加上病，就一點也沒有了。他說沒有也好，橫豎酒這東西於人並沒有什麼大益，不過可以和和氣血。

可是她却回憶到他過去的豪飲，一兩斤的汾酒，是並不會醉的。尤其是一種晚飯前的習慣，每次總是照例三杯。她很不舒服，以為這都是後母處置得太過。她恨自己忘記帶兩瓶酒來。

她把衣包打開，檢出兩包機器掛麵，這使老年的父親很高興，還是正月裏有人下鄉姑母帶了幾斤麵來，以後就沒有吃過，他是頂喜歡麵食的。她還買了一包京冬菜，一包榨菜，和兩瓶味精。她是懂得他的嗜好的。

「么兒來，把這些交給你媽要省儉點用，唔，鄉下有錢也買不出這些東西來。」

這小兄弟已經全變成一個鄉下孩子了。棕色的臉，和棕色的手腳，頭髮蓄得很長。禮貌也缺少了。他會幫着這哥看牛，他能汲水，他上菜園，種瓜，他也下田，拔草，可是他還得做他最不願意的事，就是每天得寫一頁大字和一頁小字給爹爹看。他常常因為沒有進步，爹爹總是顯出一付不高興的臉：「你不是種田人家的子弟呀！你要記着，暗，你爺爺是……。」

「鳳兒！你看這東西，」他等他么兒走去後便說道：「他簡直不想讀書了，明年若果你三弟事體好些，我還是想讓他出去上學。難不成看牛算了，要是二弟找到事，老四也就出去跟着他。這種泥巴學堂就不必教了。暗你看好不好？」

「什麼泥巴學堂，我不懂。」鳳姑一邊包着衣包，一邊問。

「暗，也實在沒有法子，就是在前邊祠堂裏，有一個學堂，去年就沒有先生的了，今年村子裏的人來商量，我就要你四兄弟去混混。一節也有十幾塊錢。什麼學堂，就是看牛，看住那一羣野孩子。暗，有時村上的人走過，也好有個落脚的地方

，吃一杯茶。有時真還有人寄一條牛在你學堂大門口，說，「喂，先生，費心照管一下，我就來的。」好在你四兄弟人老實，還肯去，自然這是很丟臉的，不過也沒有法子。」他接着還形容了一陣，那些赤腳的學生，他們又蠢，又狡，要不有這位老爺的名稱，那忠厚的兒子是無法管理的。

這些消息都是新鮮的，然而却不是使人快樂的。她漸漸有些倉皇起來，她遲疑的不敢告訴她這次回來的目的。她只聽着，而且注意着，她看見父親確是老了許多，尤其是那摸着鬚鬚的時候。手似乎時時在打戰，顏色並不好，穿的還是很舊的棉緊身，袖口邊的棉花都露出來了。棉鞋也是很舊的，除了眉目間還保有一種曾經過長時間修養成的威嚴和銳利的神情以外，看來也不過只是一個有些搖擺的老頭兒。何況這些威嚴和銳利又都被善心和麻木弄得很模糊了呢。而且這聲音，是多麼無力多麼空洞呵！

她現在不再哭了。對於家中貧窮的同情，緩和了對於自己命運的悲苦，她緊緊

的問起家裏的事來。她知道大兄弟還繼續着那個小差使，在華北一個小縣城裏的什麼稅卡上。連外混一月也有三十多塊錢，但是他有一妻，兩個小孩，他曾在大學唸過書，却不能找到一個更好點的事。他是沒有嗜好，應酬却不小，每月的分子，至少常是七八塊，他很想給家裏一點津貼，這又只能成爲希望，不過從近來的來信上看，似乎到老成了許多，那些怨天由人的空話是日漸其少，成爲一個能安分的良民了。二兄弟，這位有着冲天的志氣的最聰明的一個，在父親的失業之後便找到一個頗好的職業，却因爲鋒芒，好指彈上司，不甘於同一羣醉生夢死，蠅營苟苟的同事親熱，於是一再申斥接着就來了開除。大約還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祕密，家裏人也無從揣測，他就失蹤了，兩個多月打聽不到消息。幸好他又在×埠露了面，現在寄居在宗麒堂兄那裏，他是不大來信的，來信也無非滿紙荒唐，什麼宇宙人生。只有三弟還算好，他是去年年底到鄰省去的，一個工人子弟學校教書。一月有二十塊錢，他是比較踏實點，曾寄過一點錢回來，但最近又快一個月沒有信來了。家中人都

很望着他。她又問一間家裏的實在情形，但是又似乎並不十分清楚，他常常重覆着過去了很久的話說着。

到晚上她又哭了，後母也看得出她爲難的情形，她的寬大的夾衫並不能遮掩那突出的肚子她大約有了八個多月的身孕。

「唉，爹還沒有問，要是他曉得了，……」她伏在床上嗚嗚的哭泣，這床還是去年他三弟回來時架上的，現在睡着她和她的珍兒，小小的臉因爲疲倦睡得很香甜。

「姐夫也是……」倚在桌頭的後母，凝視着小美孚燈的黯淡的光，想不出什麼可以慰解的話。

「他橫豎是自作自受，」鳳姑又把伏在枕上的臉抬了起來，臉上掛滿了淚珠，「可是我……我又不能眼看他受苦，別人要罵我的，照我，我真恨他恨得要死，你看那癆病鬼樣，磨折也很夠，他偏又不死，他活起就爲了要害我，真是前世孽！娘

！你看我好告訴爹，爹想得出辦法麼？……」

這事在後母的意見是無論如何不能告訴爹。因為無用處，當着這青黃不接的時候，一天四升多米下鍋，已經費了多少心思和唇舌，忍了多少氣，憑空哪能湊一筆大款，幾乎要一百元，就是肯出七八分利也借不到，城裏幾家親不是不必提了，就是二叔家也實在想不出辦法。她決定要鳳姑趕緊寫幾封快信給姐夫的幾個伯叔和兄弟，總要先把拘留在戒煙所的人弄出來才好，然後慢慢還那些烟酒嫖賭的賬。而且爹的病剛好，這些消息，他一定不能忍受，她很怕他又發病，而且她要求鳳姑無論如何只能同他講一點快樂的事。她結束的意見是：

「我們這一家人都還太小，我們還須要他的呵！」

她當然也替鳳姑想了許多，就在這晚他們商商量量寫了許多信，最後的一封信是寫給那在鄉省做事的第三的兒子，她們求他設法寄一筆錢來，因為鳳姑很快的就要生產了，不能不用一點錢，這總該有一點把握吧！既然他並不是一個全無心肝，

也會顧到過家裏的困難的。

三

信剛寄出去！就收到一封來的信，雖說明知道並不是一封覆信，却也在熱烈的希望之下被展開來。

「媽媽！

今天晚上有着大風雨，雷轟隆隆的在屋子四週響了過去，又響了過去，刀一樣的閃電劃破了東邊的天，又把西邊的天劃破，每當那刺人的亮光一閃過後，那更其巨大的雷，便比雨點更加快的霹靂的直落到地上，可憐我住的這間小屋就駭得輕輕的跳動，我實在擔心牠會倒塌下來。我一點也睡不安穩。間壁的我的學生我已聽到他幾次喊媽媽，我也聽到他的祖母，哄着他，他的媽媽是剛死去兩個星期，而他的爸爸又剛輪到夜班，他是鐵路上的一個小工人。而我呢，我也實在在想我的媽媽了。我已是這麼大的一個孩子了，我今年已十七歲

，我當然不會怕雷雨，可是媽媽，今夜的雷是怎樣的壓迫着我，壓迫着一個漂
流異鄉無處可歸的孩子呵！當我頂小頂小的時候，我曾是一個最怕雷和電（我
記得雨是比較好一點的）的，每次一到有雷的時候，總是春夏多，我就倒在你
懷裏，抓着你，緊閉着兩隻小眼而發瘋的叫着，『媽媽媽媽！』媽媽就把我抱
得緊緊，蓋着我的頭，壓緊我的耳朵答應着我：『寶寶，寶寶；媽媽在這裏，
媽媽抱着你的！』後來，我大些了，我也變成一個頑皮的，我跟在哥哥們後邊
叫嘯，我們都是歡喜雷雨的，我們小小的心因為那正在發洩着狂怒的天公而高
興起來，我們應着那些轟響吼着。像那些往事真是多麼使人懷念的事呵！我真
常常怕想起那些，我們的童年總算是幸福的！然而，多可怕的雷雨呀！是什麼
樣的看不見的雷雨，將我們的家打得粉碎，將我們少年的心擊得這麼傷痛，我
是不知有多少時候都在忍受着這種極刑。我們的大哥，他是不得志的，他辛辛
苦苦的學了那末多年工業，現在卻在那種地方陪人又又小麻將。湊份子替上可

的姨太太做壽，我想他那些夢想，那些想振興中國實業的野心，那些支持了他多年的努力的東西，都怕磨盡了吧，現在在他腦子中的到底是什麼呢，是不是也還有一絲吃飯睡覺以外的思想來在他腦中呢？多可憐的大哥！至於二哥，媽媽，你也許不會原諒他，爹也不原諒他，社會全罵他，但是我，我真在心裏愛他，同情他，他失敗了，他表面是失敗了，他現在在受苦難，但是我，我真希望有一天他會做出一樁驚天動地的事來，我的二哥是聰明的，他該會有那天的！而我呢，我不必說我自己了吧，我有時真是什麼都不想，一切的想頭都是只有加增我的痛苦的啊！媽媽！你也許看了這些要難過的，你一定以為我還不懂事，不能體會你的心，錯了啊！我只要能使你快樂，使爹快樂，什麼事我都可以去做的！你看我毅然從學校裏出來，就是預備減少你們的負擔而把這負擔放在我的肩上。一個孝字的名稱，並不是我羨慕的，我是因為懂得你們的為難，又看清了我的有限的前途，才走上這條路的。然而，……我應該怎樣說呢？我

要向你說的是這麼多，是這麼無頭緒，而這樣大的可恨的雷雨卻又這麼擾亂着我心情，我今夜，我該怎樣去度過這可怕的一個夜呀！

今夜的雨的確是太大，下場的鐵路軌道也許又要被激流衝塌，上一次曾衝毀一丈多，有許多大茅棚的人家，就全在水裏。媽媽這裏的景象真不是你能想像的，若是你看見了，你是忍不住要哭的呢。我若不是安置在這裏，也不會懂得這許多事，就是也不會有許多支支節節，不會又要使得媽媽難過呵！假設我還是一個無知的學生，像許多好的家庭的子弟一樣，或許在一個無所謂的地方，有一碗飯喂着我，安安穩穩的過着日子，那是多麼的好，多麼可以使你滿足的呵！可是，爲什麼要把我弄到這裏來，這裏的確是一個特殊的地方，這裏就全是工人，這些工人並不同我們小時所看見的毛機匠阿木匠那末有趣的人。這裏真難得生活，生活全在殘酷的鬥爭裏掙扎。我的學生全是這些人的子弟，他們當然也有很過得去的，也有窮到連飯沒有吃，也有爲了別人挨打的，也有專門

打聽同夥去告密的偵探，我天天同這些人見面，有許多人真使我慚愧和佩服。我當然不同他們有什麼勾接，我一向來是謹慎的，可是……我一定要告訴你，我一定要找一點勇氣，為什麼雷雨還不停，夜是這末的冷，小煤油的燈光又是這末的暗。……

媽媽，你能原諒我嗎？我現在是住在我學生的家裏的，我已離開學校快一個月了。我是被開除的，你一定以為我又丟了家裏的餬，而傷心吧，但我實在並沒有錯處。原因只為我替幾個學生的家裏寫了一篇宏辭的東西。他們每月却賺不多幾個錢，有的十元有的八元，他們却是有家眷兒女的！不過說起來，你也許不相信，他們的薪水，却積欠到一年多。他們忍受着饑餓，半飽的拖延着日子，但總得設法使他有個半飽，他們並不敢有多希望，只希望拿回，那本是他們的一部分，我既然同他們很接近，我每天教着他們的孩子，那我答應一次這並不是無理的請求，也不會是犯法的吧。可是第三天，校長便叫我去罵了一

頓而把我辭謝了。若不是這裏的主人，我一時能往什麼地方走呢！當然是很氣憤的，却拿他們沒有辦法。像這裏主人一樣同情我而待我好的人也很多，但他們不就是每天在餓餓線上奔走的一羣的可憐虫麼，他們能有什麼幫助於我呢！我住在這裏，很想另外找一點事，我也不想離開這些新的朋友，所以我就都不告你，實在也很難於說清楚，你既不在這裏，又不懂這裏情形和這些人。可是，時間是一天天的飛走，我只成爲他們的負累，我心裏實在日夜都不安。那末，我回來麼，媽媽，我又實在怕，怕看你和爹的臉，你們一定不會諒解我的。不，不是不諒解我，我知道我就真做錯了什麼，你們也不會責備我，是我怕着你們的憂愁，爲了兒子們的無盡的憂愁！

雷和雨都漸漸小了一點了，我的學生和他的祖母似乎已入了睡鄉，風却還是很大的吹響着遠遠的白楊，沙沙沙沙，近屋的野草也一陣一陣傳來無止的冷意，這夜是顯得這樣淒涼，這一片冷，一片暗，我實在無法忍受這侵襲，我有

時要發一陣狂，我感到全身都是憤怒和仇恨，我有時又只想哭；這個時候才真覺得自己的軟弱，還是一個孩子呵！媽媽！我一到煩悶到想哭的時候，那佔據我整個腦海的，就只有你，我是如何的須要到你一句話，你一撫摸呀！媽媽！媽媽！在失了業的你的不肖的兒子，你許可他回來看一次你嗎？我真要回來，我並不要住下去，我只要在家中呆一天，我要親近你，我要你給我生活的勇氣呀！

唉！這漫漫長夜如何得盡，我實在不能再等，我要走，我要到我媽那兒去，我決定回去，我要媽媽呀！

媽媽！媽媽！你張着臂，準備擁抱你這遍體鱗傷的遊子吧！

我祝你是快樂的！

你的兒子樹賢×月×日

四

陸太太坐在田坎上兩手放在兩腿中間，她的第四的兒子坐在她旁邊，他不時偷望着他的母親，媽是顯得多麼的憂愁呀！她蹙着眉，兩眼茫然的望着遠處，手輕輕的摸着衣緣，每當他稍為停頓有點遲疑的時候，她便悄聲的說：「完了嗎？」於是他就將三兄的來信又繼續下去。第一顆淚來在她眼邊，她還是癡癡的望着遠處。淚灑下來了，很響的跌落在手上，但第二顆又鎖在原來的地方。她還是時時婆說：「完了嗎？噫下去呀！」一直到他唸完。幼稚的心也受了重重的打擊，他害羞的悄悄去擦眼淚，他再不敢去看他媽，她已將臉全埋在兩手中，很利害的抽咽着，她低低的哭，低低的叫：「我的意呀！我的意呀！」

這是黃昏的時候，他剛從祠堂（就是學堂）回來，他帶回這一封信，他在屋外遇見他媽，她又非常想單獨的，早一點知道這信的內容，於是母子便同坐在這無人走過的窄身上，斜斜的陽光照在耕過的泥土上，也照在淺淺的有着一層水的田中，

風從水上走過，騷動了水裏的雲影，他們母子們也是相愛的，自從他教書以來，她便常常，只要抽得出一點空，便走到屋外的這些稍遠地方來接他。他便告一些聽來的新聞，或是學堂裏發生了什麼事，兩人一路談講着回去，回家後便幫着她把晚飯搬出來吃。有時她不能去接他，蓮姑也就代替了母親站在大桂花樹下伸長了頸子望。他們也聽過一些哥哥們的來信，他們兩個同一顆心去聽到一些好的句子，去領會到一些能安慰人的藏在字句後的心。但在今天，一切都變色了，晚霞已不是一片可愛的緋紅，只是一抹愁人的灰色。那些樹叢，塗着深深淺淺的綠，和着點綴在這裏的嬌豔的花，那些小鳥，遊嬉着，唱着的小鳥，那些水，溫柔的溪，還有那軟軟的拍人的風呀，都消失了！他們只停留在黑暗中，這是幾多冷。而駭人的風雨便在四週壓緊了來，雷和電也跟着恐嚇着他們，他們也傳染到無力，他們無法排遣這突來的傷痛了。

遠遠的蓮姑在喊了。小的兒子也從家裏跑了出來。站在路旁喊：

『四哥！四哥！』

他便輕輕的說，他怕聲音會觸着她們的：

『媽媽！媽媽！不早了，我們回去吧！』

她用衣襟揩乾淨了臉。便無聲的立了起來，在遠方，在那天際線上，她投去一道憂怨的眼光，便朝家裏走回來了。她兒子跟在她後邊。在快到家的時候，他聽到一句話，聲音柔弱到剛剛能辨清，似乎是這樣的：

『莫讓爹曉得。明天扯個謊吧！』

真的這事就瞞了那老年人，他還很歡喜呢，有時就問着貞姑和珍兒，要他們猜過幾天會有什麼人回來。或者就向四兒說：

『等你三哥回來了，你們學堂就也放幾天春假，他既然都請假回來歇歇，你也該歇歇呀！』

他還有着另一個幻想，就是他希望二兒這次出去，會把么兒帶走，這小子真越

來越像放牛娃兒了。

小弟弟妹妹不懂得事，也就跟在爹後邊盼望着三哥，三哥回來時，總會帶一點糖，或是糕餅，也許還有一個磁菩薩，那有着一個大肚笑臉的菩薩。

鳳姑也看到信了，她更加覺得難安，她不能走，身體上有許多不方便，如果她是有辦法，她當然不會回來的，但現在住在這裏，她一點幫助都不能給家裏，却又不能不吃，而且她還很快的就要生產了，這又只是多麼討厭的東西呵！

全家都沉浸在期待裏，雖然有着各樣的不同感情，但那時時要留心到一個熟悉的面孔會露出來，而那一一定是很快樂高興的一張面孔吧。

陸老爺似乎又硬朗了一些，也許因為女兒回來了，又一個兒子也快到家。這天忽然離開了火房，一手拄着杖，一手扶在么兒肩上一步一步的踱了出去。貞姑和珍兒就在前邊跑着，小小的心房充滿了驚異。近日來不大多說話，變得很是沉默的陸太太，也笑了起來，忙着安排靠椅，興滋滋的說：

「呵！爹，你看這外邊多好玩，陽光是這樣溫暖，你總大半年沒有出來了吧！她又指着一個塘，『你看那裏，我種了好些藕，再過一陣就會有嫩荷葉伸出來，今年夏天我們有荷花看了，你去年不是說過的嗎？』」

「唔，很好。就在這裏。」他坐了下去，用眼光四方掠着，「這鄉下真安靜，住慣了恐怕要離不開的吧！」

鳳姑把煙袋拿了來他就嘶嘶的吸着煙。

他又想到了快要回家的四兒：

「你們也要算一算，到底幾時好到家，唔，他說了是那天動身呢？」

後來他又自語着：「唔，田蕪不住，不是就都在家裏住一陣也好。……」

這時大家都在坪壩上陪着他，小的們在玩耍，陸太太和么兒在用着一個能轉動的老板打那些蠶頭桿，這些葉子都晒得很黑很枯，她們一下一下的打着，那些豆莢便被振動落在地下，然後拿走梗子，這都可以當柴燒的，豆便鋪滿了一地。他們又

用畚箕播着，吹走那些屑子。這些豆他們當菜吃過，也可以和着米一塊煮飯。陸太太頭上蒙了一塊布，很像一個村婦，她不能不幫着做這些，趙得福一人不大忙得過來，三石二斗田就只用他一人。還有菜園，砍柴的等等的事。

遠遠的從山坳子邊現出一個人影來。首先是鳳姑看見的，她還來不及告訴的時候。蓮姑也跳起來喊道：

「看呀！有人來了，是四哥吧。四哥！四哥！」她跳着迎了出去。

「噯，那裏？真的嗎？」

「唉！爹！真有一個人，看不清，說不是四弟。」身邊的鳳姑也立了起來。

陸太太也停了揮動着的竹片，跟在兒女們後邊走出去看。來人穿一件短衣，越來越近，很快就認出一個不認識的人。他走到廳集在桂花樹下的人羣邊，便問道：

「這裏是姓陸吧？」

「什麼事？」

「我要見老爺。」他就一直走到坪上。

「什麼事。暗，你是做什麼的？」陸老爺不覺的又去撚着那鬚鬚了。

「我是船戶，我是倉港的船戶，上次我曾載過老爺的，我還認得你，你大約不記得我了吧，我就叫劉大疤。你看，我這裏不有着一個大疤嗎？」他指了指額頭。

「暗，得有什麼事呢？」

「我又載得有你們少爺，他現在還在船上，因為另一個年輕些的少爺有了一點毛病，他要我先捎過信來，要兩個轎子，一個坐有病的少爺，一個坐少奶奶和小少爺。兩個小少爺都滿生得疼人。」

「什麼，你講些什麼我簡直聽不懂，暗，再講清白一點好不好？」

「兩個少爺。……」

「爹！莫不是大弟弟和二弟弟全回來了！」鳳姑這末提醒了一句。

「呵！老板！不是一個黑黑面孔，眉毛很濃的，和一個小方臉，骨碌骨碌兩個眼睛的？」陸太太也搶着問了起來。

「是的，是的，」這厚頭髮的鄉下人連點着頭，接着說道：「你是太太吧，你真好福氣，這麼一大羣少爺小姐，那兩個孫子，你要看見了才心疼呢。」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暗，船老板！就只稍得一個口信嗎？」

「該死！真該死！老爺你要不問我，我就全忘記了。你莫急，讓我拿，我還疑好在褙襖裏，就爲了怕掉，你看我這記性！」他說了就在腰裏連摸連摸，還邊罵着自己。

信被搶着來看，還是讓鳳姑唸了出來：

「父親大人：男已備媳，孫，及二弟歸來，二弟在船舊病復發，神經失常，願難照料，速望大人備轎來接，詳情待回稟，此請，

大安！

男
樹德跪裏即日

「天呀，到底是怎麼事呀！弄得人糊裏糊塗，」陸太太捧着腦袋走開了去又走了回來。

陸老爺用力的敲着煙桿，頻頻的嘆息。最後他只好說道：

「媽媽，能先設法一頂轎子去接他們麼？」

「我怎麼曉得呀！他們全回來了！他們都不替我想，好容易我幾乎下了跪才在二叔家借來六擔穀子，要我用什麼法子來養活這一家人，你橫豎害病，你可以不管，可是我這做娘的……」陸太太完全歇斯底里的這末哭叫着。

「媽媽媽媽！莫這樣，我請你安靜一點，你想想爹吧！爹今天剛出來，」鳳姑這末勸說着。

「暗，你娘就是這末急性子，近來更容易焦燥，事情不能全往壞處想，且等着見大兒再說，也許三兒可以……」陸老爺也這末寬慰着。

「不要做着惡夢了吧！」他還是盛怒着，可是同時又爲兒子們難受，她又覺得對不起他們，他不該這樣態度，於是她又吩咐么兒道：

「趕快到田裏喊趙得福，邀個人抬頂轎子去倉港。你再同着這船老板，繞四哥學堂一塊去接他們。聽好沒有，趕快去吧！」她又朝着那癡癡望着他們的粗漢子說：「船老板，不留你坐了，你跟着我們小少爺去！等下一道給你酒錢。」

於是他們急忙的走了。剩下這幾個人不知道說什麼好。後來還是貞姑打破了沉默：

「呵大家都回來了！三哥也在船上嗎？我們又要過年了呵！真熱鬧呵；小珍！小珍！過來，讓我告訴！」

還是沒有人回答她。

誰能想出口答她的話呢？

記丁玲

沈從文

一 丁玲的早年生活

一九二三的春天，北京的春雪還不消融，大街小巷各處皆黑泥白雪相對照，天空中有「一塊瓦」風箏飄揚，我在北京西城所住的一個公寓裏，認識了一個圓臉長眉大眼睛的女孩子。當我們把話談到各人所生長的地方時，我告給她我的家鄉在鳳縣，她似乎微微驚訝了一下，她隨即告給我她原籍是安福縣，我也驚訝了一下。

x
x
x
x
x
x

安福縣多蔣家，丁玲女士便是那地方一個蔣姓人家的長女。在北京城我知道了

她是安福縣的人，同她說到那地方城池被我本鄉隊伍佔領故事時，方明白那張畫就是她堂伯家中的一幅寶畫。那地方雖僻處一隅，我哥哥隨軍隊到的那一次，似乎已是地方經過兵災的第二次了。第一次當在辛亥左右，因革命各個地方的組織皆有了變動，各處皆發生了騷擾，丁玲女士便同她母親，一個年幼弟弟，從福安縣逃到比較開通的湘西常德城。常德地方既是她母親所生長的地方，母親余姓在常德縣又為世界華族，門第極盛，多讀書人，丁玲女士的父親既已死去，故後來事平以後，她們便不再返安福，且在常德住下，成為常德人了。

x
x
x
x
x

丁玲女士到可以入中學時，便過離常德地方九十里的桃源縣省立第二女子師範肄業。在那女子師範時，學校對於她，同對於任何一個女生那麼同樣情形，完全尋不出什麼益處。學校習氣太舊，教員太舊，一切情形皆使人難于同意。她當時在那學校，成績也并不怎樣出衆驚人。但在性情上，則在那里將近兩年的學生生活中，

對於她有了極大的影響。影響她的不是學校教師或書籍，却由于一些日夕相處的同學。那學校設立在湘西，學生大部分多自湘西邊境辰河上游各縣而來，同時鄂西，川東，黔北，接壤湘境者，由于方便來學的也不少。邊地如鄰接湖北的龍山，興山，四川的永綏，靠近貴州的麻陽，鳳凰，乾城，以及其餘各縣，由於地方銅寨，苗族雜處，雖各地相去不逾八百里，人民言語習慣，已多岐異不同。女子雖多來自小地主及小紳士同小有產商人家庭中，也莫不個性鮮明，風度卓超。各種不同個性中，又有一極其相同處，就是莫不勇敢結實，清爽單純。女子既感情熱烈，平時的笑與眼淚，分量也彷彿較之下江女子特多。丁玲女士在學校方面雖然並不學到些什麼有用東西，却因為跟這些具有原人撲野豪縱精神的集羣過了些日子，不知不覺也變成一個極其類似的人了。

這種性情當「五四運動」影響到長沙時，餘波所及擴大到了桃源，就使幾十個年約十五六歲的女孩子發了瘋狂。「自覺」與「自決」的名詞，「獨立互助」的名

詞，「自由平等」的名詞，以及其他若干新鮮名詞，在若干嶄新的刊物上，皆用一種催眠術的魔力，搖動了所有各地方年青孩子的感情。桃源學校方面，也人人皆感到十分興奮，皆感到需要在毫無拘束的生活中，去自由不羈勇敢勞作好好的生活。一聞長沙有男子中學招收女生的消息，當時便有若干人請求轉入長沙男子中學，其中一個二年級生名蔣樟的，便是丁玲女士。學校方面對於這件事，自然並不給過什麼鼓勵，事實上却特別加以裁制與留難。家庭則對於這種辦法自然覺得太新了一點，于是一些女孩子，便不問家庭意見如何，不問學校意見如何，跑到長沙讀書去了。

她們第一次離開桃源向長沙跑去的同學，似乎一共是四個人，除丁玲女士外，有川東酉陽的王女士，湖南芷江的李女士與楊女士。但到了長沙不久，上海所流行的「工讀自給」新空氣，在一種極其動人的宣傳中，又影響到了幾個女孩子。同時長沙方面或者也有了些青年男女不可免避的麻煩，在學生與教員之間發生。幾個女

孩子平時既抱負極高，因此一來，不獨厭煩了長沙，也厭煩了那方的人。故雖毫無把握，各人便帶了幾部書，以及一筆為數不多的款項，在內河輪與長江輪三等艙中佔據了一個角隅，有一天便居然冒險到了上海地方了。

X X X X X X

當丁玲女士已經作了海軍學生指胡也頻的新婦，在北京西山住下，告給我那點經驗時，她翻出了一些相片，其中有一個王女士編織絨線的照相，她說那就是初到南京照的。到了那里把錢用盡後，天又落雨極冷，無法出門時，就坐在床上，把一條業已織就多日的絨繩披肩，拆卸下來，挽成一團一團的絨球，兩人一面在床上說些將來的夢話，一面用竹針重新來編結一隻手套或一條披肩。工作完成以後，便再把牠撤散，又把那點毛繩作一件其他東西。當時房東還不很明白這種情形，常用猜詢的眼光，注意兩個女孩子的工作，有一天，且居然問「為甚麼你們要那麼多毛繩物事」？兩人自然并不告給房東那是反復作着玩玩的行為。房東的神氣，以及兩人

自己的神氣，却很溫暖的保留在各人印象裏。

兩人對貧窮毫不在乎，一則由于年青，氣壯神旺，一則由于互相愛好，友誼極佳。但另外必仍然由于讀了一些新書的原因，以為年青女子受男子愛重雖非恥辱，不能獨立生存則十分可羞，故兩人跑來南京，一面是找尋獨立生活的意義，一方也可說是逃避上海的男子。當時丁玲女士年齡還不過十七歲，天真爛漫，處處同一個男孩子相近，那王女士却是有肺病型神經質的女子，素以美麗著名，兩人之間從某種相反特點上，因之發生特殊的友誼，一直到那王女士死去十年後，丁玲女士對於這友誼尚極其珍視。在她作品中，常描寫到一個肺病型身體孱弱性格極強的女子，便是她那個朋友的剪影。

二 丁玲開始寫作

海軍學生指胡也頻靠寫作爲生，在壞習氣下既毫無出路，日子過去了，每個

過去的日子，皆帶去了些未來生活的勇氣，另一遠方却有個年近六十的小學校長，常常來信告給他們，外邊不易支持，還可以回到她身邊去，故公寓中的好主人，以及北京秋天來的乾淨空氣皆留不着他們，恰好那時節兩人在公寓方面又有了些小事故事，因此丁玲女士就離開北京回了湖南，過不久，海軍學生也跟着走了。

●回湖南後海軍學生便開始寫詩，所寫的詩不外乎兩人隨了每個日子而來的和洽無忤的友誼，使那個偏執熱情的年青男子，從女子方面所得到的眼睛，鼻子，兩條脛膊，一張口，或別的什麼印象，處處驚訝出神，又在小小分離上與小小衝突上，讓那些事成爲習慣的各樣嗜好，折磨到心靈同身體，故寫出的詩，形式同意境方面，皆離奇少見，且充滿了狂熱的感情。

兩人回到湖南住了一陣，丁玲從母親方面得了些錢，第二次預備出門時，大約北京還有些痛苦的記憶，故兩人並不預備過北京，最先只在長沙住下。長沙覺得不好，兩人搬往武昌。武昌又覺得不好，兩人再過上海。上海地方那麼大，住下來自

然很合式了，又因為那地方耗費太多，所帶的錢極其有限，演電影作明星的計劃，則一臨實地却已證明了完全是個夢想，在北方，海軍學生正慢慢的把他的作品找到了出路，若機會不太壞，大約已可每月得到二十元左右的稿費，兩人且記著北京公寓中欠賬的權利，雖明明白白知道北京方面一些看來使他們不愉快的臉子，到北京時還有機會見到，可是他們依然又過北方了。

到北京後他們就住在西城槐樹胡同，丁玲的希望只是一個月約十五六元的書記位置，各處設法皆難如願。似乎爲了避開舊有熟人，故特意找尋了那麼一個偏僻住處。住處既極極濕潤，生活又沉悶無聊，故兩人皆憔悴了許多。那時爲了省錢，丁玲女士又把燒火煮飯的職務消磨日子，朋友來時，又有機會可以見到她在屋外廳簷下劈柴了。

兩個月後，兩人第二次遷入了北河沿某公寓，建議的爲劉夢葦。幾人眼看到他們重來，北方新起出版業的興旺情形，皆覺得有盡力把自己加入這事業的必要，恰

恰大家友誼又好，於是便有人提議如何來辦個刊物，成立個社，這社從「未名社」得到暗示，便取名「無須社」。社名含義既極其幽默，加入份子也不從任何方式定下標準，故這社實在也不成個什麼東西。使這個團體成立的爲丁玲女士，她因爲無作品就始終不承認是社員。我雖有一本書擬定作無須社叢書之一，我就從不參加他們的討論，也全不明白這個團體究竟有幾個人，選定由誰負責接頭，且預備做些什麼事。

日子過去一大堆後，南方的革命軍從湘南北伐，軍事方面進展得異常迅速，武漢解決後成爲軍事政治的中心，我們的熟人皆走到南方做事去了。我們的熟人，從北方到南方後，都覺得南方一切皆顯得極有生氣，便是寫作小說，也認爲非到武漢玩玩不可了，因此常有信來問我們，是不是想作事，若想作事，一到武漢總有辦法。當時我們都沒有離開北京的意思，認爲不必離開北京，理由又簡單又切實的是丁玲女士。我們幾個人商量看是不是過武昌時，她意思只是：「若想做官，可過武昌」。

，若想做文章，不應當過武昌」。她那時雖蘊釀了動筆的慾望，却並不寫出一個短篇。她不過因為海軍學生生活的基礎剛剛穩定，不願意他又放下這分事業，另作計劃罷了。那時節海軍學生從晨報館與其他方面，每月已可得到二十來塊錢，兩人就靠這個收入應付一切。

他們有了點錢，只想得到一個較好的住處，所以每天無事就過各處去看住處。兩人住過銀閣，住過孟家大院，住過中老胡同，最後才遷入北河沿的漢花園公寓樓上第十號。

在那公寓樓上他們大約住了將近一年，那時的生活雖彷彿不很窘迫了，由於支出方面不甚得體，兩方總仍然常常顯得極其狼狽。冬天來時，房中雖有煤爐，却無煤塊，客人來時，就得女主人用舊書舊報作為取暖的燃料。報紙完事後，外面寒氣十分逼人，室內無法工作，兩人就坐在床上看書。

房租到期無法應付時，兩人便常常不在家中，各處亂跑。在家為掌櫃的見及時

，便裝作出門借錢的樣子，用圍巾緊緊的裹了身體，出門向北或向南踏雪散步，直到夜清方敢回轉住處。

兩人在北京住下來，總像等候什麼似的。等什麼？兩人似乎也不明白的。但當真等着，就是等着丁玲女士寫作的機會。

過分的閒暇使她變成一個沈靜的人，由於凝靜看到百樣人生，看到人事中美惡最細緻部分，領會出人事哀樂最微小部分，海軍學生長時期相伴的一分生活，培養到她的感情，心靈與智慧已成熟到透明如水。她等着寫作的機會，「成功」與「榮譽」却同樣又在等她！

她於是開始寫了「在黑暗中」以次諸篇章。對於這個新作家的寫作，給了最大鼓勵的，實爲那時小說月報的負責者葉聖陶。小說月報用了她的文章，且隨即就寄給了一筆出乎兩人意料以外的報酬。得到這筆稿費後，兩人真不知道怎麼辦。作品刊載後，就證明了編者的見識，超人一等，對於這無名作家作品的採用，並不見得

錯誤。小說月報一萬餘固定讀者方面，皆希望明白作者是誰，其中一定還有與作者平時常相過從的人。與他們相熟的人，決想不到那麼一個樸素圓臉女孩子，寫得出這種感情強調色澤鮮明的作品。丁玲是誰？假若是一個女子，這女子又是誰？真是一個希奇的謎。很覺得有趣，也很可以明白一般人的意見簡陋，想及時永遠令人覺得有點難受處，便是某一些熟人，直到很明白地告給這種作品是誰寫作時，他們還表示出未能相信的神氣！

文章既有了出路，兩人的生活，自然也有了新的設計。兩人皆覺得應當多念些書，且當真感覺到非念書不可了。想學好了日文，以為將來稿費能每月固定得到若干數目時，兩人或可以同時過日本去，便從朋友中商量如何補習日文的方法。

那時節，朋友中學日文的無一人，朋友的朋友，却有一個據說已經能夠用日文譯出書的馮君。但當時想把這人請來談談，與馮君相熟的朋友又恰恰離開了北京，無人可以代為介紹，也就罷了。

我則恰如在另一本書所記，中國的南方革命已進到南京，出版物的盈虛消息已顯然有由北而南的趨勢，北京城的好天氣同公河中的好規矩，都不能使我們承認老牯在這個磚頭疊就的大城中爲得計。並且在上海一方面，則正是一些新書業發軔的時節，小說月報因爲編輯部方面負責者換了一人，作品取捨的標準不同了一些，在北平漢園公寓寫成的柏子等作，已經給了我一個登載的機會，另一登載我作品的現代評論，編輯部又已遷過上海；北新書局與新月書店皆爲我印行了一本新書，我覺得我在上海卽或不能生活得比北京從容些，至少在上海也當比在北方活得有意思些，故我不能儘在北京住作過日本留學的空想，就從海道把一點簡單行李同一個不甚結實的身體，搬移過了上海，在法租界善鐘路一個朋友代爲租妥的亭子間住下，開始了我上海的新生活。再過了兩月，他們兩人又用另外一種理由，也居然到上海來了。

三 丁玲到上海以及她的戀愛

兩人雖在上海住過，這次來上海既不預備久住，故一來就暫且住在我那地方。

那時節我住處已經從亭子間改為正樓大房，房中除去一桌一椅一木床外，別無他物。兩人因此把被蓋攤開，就住在我房中樓板上。

兩人平時雖極親密，年青人的個性既強，意見或有不小小衝突時，抖氣吵鬧，大凡青年愛侶不可免的一分任性處，自然也可以在兩人生活中存在。設遇一個作出「什麼皆不需要」一個作出「要送你即刻就走」的神氣，把局面兒全弄僵時，我若在地總極力轉圜，希望他們各人節制自己一會兒，直到毫無辦法時，我就堵住房門，不讓那個要走的能走，也就是省得另外一個另一時節各處坐了汽車去找尋。同時我從他們一刻大吵大鬧一刻和好異常的生活上，且明白了少年夫妻自然最容易發生這些事情。我把這事情稱作「感情的散步」，就是感情離開固有生活的意思。我

一面勸解，一面必在心中打算：「我若是懂事明理的人，我會看得出這是用不着救濟的事。」分凝固生活有時使人厭倦了，一點點新的發現照例就常常使人眩目。然而這眩目決不是很久的事，一時的幻覺必不至於使人永遠胡塗。同時，這過失若不^①過是由於過分熱情而成的多疑與多嫉？則只需要一分稍長的時間，一切誤會就弄明白了。」我先就算定兩人一切誤會的理由，決不出那於個海軍學生的褊持熱情疑嫉以外。故一面勸他們，請求任何一到節制一下自己的感情，一面且明明白白的告給他們，我的意見不是擔心他們分離，却實在只是擔心過一會兒海軍學生沒有車錢各處去找她。在過去這種事情却既常由於兩人疑嫉而起，皆近想像的問題。這次到了上海後，第一天兩人就都帶着意見相左的神情。

情形真精，兩人還只住在我那兒一夜，第二早上就為了一點點小事鬧翻了。我原在他們身邊，視聽所及皆迷迷胡胡難於索解。到時有眼睛的不去注意對面的臉色，只知肆無忌諱的流淚，有口的也失去了情人們正當的用途，只知罵人賭咒，凡是

青年男女在一塊時，使情侶成爲冤家以後，用得着的那一份，兩人皆毫無節制的應用了。我那時真又急又愁，不明白應當如何幫他們一點忙，做一點於他們兩人有益的事情。

我先前還不明白兩人爭吵的主題何在。後來才明白得真有了那麼一個人，憑了一種希奇的機會，居然把一種帶着鄉巴老的樸實有餘技巧不足的爱情，穿插到了兩人生活中間。吵鬧時節——

男的說：「我知道你不愛我，已愛了別人。」

女的就說：「你不愛我你才那麼不信任我。」

男的又說：「我就因爲太信任你，你就去會他。」

女的又說：「你那麼多疑自私，還說在愛我！」

男的又說：「我信任你，你就成天到他住處去……」

女的又說：「我到他那兒去，你不是明知道爲了什麼事情嗎？」

話說得再重一點時，於是女的就把大衣脫去，把皮夾中所有的貨幣倒出，一面哭泣一面十分傷心的說：

「頰，頰，你莫說了，你瞧，我一個錢不要，空着這兩隻手，我自己走了，你不必再找我！」

男的也彷彿有理由十分生氣，接着就說：

「好，美美，你走你的，我知道你離開我就到什麼人的身邊。」

女的氣得臉色發青，一面開門答着：

「是的，我就是去他那裏。我愛他，我討厭你。」

「我早知道你是……」

「那你爲什麼像瘋子一樣追我趕我？」

男的見女的儘哭，儘把我送她那副美麗羊毛手套用牙齒咬得破碎不成樣子，又

見我守在門邊，女的並不出門，就十分生氣的說：

「你要走你走你的我不留你！」

女的自然就極力推我，想攫取我衣袋中的鑰匙，見我不讓她走，就說：

「從文，你這是怎麼？你讓我走！我絕對不再留在這個房中！你不許我走，我就生你的氣！」

那男的於是也說：

「你，你，你儘她走，她有她的去處！」

我讓她走我纔真是傻子驗因為我已經有過了很好的經驗，這一個抖氣走了，另外一個等一會兒還是得坐了車輛各處去找尋，把熟人處，公園，影戲場，無處不找到，我還得奉陪來作這種可笑的事情。當天找不着時，我又得用一切話語來哄着這一個，且爲那一個担着心。日差下頭的事全是舊事，這一次自然還同上一次差不多，上海地方那麼寬，要我放走了這個，又去陪那一個各處捉迷藏的玩意兒，一面還時時刻刻捏着一把汗，以爲一個假若因爲嘔氣跳水服毒，一個就會用小洋刀抹頸子

自殺，簡直是一種無理取鬧小孩子的行徑，這種行徑也真夠麻煩人！

女的既不能走，男的後來便又想走了。這海軍學生雖體力比我好些，但到了這些時節，自然不會把我屈服得下，我決不能把手中鑰匙儘他搶走。

於是三個人支持下來，兩人皆如莎士比亞戲劇中名角的風度，用極深刻精粹的語言，互相爭辯詞詰難，我則靜靜的倚定在房門邊，看這充滿了悲劇與喜劇意味的事件自然發展。

當兩人提到一個橫耽在生計中間人時，經過兩人的陳述，我才明白這件事對於我們數月以前在北京無意中談及的生活計畫，大有關係。

原來三人還在北京漢花園公寓住下時，各人文章都有了出路，都以為憑了稿費收入，將來就可以過日本去讀書。這種好夢是三個人睜着眼睛同做的。因為想過日本，就提到學日本文，因為應學日本文，就想到教日本文的人。朋友的朋友，既可教日本文，我們就先假定這是我們的先生了。有了這點因緣，我過上海後，另外一個

朋友却居然把那個學習日文的，先生找來了。

自然的，這先生上課一禮拜後，兩人之間便皆明白了這種學習有了錯誤，她並不適宜於跟這個人學習日文，他却業已起始跟她在學習愛情了。

最糟的事便是引起問題的女人，不祇是個性情瀟灑的湖南女子，同時還是個熟讀法國作品的新進女作家，她的年紀已經有了二十四歲或二十五歲，對於「肉體與情魔」的電影印象則正時常向友朋提到。來到面前的不是一個英雋挺拔騎士風度的青年，却只是一個像貌平常，性格沉靜，有苦學生模樣的人物，這種人物的愛情，一方面見得「不足注意」，一方面也就見得「無害於事」。因此，倘若機會使這樣兩個人單獨在一處，男的用着老老實實的，也儼然就如一般人所謂鄉巴老的神氣，來告給女的一切敬慕以及因此所感到的種種煩亂時，請想想，那個熟讀「人心」等書的女子，她將如平常自以為極其貞靜的婦人那樣，認這種事情為一種罪惡，嚴厲的申斥男子一番，還是懂事合理一點，想出一種辦法來鎮靜一下那顆鄉下人煩亂的

心？並且她已明白她應當怎麼辦合理一點，也許還稍稍帶了好奇意味，想更發現一點分內所許可她發現的東西，就不再注意海軍學生的感情，海軍學生又看出了這件事，只由於自己的年齡與性情還不能作一個「紳士」那麼，此後將作成什麼結果？

事情就恰恰如此，問題也並不很希奇，全因為各人皆太年青了些，皆有憾情，却不知道如何節制自己的感情，皆需要理智，理智到了這時節，却逃避到遠處，或為偏見與熱情蒙蔽了，故兩人雖從北京到了上海，那些糾紛却仍然不能脫身。為了逃避這種糾紛，兩人還想同過杭州，從後來所得證明，則這種逃避，也依然全告失敗。

從兩人問題上看來，我當時的意見，就只是希望海軍學生學得「老成」一點。只要他老成一點，這事情就容易處置了。

海軍學生在當時最缺少的就是理性，若我不見過他那次對於丁玲女士的行爲，

我還不能相信一個男性在這方面缺少理性時節，靈魂粗暴能到什麼樣子。同時我却在這方面，另外又多增加了一分知識，便是一個女性固常常需便柔情但柔性在某一時節，失去牠的用處時，非常的粗暴，又似乎更容易征服她的一切。

兩人在言語方面質問與責難，海軍學生完全失敗時，就沉默無言，臉上現出悻悻神氣，走過丁玲身邊去，用腕臂力量挾持到她，或用拳頭威嚇到她，我雖然一面勸解一面警告他：「小胡，小胡，你這辦法真不高明，你這樣欺凌她不配稱為男子！」他却不服一切，總有方便把他要做的那種武藝做完。很古怪，那麼說着鬧着絕無妥協的丁玲，則每到這種情形下，反而顯得異常柔和起來。若我所注意到的並無多少錯誤，我可以說她先前正缺少些出自男子隱密事物，因此一來，她便滿足了也安靜了。

兩人到下午一點鐘時，似乎各人皆把理性找回了些，一同向我道歉，皆以為不應當把我為難，三人便笑着離開了我那住處，同過大馬路吃了一頓飯，再過商務印

書館取了幾十塊錢稿費，還很快樂的看了一次電影，又在一個小館子吃了晚飯，回我住處談了一晚各人的計劃，第二天一早，兩人便過杭州西湖過日子去了。

他們過杭州約六天，某一晚上，這海軍學生又形色忽忽的跑到我的住處來了，我問他爲什麼又單腳跑回上海，他却坐在我的床邊，悽慘的微笑，告訴我他已準備不再回轉杭州。我問清楚了丁玲還依然一人住在杭州，他却又是在一次流淚賭咒的情形下跑來上海。於是我就同他在一個大木床上躺下來，詳細細細查詢他這件事前因後果，聽這個人作一切不離孩子氣的申訴，且記著這件事每個要點，等他無話可說時，便爲他把這件事從旁觀者看來各方面必須保持的最合乎理想的態度說明。因爲他尙告給我兩人雖同居了數年，還如何在某種「客氣」情形中過日子。我便就我所知道的屬於某種科學範圍的知識，提出了些新鮮的意見，第二天，就又把他打發回到杭州去了。這次回去，我對於海軍學生所作的一番勸告，大致很有了一些用處，風波平息了，一切問題也就在一份短短歲月裏結束了。

兩人住在西滿葛嶺一個單獨院子裏，大約將近三個月。三個月中的生活，或者因爲新增加了那從前所缺少的成分在內，故兩人簡直像一對同度蜜月的伴侶。春天的西湖既使人安靜舒適，他們又認識了幾個在藝術院教圖畫的男女朋友，日裏玩處極無節制，晚上仍然還可寫作文章。海軍學生到後與朋友們談到西湖時，常用作新郎的風度，以爲在西湖所過的日子，回憶時使人覺得甜蜜快樂。兩人爲了天氣漸熱，不能再在西湖住下，回到上海法租界永裕里住下，八月間我住在西湖靈隱石筍，兩人趕過西湖，邀我過葛嶺去看他門那住處時，海軍學生便告給我，他寫的來了客的黑夜那個聰明賊人，當真從某處爬入，某處逃走。且指給我看他每天坐在什麼地方談話，坐在什麼地方做事。